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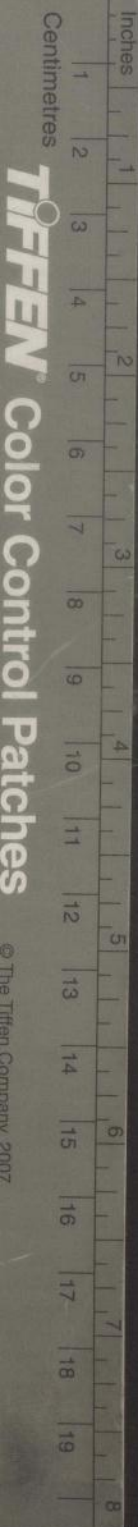
韻語陽秋

存餘堂詩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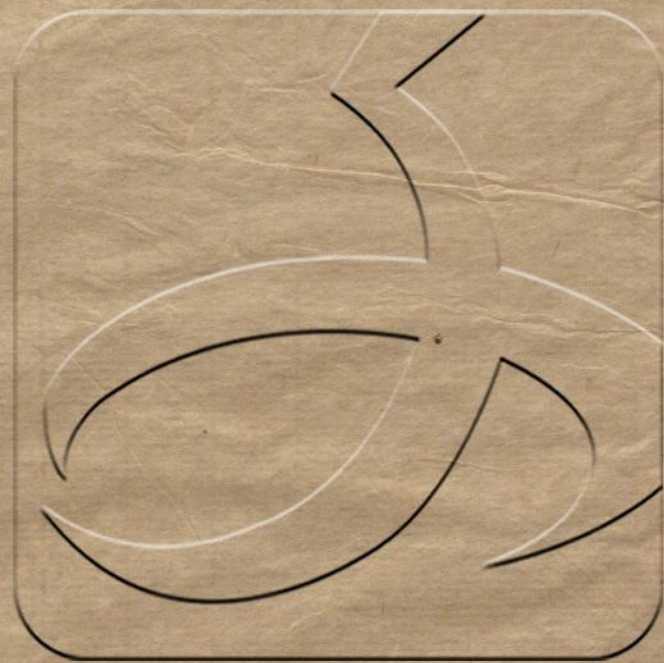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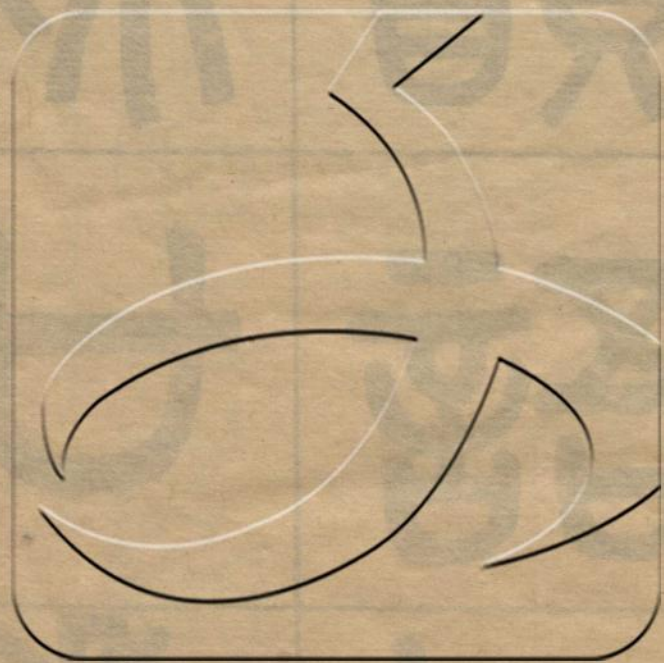


97.451
557
-50

50



翠韻



采

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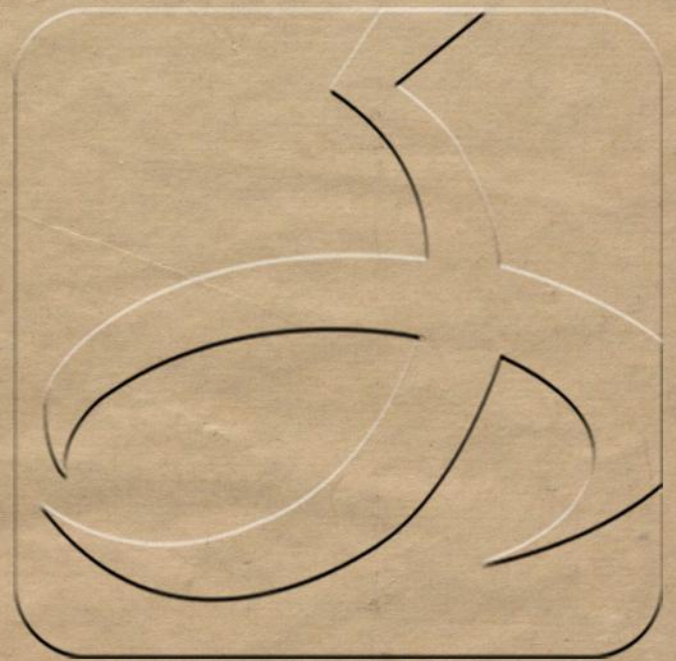
廿

語

齋

陽

42054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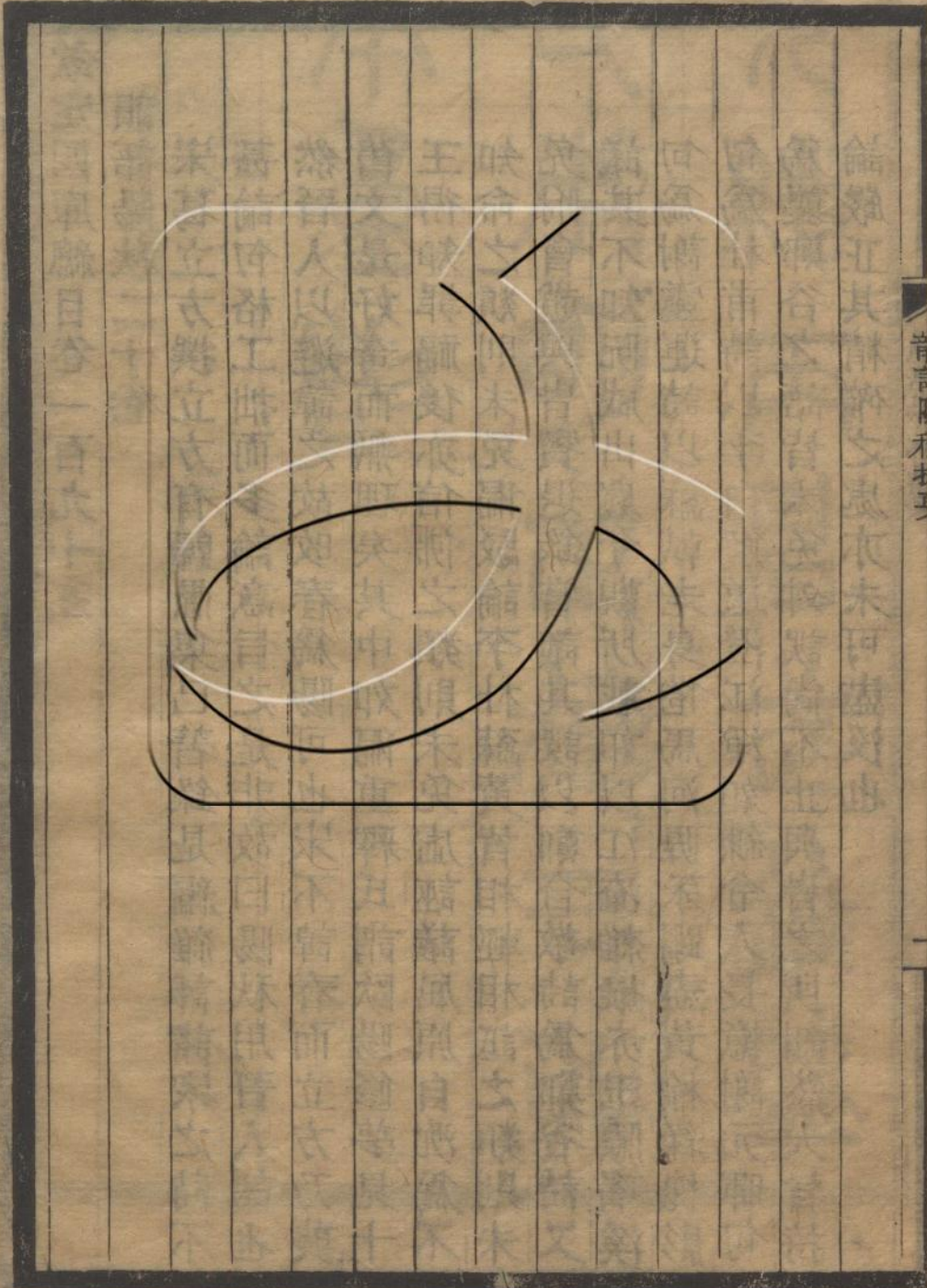


本	氏	炎
重	果	緒
唐	啍	丙
	正	昌
	獲	巷
	可	逢
	可	盛
	耶	

欽定四庫總目卷一百九十五

韻語陽秋二十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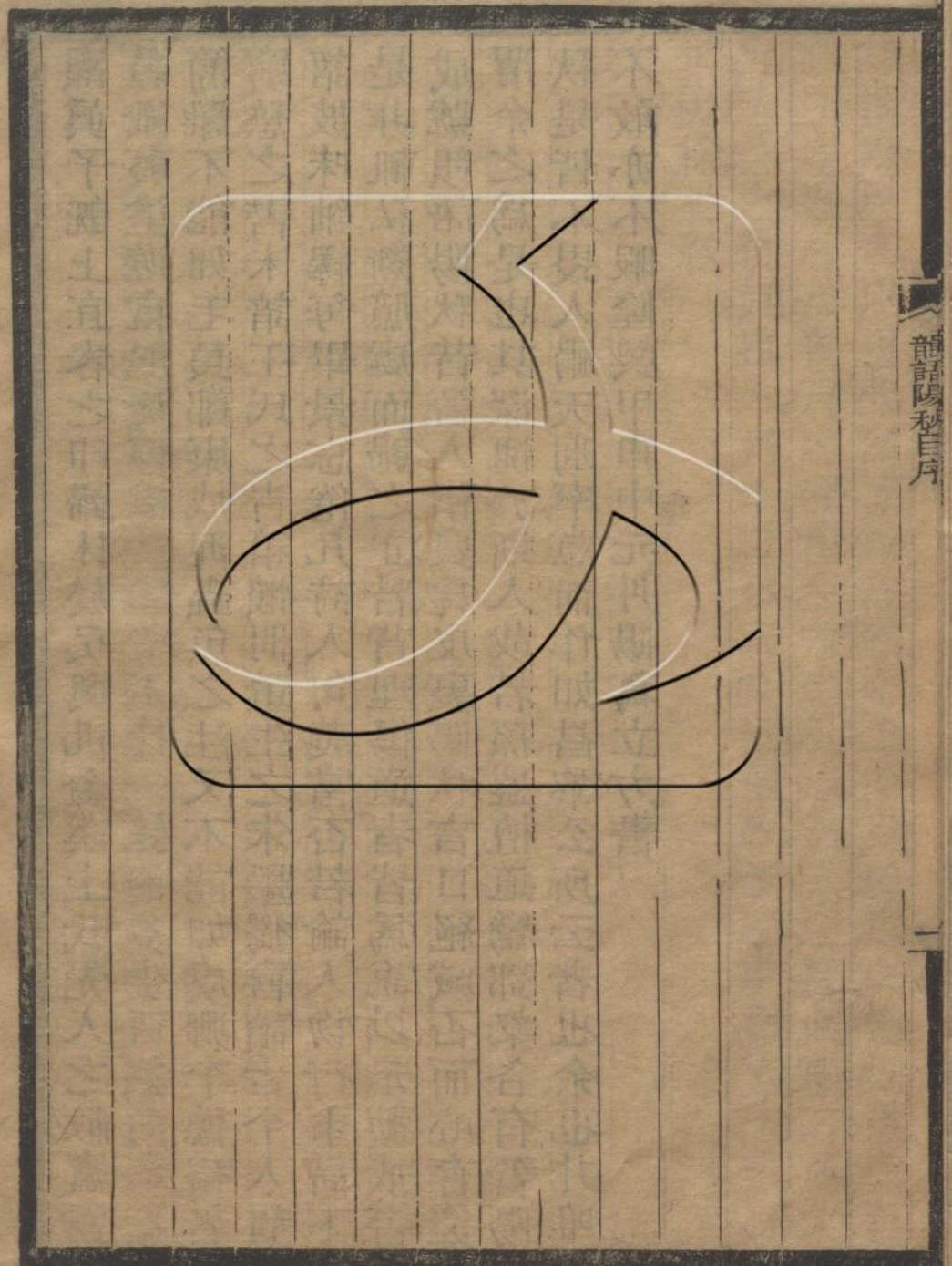
宋葛立方撰立方有歸愚集已著錄是編雜評諸家之詩不甚論句格工拙而多論意旨之是非故曰陽秋用晉人語也然晉人以避諱之故改春為陽可也宋不諱春而立方乃襲舊文是好奇而無理矣其中如偏重釋氏謂歐陽修夢見十王得知罪福後亦信佛之類則未免虛誣議屈原自沈為不知命之類則未免偏駁論李杜蘇黃皆相輕相詆之類則未免附會趙與肯賓退錄嘗議其誤以鄭合敬詩為鄭谷詩又議其不知阮咸出處今觀所載如以江淹雜擬赤玉隱瑤溪句為謝靈運詩以蘇軾老身倦馬河隄永蹋盡黃榆綠槐影句為杜甫詩以李白解道澄江淨如練令人長憶謝元暉句為襲鄭谷之語皆未免舛誤尚不止與肯之所糾然大旨持論嚴正其精確之處亦未可盡沒也



隆興元年常之由天官侍郎罷七年矣於是韻語陽秋之書成貽書謂余敘之會余以病未暇也明年常之卒乾道改元三月九日夜夢常之如平生既寤愴念疇昔泣然流涕乃題其首而歸其書於其孤曰詩三百篇上而公卿大夫歌於朝廷薦於郊廟下而小夫賤隸詠於閭閻播於田野莫不傳焉達者以理昧者以情皆成於自然者也文從字順宜乎無得而議矣至其不可通則猶當以意逆志理與情者志所寓也苟通矣辭為可略詩亡之後作者蓋寡將卽其辭而求其志之所在義之當否則思之何可以不熟講之何可以不詳而責之何可以不恕哉然去古益遠學者之蔽甚多且因物以索句因句以命題以至廣和之習盛則又因韻以造語因語以命意言之支離體之醜僻情之抑鬱理之乖悖凡以此也今欲求風雅之正探本而遺末讀常之之書庶乎進於是哉常之傳家學故其源深貫羣書故其論辨稟秀質故其辭華既嘗登禁掖代王言矣天不使之從容從官之內賦雲漢常武以贊中興

頌清廟思文以揚先烈流落江湖之上而見於遺文者如此此有
識所屢歎非余獨爲之深惜也常之葛氏清孝之孫文康之子予
先夫人之從姪也八月十二日教文閣直學士左朝議大夫致仕
武夷徐林敘

懶真子既上宜春之印歸休於吳興汎金溪上我先人之敝廬歸
愚識夷塗遊宦泯捷徑湛然胸次不挂一絲而多生習氣尚牽蠹
簡雖不能如毛萇鄭康成泥蟲魚之注又不能如虞卿李德裕著
窮愁之書未諳王氏之青箱懶問董生之朱墨獨喜讀古今人韻
語披味細繹每畢景忘倦凡詩人句義當否若論人物行事高下
是非輒私斷臆處而歸之正若背理傷道者皆爲說以示勸戒書
成號韻語陽秋昔晉人褚裒爲皮裏陽秋言口絕臧否而心存涇
渭余之爲是也其深愧於斯人哉若孫盛檀道鸞鄧粲各有晉陽
秋是皆不畏人禍天刑率意而作如昌黎公所云者也余也非唯
不敢亦不暇隆興甲申中元丹陽葛立方書



韻語陽秋卷一

江陰葛立方常之

謝朝華之已披起夕秀於未振學詩者尤當領此陳腐之語固不必涉筆然求去其陳腐不可得而翻為怪怪奇奇不可致詰之語以欺人不獨欺人而且自欺誠學者之夫病也詩人首二謝靈運在永嘉因夢惠連遂有池塘生春草之句元暉在宣城因登三山遂有澄江靜如練之句二公妙處蓋在於鼻無聖目無膜爾鼻無聖斤將曷運目無膜篋將曷施所謂混然天成天球不琢者歟靈運詩如矜名道不足適己物可忘清暉能娛人遊子澹忘歸元暉詩如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等語皆得三百五篇之餘韻是以古今以為奇作又曷嘗以難解為工哉東坡跋李端叔詩卷云暫借好詩消永夜每逢佳處輒參禪益端叔作詩用意太過參禪之語所以警之云

陶潛謝眺詩皆平淡有思致非後來詩人忧心劇目雕琢者所為也老杜云陶謝不枝梧風騷共推激紫燕自超詣翠駁誰翦剔是

也大抵欲造平淡當自組麗中來落其華芬然後可造平淡之境
如此則陶謝不足進矣今之人多作拙易語而自以為平淡識者
未嘗不絕倒也梅聖俞和晏相詩云因今適性情稍欲到平淡苦
詞未圓熟刺口劇菱芡言到平淡處甚難也所以贈杜挺之詩有
作詩無古今欲造平淡難之句李白云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
平淡而到天然處則善矣
老杜寄身於兵戈騷屑之中感時對物則悲傷係之如感時花濺
淚是也故作詩多用一自字田父泥飲詩云步履隨春風村村自
花柳遣懷詩云愁眼看霜露寒城菊自花憶弟詩云故園花自發
春日鳥還飛日暮詩云風月自清夜江山非故園滕王亭子云古
牆猶竹色虛閣自松聲言人情對境自有悲喜而初不能累無情
之物也

杜甫觀安西過兵詩云談笑無河北心肝奉至尊故東坡亦云似
聞指揮築上郡已覺談笑無西戎蓋用左太冲詠史詩長嘯激清

風志若無東吳也王維云虜騎千重只似無句則拙矣

杜子美曹將軍丹青引云將軍魏武之子孫於今為庶為清門元

微之去杭州詩亦云房杜王魏之子孫雖及百代為清門則知老

杜於當時已為詩人所欽伏如此殘膏賸馥露句後代宜哉故微

之云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

老杜詩以後二句續前二句處甚多如喜弟觀到詩云待爾瞋鳥

鵲拋書示鶴鵲枝間喜不去原上急曾經晴詩云嗁鳥爭引子鳴

鶴不歸林下食遭泥去高飛恨久陰江閣臥病云滑憶雕胡飯香

聞錦帶羹潤匙兼煖腹誰欲致杯鬢寄張山人詩云曹植休前輩

張芝更後身數篇吟可老一字買堪貧如此類甚多此格起於謝

靈運廬陵王墓下詩云延州協心許楚老惜蘭芳解劍竟何及撫

墳徒自傷李太白詩亦時有此格如毛遂不墮井曾參寧殺人虛

言誤公子投杼感慈親是也

梅聖俞云作詩須狀難寫之景於目前含不盡之意於言外真名

言也觀其送蘇祠部通判於洪州詩云沙鳥看來沒雲山愛後移
送張子野赴鄭州云秋雨生陂水高風落廟梧之類狀難寫之景
也送馬殿丞赴密州云危帆淮上去古木海邊秋和陳祕校云江
水幾經歲鑑中無壯顏之類含不盡之意也

梅聖俞五字律詩於對聯中十字作一意處甚多如碧瀾亭詩云
危樓喧晚鼓驚鷺起寒汀初見淮山云朝來沐口望喜見淮上山
送俞駕部云何時鷁舟士遠見鑪峰迎送張子野云不知從此去
當見復何如和王尉云度鳥不曾下新文誰寄評晝寢詩云及爾
寂無慮始知機盡空如此者不可勝舉詩家謂之十字格今人用
此格者殊少也老杜亦時有此格放船詩云直愁騎馬滑故作汎
舟回對雨云不愁巴道路恐溼漢旌旗江月云天邊長作客老去
一露巾

杜甫客夜詩云客睡何曾著秋天不肯明陪王使君汎江詩云山
豁何時斷江平不肯流不肯二字含蓄甚佳故杜兩言之與淵明

所謂日月不肯遲四時相催迫同意

退之贈崔立之前後各一篇皆譏其詩文易得前詩曰才豪氣猛
易語言往往蛟螭雜螻蛄後詩曰文如翻水成初不用意爲二詩
皆數十韻豈非欲銜博於易語之人乎前詩曰深藏篋笥時一發
戢戢已多如束筍後詩曰每旬遺我書竟歲無差池有以知崔於
韓情義之篤如此也

杜甫李白以詩齊名韓退之云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似未易
以優劣也然杜詩思苦而語奇李詩思疾而語豪杜集中言李白
詩處甚多如李白一斗詩百篇如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何時
一尊酒重與細論文之句似譏其太俊快李白論杜甫則曰飯顆
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爲問因何太瘦生只爲從來作詩
苦似譏其太愁肝腎也杜牧云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
搔天外鳳皇誰得髓何人解合續絃膠則杜甫詩唐朝以來一人
而已豈白所能望耶

選詩駢句甚多如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丘千憂集日夜萬感盈
朝昏萬古陳往還百代勞起伏多士成大業羣賢濟洪績之類恐
不足爲後人之法也

近時論詩者皆謂偶對不切則失之麤太切則失之俗如江西詩
社所作慮失之俗也則往往不甚對是亦一偏之見爾老杜江陵
詩云地利西通蜀天文北照秦秦州詩云水落魚龍夜山空鳥鼠
秋叢篁低地碧高柳半天青豎子至云粗梨且綴碧梅杏半傳黃
如此之類可謂對偶太切矣又何俗乎如雜藥紅相對他時錦不
如磨滅餘篇翰平生一釣舟之類雖對不求太切而未嘗失格律
也學詩者當審此

許渾呈裴明府詩云江村夜漲浮天水澤國秋生動地風漢水傷
稼亦全用此一聯郊居春日詩云花前更謝依劉客雪後空懷訪
戴人和杜侍御云因過石城先訪戴欲朝金闕暫依劉又送林處
士云鏡中非訪戴劍外欲依劉寄三州守云花深穉榻迎何客月

在膺舟醉幾人陪崔公讌又云賓館盡開徐穉榻客帆空戀李膺
舟題王隱居云隨蜂收野蜜尋麝采生香呈李明府云洞花蜂聚
蜜巖柏麝畱香松江詩云晚色千帆落秋聲一雁飛深春詩云故
里千帆外深春一雁飛又寄盧郎中并贈閑師皆以庾樓對蕭寺
見於其字篇詠以楊柳對蒹葭以揚子渡對越王臺者甚多蓋其
源不長其流不遠則波瀾不至於汪洋浩渺宜哉杜甫云讀書破
萬卷下筆如有神欲下筆當自讀書始

韋應物詩平平處甚多至於五字句則超然出於畦迳之外如遊
溪詩野水煙鶴唳楚天雲雨空南齋詩春水不生煙荒岡筠斨石
詠聲詩萬物自生聽太空常寂寥如此等句豈下於兵衛森畫戟
燕寢凝清香哉故白樂天云韋蘇州五言詩高雅閒淡自成一
之體東坡亦云樂天長短三千首卻愛韋郎五字詩
孟郊詩楚山相蔽虧日月無全輝萬株古柳根孳此磷磷溪大行
橫偃春百里方崔嵬等句皆造語工新無一點俗韻然其他篇章

似此處絕少也李觀評其詩云高處在古無上平處下觀二謝許之亦太甚矣東坡謂初如食小魚所得不償勞又似食螿蟻竟日嚼空螿貶之亦太甚矣

太平廣記載宋之問於靈隱寺夜吟詩未就聞有人云何不道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莫知何人人有識之者此駱賓王也是時賓王與徐敬業俱隱名同逃已暮年矣而集中有江南送之問詩云秋江無綠草寒汀有白蘋采之將何遺故人漳水濱兗州餞之問詩云淮陽泗水北梁甫汶陽東別路青驪遠離尊綠蟻空其相習如此不應暮年相遇於靈隱寺云不相識也蓋是賓王逃難之時之問不欲顯其姓名爾

杜荀鶴鄭谷詩皆一句內好用二字相疊然荀鶴多用於前後散句而鄭谷用於中間對聯荀鶴詩云文星漸見射台星非謁朱門謁孔門常仰門風維國風忽地晴天作雨天猶把中才謁上才皆用於散聯鄭谷那堪流落逢搖落可得潛然是偶然身爲醉客思

吟客官自中丞拜右丞初塵芸閣辭禪閣卻訪支郎是老郎誰知野性非天性不扣權門扣道門皆用於對聯也

梅聖俞早有詩名故士能詩者往往寫卷投擲以質其是非梅各有報章未嘗輕許之也讀黃萃詩卷則云鳳皇養雛飛未高雞鷲成羣翅終短讀蕭淵詩卷則云野雉五色且非鳳知時善鳴雞若何讀孫旦言詩卷則云汲井欲到深磨鑑欲盡塵讀張令詩卷則云讀之不敢倦十未能一曉讀邵不疑詩卷則曰既觀坐長歎復想李杜韓皆因其短而教誨之也東坡喜獎與後進有一言之善則極口褒賞使其有聞於世而後已故受其獎者亦踴躍自勉樂於修進而終爲令器若東坡者其有功於斯文哉其有功於斯人哉

律詩中間對聯兩句意甚遠而中實潛貫者最爲高作如介甫示平甫詩云家勢到今宜有後士才如此豈無時答陳正叔云此道未行身有待古人不見首空回魯直答彥和詩云天於萬物定貧

我智效一官全爲親上叔父夷仲詩云萬里書來兒女瘦十月山
行冰雪深歐陽永叔送王平甫下第詩云朝廷失士有司恥貧賤
不憂君子難送張道州詩云身行南雁不到處山與北人相對愁
如此之類與規規然在於媿青對白者相去萬里矣魯直如此句
甚多不能概舉也

韓愈以瀑布爲天紳所謂懸瀑垂天紳是也孟郊以簷溜爲天紳
所謂簷溜擲天紳是也東坡次韻王定國倅穎詩亦有餘波猶足
挂天紳之句

水田飛白鷺夏木嘯黃鸝李嘉祐詩也王摩詰衍之爲七言曰漠
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嘯黃鸝而興益遠九天宮殿開闔闔萬
國衣冠拜冕旒王摩詰詩也杜子美刪之爲五言句闔闔開黃道
衣冠拜紫宸而語益工近觀山谷黔南十絕七篇全用樂天花下
對酒渭川舊居東城尋春西樓委順竹窗等詩餘三篇用其詩略
點化而已樂天云相去六千里地絕天邈然十書九不到何以開

憂顏山谷則云相望六千里天地隔江山十書九不到何用一開
顏樂天云霜降水反壑風落木歸山苒苒歲時晏物皆復本原山
谷云霜降水反壑風落木歸山苒苒歲華晚昆蟲皆閉關樂天詩
云渴人多夢飲飢人多夢食春來夢何處合眼到東川山谷病人
多夢醫囚人多夢赦如何春來夢合眼見鄉社葉少蘊云詩人點
化前作正如李光弼將郭子儀之軍重經號令精彩數倍今觀三
公所作此語殆誠然也

歸叟詩話載鼯睡詩一篇以爲鼯退之遺文其實非也所謂有如
阿鼻尸長喚忍眾罪鐵佛聞皺眉石人戰搖腿等句皆不成語言
而厚誣退之不亦冤乎歐陽永叔有謝人送枕簟詩因及喜睡其
曰少壯喘息人莫聽中年鼻鼯尤惡聲癡兒掩耳謂雷作竈婦驚
窺疑釜鳴與前詩不侔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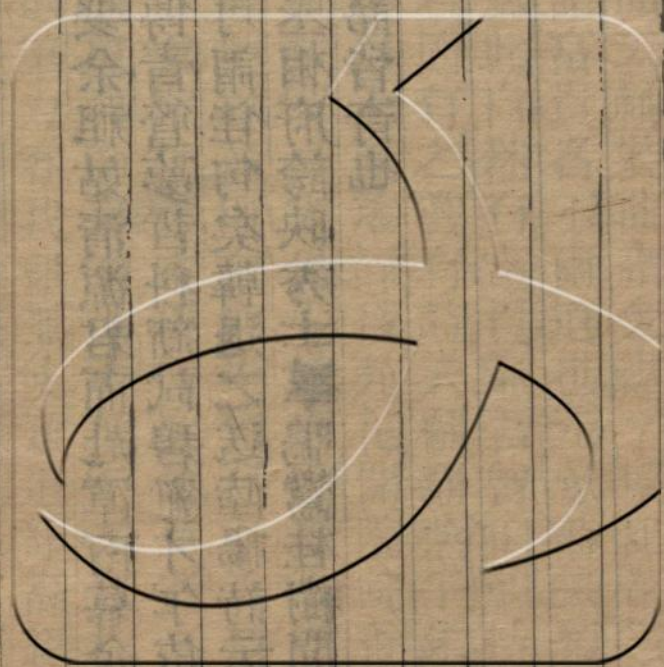
人言居富貴之中者則能道富貴語亦猶居貧賤者工於說飢寒
也王岐公被遇四朝目濡耳染莫非富貴則其詩章雖欲不富貴

得乎故岐公之詩當時有至寶丹之喻如寶藏發函金作界仙膠
傳羽玉爲臺夢回金殿風光別吟到銀河月影低等句甚多李慶
孫富貴曲云軸裝曲譜金書字樹記花名玉篆牌晏元獻云太乞
兒相若諳富貴者不爾道也元獻詩云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
塘淡淡風此自然有富貴氣吾曾伯祖侍郎諱宮雖起於寒微而
論富貴若固有之嘗有詩云翩翩燕子朱門靜狼籍梨花小院閒
又云西樓月上簾簾靜後苑花開院院香其視晏公真不愧矣若
孟郊借車載家具家具少於車陶潛敝襟不掩肘藜羹常乏斟杜
甫天吳與紫鳳顛倒在短褐皆巧於說貧者也
歐公一世文宗其集中美梅聖俞詩者十幾四五稱之甚者如詩
成希深擁鼻謳師魯卷舌藏戈矛又云作詩三十年視我猶後輩
又云少低筆力容我和無使難追韻高絕又云嗟哉我豈能知子
論詩賴子能指迷聖俞詩佳處固多然非歐公標榜之重詩名亦
安能至如此之重哉歐公後有詩云梅窮獨我知古貨今難賣而

聖俞贈滁州謝判官詩亦云吾詩固少愛獨爾太守知皆言識之
者鮮矣張芸叟評其詩云如深山道人草衣捆屨王公大人見之
屈膝

蔡君謨娶余祖姑清源君而赴漳南幕余曾祖通議嘗贈之詩曰
藻思舊傳青管夢哲科新試碧雞才乍依仲寶蓮花幕更下温郎
玉鏡臺可謂佳句矣韓退之送陸暢詩云一來取高第官佐東宮
軍迎婦丞相府誇映秀士羣鳴鸞桂樹開觀者何繽紛此二詩事
相類而語皆奇也

韻語陽秋卷一



韻語陽秋卷二

荆公嘗有詩曰功謝蕭規慙漢第恩從隗始詫燕臺或謂公曰蕭何萬世之功則功字固有來處若恩字未見有出也荆公答曰韓集鬪雞聯句則孟郊云受恩慙始晚則知荆公詩用法之嚴如此然一水護田將綠繞兩山排闥送青來之句乃以樊噲排闥事對護田豈護田亦有所出耶有好事者謂余言一日有人面稱公詩謂自喜田園安五柳但嫌戶祝擾庚桑以爲的對公笑曰伊但知柳對桑爲的對然庚亦是數蓋以十日數之也余謂荆公未必有此意使果如好事者之說則作詩步驟亦太拘窘矣錢起送屈突司馬詩云星飛龐統驥箭發魯連書人多稱其工余恨龐統驥出處無星字而魯連書有箭字也趙給事中晚歸不遇詩忽看童子掃花處始愧夕郎題鳳來前句不用事後句用二事皆非律也錢起集前八卷後五卷鮑欽止謂昭宗時有中書舍人錢珣亦起之諸孫今起集中恐亦有珣所作者余初未知其所據也比見前

集中有同程七早入中書一篇云不意雲霄能自致空驚鵙鷺忽
相隨臘雪新晴柏子殿春風欲上萬年枝和王員外雪晴早朝云
紫微晴雪帶恩光遠仗偏隨鵙鷺行長信月留靈避曉宜春花滿
不飛香二詩皆翊所作無疑蓋起未嘗入中書也集中又有登彭
祖樓一詩而薛能集亦載則知所編甚駁也
陳去非嘗謂余言唐人皆苦思作詩所謂吟安一箇字撚斷數莖
鬚句向夜深得心從天外歸吟成五字句用破一生心蟾蜍影裏
清吟苦舴艋舟中白髮生之類者是也故造語皆工得句皆奇但
韻格不高故不能參少陵逸步後之學詩者儻或能取唐人語而
掇入少陵繩墨步驟中此連胸之術也余嘗以此語似葉少蘊少
蘊云李益詩云開門風動竹疑是故人來沈亞之詩云徘徊花上
月虛度可憐宵皆佳句也鄭谷掇取而用之乃云睡輕可忍風敲
竹飲散那堪月在花真可與李沈作僕奴由是論之作詩者興致
先自高遠則去非之言可用儻不然便與鄭都官無異

杜甫讀蘇渙詩則曰餘髮喜卻變白問生黑絲高適觀陳十六史
碑則曰我來觀雅裂慷慨變毛髮

方干詩清潤小巧蓋未升曹劉之堂或者取之太過余未曉也王

贊嘗稱之曰顰肌滌骨冰瑩霞絢嘉肴自將不吮餘雋麗不芬葩

苦不癭棘當其得志倏與神會孫邵嘗稱之曰其秀也仙藥於常

花其鳴也靈龜於眾響觀其作登靈隱峰詩云山疊雲霞際川傾

世界東送喻坦之詩云風塵辭帝里舟楫到家林此真兒童語也

寄喻鳧云寒蕪隨楚盡落葉渡淮稀而送喻坦之下第又云過楚

寒方盡浮淮月正沈贈路明府詩云吟成五字句用破一生心而

贈喻鳧又云纔吟五字句又白幾莖鬚湖心寺中島云雪折停猿

樹花藏浴鶴泉而寄越上人又云窗接停猿樹巖飛浴鶴泉于使

君詩云月中倚棹吟漁浦花底垂鞭醉鳳城而送伍秀才詩又云

倚棹寒吟漁浦月垂鞭醉入鳳城春觀其語言重復如此有以見

其窘也至於野渡波搖月空城雨翳鐘白猿垂樹窗邊月紅鯉驚

鈞竹外溪義行相識處貧過少年時等句誠無愧於孫王所賞
李長吉云我當二十不得意一心愁謝如枯蘭至二十七而卒陳
無已除夜詩云七十已強半所餘能幾何遙知暮夜促更覺後生
多至四十九而卒語意不祥如此豈神明者先授之耶
連緜字不可挑轉用詩人間有挑轉用者非爲平側所牽則爲韻
所牽也羅昭諫以沈寥爲寥沈是爲平側所牽秋風生桂枝詩所
謂寥沈工夫大是也又以汎瀾爲瀾汎是爲韻所牽哭孫員外詩
所謂故侯何在淚瀾汎是也
老杜賦螢火詩云幸因腐草出敢近太陽飛未足臨書卷時能點
客衣似譏當時閹人用事於人君之前不能主張文儒而乃如青
蠅之點素也說者乃謂喻小有才而侵侮大德豈不誤哉羅隱竊
取其意乃曰不思曾腐草便擬倚孤光若道通文翰車公照肯長
其視前作愧矣
沈存中云退之城南聯句云竹影金瑣碎金瑣碎者日光也恨句

中無日字爾余謂不然杜子美云老身倦馬河隄永蹋盡黃榆綠
槐影亦何必用日字作詩正欲如此
詩家有換骨法謂用古人意而點化之使加工也李白詩云白髮
三千丈綠愁似箇長荆公點化之則云綠成白髮三千丈劉禹錫
云遙望洞庭湖水面白銀盤裏一青螺山谷點化之云可惜不當
湖水面銀山堆裏看青山孔稚圭白苾歌云山虛鐘磬徹山谷點
化之云山空響筦絃盧仝詩云草石是親情山谷點化之云小山
作朋友香草當姬妾學詩者不可不知此
魯直謂陳後山學詩如學道此豈尋常雕章繪句者之可擬哉客
有謂余言後山詩其要在於點化杜甫語爾杜云昨夜月同行後
山則云勤勤有月與同歸杜云林昏罷幽磬後山則云林昏出幽
磬杜云古人去已遠後山則云斯人已遠杜云中原鼓角悲後
山則云風連鼓角悲杜云暗飛螢自照後山則云飛螢元失照杜
云秋覺追隨盡後山則云林湖更覺追隨盡杜云文章千古事後

山則曰文章平曰事杜云乾坤一腐儒後山則曰乾坤著腐儒杜云孤城隱霧深後山則曰寒城著霧深杜云寒花只暫香後山則云寒花只自香如此類甚多豈非點化老杜之語而成者余謂不然後山詩格律高古真所謂碌碌益益中見此古曩洗者用語相同乃是讀少陵詩熟不覺在其筆下又何足以病公
五代史補載羅隱題牡丹云雖然不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曹唐曰此乃詠子女障子爾隱曰猶勝足下作鬼詩乃誦唐漢武要王母詩曰樹底有天春寂寂人間無路月茫茫豈非鬼詩南史載孝武嘗問顏延之曰謝莊月賦何如答曰莊始知隔千里兮共明月帝召莊以延之語語之莊應聲曰延之作秋月詩始知生爲久離別沒爲長不歸典論云文人相輕自古而然
高適別鄭處士云興來無不慍才大亦何傷寄孟五詩云秋氣落窮巷離憂兼暮蟬送蕭十八云常苦古人遠今見斯人古題陸少府書齋云散帙至棲鳥明燈畱故人皆佳句也上陳左相云天地

莊生馬江湖范蠡舟亦有含蓄但莊子謂天地一指萬物一馬而以天地爲馬誤矣

晉張翰憶吳中蓴菜鱸膾而歸而高適屢作越上用如送崔功曹赴越云今朝欲乘興隨爾食鱸魚送李九赴越云鏡水君所憶蓴羹予舊便人以爲疑余攷地理志漢吳縣隸今會稽郡則以鱸魚作越上亦無傷也

山谷詩多用稻田衲亦云田衣王摩詰詩云乞飯從香積裁衣學水田又云手巾花氎淨香帔稻畦成豈用是耶魯直謂東坡作詩未知句法而東坡題魯直詩云每見魯直詩未嘗不絕倒然此卷甚妙而殆非悠悠者可識能絕倒者已是可人又云讀魯直詩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不敢復論鄙事雖若不適用然不爲無補如此題識其許之乎其譏之也魯直酷愛陳無已詩而東坡亦不深許魯直爲無已揚譽無所不至而無已乃謂人言我語勝黃語何耶

自古工詩者未嘗無興也觀物有感焉則有興今之作詩者以興近乎訕也故不敢作而詩之一義廢矣老杜高苕詩云兩句不甲坼空惜埋泥滓野苒迷汝來宗生實於此皆興小人盛而掩抑君子也至高適題處士菜園則云耕地桑柘間地肥菜常熟爲問蔡藿資何如廟堂肉則近乎訕矣作詩者苟知興之與訕異始可以言詩矣

張籍韓愈高第也愈嘗作此日足可惜贈之八百餘言又作喜侯喜至之篇贈之二百餘言又有贈張籍一篇二百言皆不稱其能詩獨有調張籍一篇大尊李杜而未章有顧語地上友經營何太忙之句病中贈張籍一篇有半塗喜開鬢派別失大江吾欲盈其氣不令見麾幢之句醉贈張徹有張籍學古淡軒鶴避雞羣之句則知籍有意於慕大而實無可取者也及取其集而讀之如送越客詩云春雲剡溪口殘月鏡湖西逢故人詩云海上見花發瘴中聞鳥飛送海客詩云入國自獻寶逢人多贈珠紫掖發章句青闈

更詠歌如此之類皆駢句也至於語言拙惡如寺貧無施利僧老足慈悲收拾新琴譜封題舊藥方多申請假牒祇送賀官書此尤可笑至於樂府則稍超矣姚秘監嘗稱之曰妙絕江南曲淒涼怨女詩白太傅嘗稱之曰尤攻樂府詞舉代少其倫由是論之則人士所稱者非以詩也

應制詩非他詩比自是一家句法大抵不出於典實富豔爾夏英公和上元觀燈詩云魚龍曼衍六街呈金鎖通宵啟玉京冉冉遊塵生輦道遲遲春箭入歌聲寶坊月皎龍燈淡紫館風微鶴啖平宴罷南端天欲曉回瞻河漢尚盈盈王岐公詩云雪消華月滿仙臺萬燭當樓寶扇開雙鳳雲中扶輦下六鼉海上駕山來鎬京春酒霑周燕汾水秋風陋漢材一曲昇平人共樂君王又進紫霞杯二公雖不同時而二詩如出一人之手蓋格律當如是也丁晉公賞花釣魚詩云鶯驚鳳輦穿花去魚畏龍顏上釣遲胡文公云春暖仙萸初糴靡日斜芝蓋尚徘徊鄭毅夫云水光翠繞九重殿花

氣濃薰萬壽杯皆典實富豔有餘若作清癯平淡之語終不近爾
翰苑作春帖子往往秀麗可喜如蘇子容云璇霄一夕斗標東激
豔晨曦照九重和氣薰風摩蓋壤競消金甲事春農鄧温伯云晨
曦激豔上簾櫳金屋熙熙歌吹中桃臉似知宮宴早百花頭上放
輕紅蔣穎叔云昧旦求衣向曉雞蓬萊仗下日將西花添漏鼓三
聲遠柳映春旗一色齊梁君賦詩云東方和氣斗回杓龍角中星
轉紫霄聖主問安天未曉求衣親護玉宸朝皆佳作也余觀鄭毅
夫新春詞四首其一云春色應隨步輦還珠旒玉几照龍顏紫雲
殿下朝元罷便令東風到世間其二云春風細拂綠波長初過層
城渡建章草色未迎雕輦翠柳梢先學赭衣黃其三云晴暉散入
鳳皇樓一桁朱簾不下鉤漢殿鬪簪雙彩燕併和春色上釵頭其
四云小池春破玉玲瓏聲觸簾鉤漸好風閒繞闌干招花樹春痕
已著半梢紅觀此四詩與帖子格調何異豈久於翰苑而筆端自
然習熟耶

咸平景德中錢惟演劉筠首變詩格而楊文公與王鼎王綽號江
東三虎詩格與錢劉亦絕相類謂之西崑體大率效李義山之爲
豐富藻麗不作枯瘠語故楊文公在至道中得義山詩百餘篇至
於愛慕而不能釋手公嘗論義山詩以謂包蘊密緻演繹平暢味
無窮而炙愈出鑽彌堅而酌不竭使學者少窺其一斑若滌腸而
洗骨是知文公之詩有得於義山者爲多矣又嘗以錢惟演詩二
十七聯如雪意未成雲著地秋聲不斷雁連天之類劉筠詩四十
八聯如溪牋未破冰生硯鑑酒新燒雪滿天之類皆表而出之紀
之於談苑且曰二公之詩學者爭慕得其格者蔚爲佳詠可謂知
所宗矣又公鑽仰義山於前涵泳錢劉於後則其體製相同無足
怪者小說載優人有以義山爲戲者義山服藍縷之衣而出或問
曰先輩之衣何在曰爲館中諸學士搏捨去矣人以爲笑
顏延之謝靈運各被旨擬北土篇延之受詔卽成靈運久而方就
梁元帝云詩多而能者沈約少而能者謝朓雖有遲速多寡之不

同不害其俱工也

米元章賦詩絕妙而人罕稱之者以書名掩之也如不及陪東坡往金山作水陸詩云久陰陣奪佳山川長瀾四溢魚龍淵眾看李郭渡浮玉晴風掃出清明天頗聞妙力開大施足病不列諸方仙想應蒼壁有垂露照水百怪愁寒煙栖雲閣云雲出救世早澤泆雲尋歸入石了不見豐功已如遺龍騫薦復起抱石明幽姿雲乎無定所隱者何當栖如此二詩殆出翰墨畦逕之表蓋自邁往凌雲之氣流出非尋規索矩者之可到也

余襄公靖嘗在契丹作胡語詩云夜筵沒邏臣拜洗兩朝厥荷情幹勒微臣雅魯祝君統聖壽鐵擺俱可忒沒邏言後盛拜洗言受賜厥荷言通好幹勒言厚重鐵擺言高高也沈存中筆談載刁約使契丹戲爲詩云押燕移離畢看房賀跋支餞行三匹裂密賜十貔狸移離畢如中國執政官賀跋支執衣防閤人匹裂小木罽貔狸形如鼠而大狄人以爲珍饌二詩可作對故表而出之

詩之有思卒然遇之而莫遇有物敗之則失之矣故昔人言覃思垂思杼思之類皆欲其思之來而所謂亂思蕩思者言敗之者易也鄭縈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上唐求詩所游歷不出二百里則所謂思者豈尋常咫尺之間所能發哉前輩論詩思多生於杳冥寂寞之境而志意所如往往出乎埃壚之外苟能如是於詩亦無幾矣小說載謝無逸問潘大臨云近日曾作詩否潘云秋來日日是詩思昨日捉筆得滿城風雨近重陽之句忽催租人至令人意敗輒以此一句奉寄亦可見思難而敗易也

韓退之調張籍詩曰刺手拔鯨牙舉瓢酌天漿魏道輔謂高至酌天漿幽至於拔鯨牙其用思深遠如此彼獨未讀送無本詩爾其曰吾嘗示之難勇往無不敢蛟龍弄牙角造次欲手攬眾鬼囚大幽下觀襲元窅言手攬蛟龍之角下觀眾鬼之窟皆難事而無本勇往無不敢蓋作文以氣爲主也則調張籍之句無乃亦是意乎孟郊詩云食薺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卽有礙誰謂天地寬許

韻語陽秋卷二
渾詩云萬里碧波魚戀釣九重青漢鶴愁籠皆是窮蹙之語白樂
天詩云無事日月長不羈天地闊與二子殆霄壤矣青箱雜記載
李泰伯一絕云人言落日是天涯望極天涯不見家已恨碧山相
掩映碧山還被暮雲遮識者曰此詩意有重重障礙李君其不偶
乎後果如其言

韻語陽秋卷二

韻語陽秋卷三

元白齊名有自來矣元微之寫白詩於闍州西寺白樂天寫元詩
百篇合爲屏風更相傾慕如此而樂天必言微之詩得己格律頓
進所謂每被老元偷格律是也然微之江陵放言與送客嶺南詩
樂天皆擬其作何耶東坡嘗效山谷體作江字韻詩山谷謂坡收
斂光芒人此窘步余於樂天亦云
詩人讚美同志詩篇之善多比珠璣碧玉錦繡花草之類至杜子
美則豈肯作此陳腐語耶寄岑參詩云意愜關飛動篇終接混茫
夜聽許十一誦詩云精微穿溟滓飛動搖霹靂贈盧琏詩曰藻翰
惟牽率湖山合動搖贈陳諫議詩云毫髮無遺穿波瀾獨老成寄
李白詩云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贈高適詩云美名人不及佳
句法如何皆驚人語也視餘子其神芝之與腐菌哉
李太白杜子美詩皆掣鯨手也余觀太白古風子美偶題之篇然
後知二子之源流遠矣李云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王風委蔓

草戰國多荆榛則知李之所得在雅社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
知騷人嗟不見漢選盛於斯則知杜之所得在騷然李不取建安
七子而杜獨取垂拱四傑何耶南皮之韻固不足取而王楊盧駱
亦詩人之小巧者爾至有不廢江河萬古流之句褒之豈不太甚
乎

賈島攜新文詣韓愈云青竹未生翼一步萬里道安得西北風身
願變蓬草可見急於求師愈贈詩云家佳幽都遠未識氣先感來
尋吾何能無味嗜昌歎可見謙於授業此皆島未儒服之時也洎
愈教島爲文遂棄浮屠學舉進士撫言載島初赴名場於驢上吟
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遇權京尹韓吏部呵唱而不覺洎擁至
馬前則曰欲作敲字又欲作推字神遊詩府致衝大官愈曰作敲
字佳矣是時島識韓已久矣使未相識愈豈肯教其作敲字耶
余讀許渾詩獨愛道直去官早家貧爲客多之句非親嘗者不知
其味也贈蕭兵曹詩云客道恥搖尾皇恩寬犯鱗直道去官早之

實也將離郊園詩云久貧辭國遠多病在家希家貧爲客多之實
也

蘇養直清江曲見賞於東坡以爲與李太白無異所謂屬玉雙飛
水滿塘菰蒲深處浴鴛鴦是也旣爲前輩所賞名已不沒而又作
後清江曲一篇豈養直尚惡其少作耶所謂呼兒極浦下笊簪社
瓮欲熟淨蛆香輕簞浙憑鳴秋雨自暮乘流自相語如此等句前
清江曲似未到也

作詩貴雕琢又畏有斧鑿痕貴破的又畏黏皮骨此所以爲難李
商隱柳詩云動春何限葉撼曉幾多枝恨其有斧鑿痕也石曼卿
梅詩云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恨其黏皮骨也能脫此二病始
可以言詩矣劉夢得稱白樂天詩云郢人斤斲無痕迹仙人衣裳
棄刀尺世人方內欲相從行盡四維無處覓若能如是雖終日斲
而鼻不傷終日射而鵠必中終日行於規矩之中而其迹未嘗滯
也山谷嘗與楊明叔論詩謂以俗爲雅以故爲新百戰百勝如孫

吳之兵棘端可以破鏃如甘蠅飛衛之射捏聚放開在我掌握與劉所論殆一轍矣

杜牧赤壁詩云折戟沈沙鐵未消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李義山集中亦載此詩未知果何人所作也

自古文人雖在艱危困踣之中亦不忘於製述蓋性之所嗜雖鼎鑊在前不卽也況下於此者乎李後主在圍城中可謂危矣猶作長短句所謂櫻桃落盡春歸去蜨翻金粉雙飛子規啼月小樓西文未就而城破蔡約之嘗親見其遺藁東坡在獄中作詩贈子由云是處青山可藏骨他年夜雨獨傷神猶有所託而作李白在獄中作詩上崔相云賢相變元氣再歎海縣康應念覆盆下雪泣拜天光猶有所訴而作是皆出於不得已者劉長卿在獄中非有所託訴也而作詩云斗間誰與看冤氣盆下無由見太陽一詩云壯志已憐成白髮餘生猶待發青春一詩云冶長空得罪夷甫不言

錢又有獄中見畫佛詩豈性之所嗜則縲紲之苦不能易雕章續句之樂歟

黃庶字亞夫嘗有怪石一絕傳於世云山鬼水怪著薜荔天祿辟邪眠莓苔鉤簾坐對心語口曾見漢家池館來人士膾炙以爲奇作唐張碧詩亦不多見嘗有池上怪石詩云寒姿數片奇突兀曾作秋江秋水骨先生應是壓風雷著向池邊塞龍窟我來池上傾酒尊半酣書破青煙痕參差翠縷擺不落筆頭驚怪黏秋雲我聞吳中項容水墨有高價逸得將來倚松下鋪卻雙繪直道難掉手空歸不成畫二詩殆未易甲乙也

杜子美詩喜用文選語故宗武亦習之不置所謂熟精文選理休覓綵衣輕又云呼婢取酒壺續兒誦文選是也唐朝有文選學而時君尤見重分別本以賜金城書絹素以屬裴行儉是也外史禱杙載鄭奕嘗以文選教其子其兄曰何不教讀論語免學沈謝嘲風弄月污人行止鄭兄之言蓋欲先德行而後文藝亦不爲無理

也
元和十一年六月武元衡將朝夜漏未盡三刻騎出里門遇盜薨
於牆下許孟容謂國相橫尸而盜不得爲朝廷恥遂下詔募捕竟
得始得張晏者王承宗所遣訾珍者李師道所遣也初元衡策李
錡之必反已而錡果反就誅由是諸鎮桀驁者皆不自安以致於
是劉夢得有代靜安佳人怨詩云寶馬鳴珂躡曉塵魚文匕首犯
車茵適來行哭里門外昨夜畫堂歌舞人又云秉燭朝天遂不回
路人彈指望高臺牆東便是傷心地夜夜秋螢飛去來余考夢得
爲司馬時朝廷欲澡濯補郡而元衡執政乃格不行夢得作詩傷
之而託於靜安佳人其傷之也乃所以快之歟
裴度平淮西絕世之功也韓愈平淮西碑絕世之文也非度之功
不足以當愈之文非愈之文不足以發度之功碑成李愬之子乃
謂沒父之功訟之於朝憲宗使段文昌別作此與捨周鼎而保康
瓠何異哉李義山詩云碑高三丈字如手負以靈鼈蟠以螭句奇

語重喻者少讒之天子言其私長繩百尺拽碑倒麤砂大石相摩
治公之斯文若元氣先時已入人肝脾愈書愬曰十月壬申愬用
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到蔡取元濟以獻與
文昌所謂郊雲晦冥寒可墮指一卷旆凌辰破關等語豈不相
萬萬哉東坡先生謫官過舊驛壁間見有人題一詩云淮西功業
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古斷碑人膾炙世間誰數段文昌坡
喜而誦之

裴度在朝憲宗委任不疑使破三賊已而吳元濟授首王承宗割
二州遣子入侍李師道被擒兩河諸侯忠者懷强者畏克融廷湊
皆不敢桀驁勳烈之盛一時無與比肩者唯李義山指爲聖相詩
曰帝得聖相相曰度又曰嗚呼聖皇及聖相亦過矣哉荀卿曰得
聖臣者帝若舜禹伊尹周公皆聖臣也謂四人爲聖臣則可謂裴
度爲聖相其可哉

李翱皇甫湜集中皆無詩世傳翱有縣君好塽渠一詩并傳鐙錄

載答藥山一偈湜祇有浯溪畱題一篇而已

劉义愛金使酒不拘細行士類鄙之史載义持韓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爾不若與劉君爲壽是愛金者又載少爲俠行因酒殺人亡命會赦出是使酒者而其集有烈士詠云烈士或愛金愛金不爲貧義死天亦許利生天亦瞋胡爲輕薄兒使酒殺平人豈义自以爲烈士耶

劉义詩酷似玉川子而傳於世者二十七篇而已冰柱雪車二詩雖作語奇怪然議論亦皆出於正也冰柱詩云不爲四時雨徒於道路成泥祖不爲九江浪徒能泪沒天之涯雪車詩謂官家不知民餒寒盡驅牛車盈道載屑玉載載欲何之祕藏深宮以禦炎酷如此等句亦有補於時與玉川月蝕詩稍相類

東坡拈出陶淵明談理之詩前後有三一曰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二曰笑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三曰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皆以爲知道之言蓋摘章繪句嘲弄風月雖工亦何補若觀道

者出語自然超詣非常人能蹈其軌轍也山谷嘗跋淵明詩卷云血氣方剛時讀此詩如嚼枯木及緜歷世事如決定無所用智又嘗論云謝康樂庾義城之詩鑪錘之功不遺餘力然未能窺彭澤數仞之牆者二子有意於俗人贊毀其工拙淵明直寄焉持是以論淵明詩亦可以見其關鍵也

省題詩自成一派非他詩比也首韻拘於見題則易於牽合中聯縛於法律則易於駢對非若遊戲於煙雲月露之形可以縱橫在我者也王昌齡錢起孟浩然李商隱輩皆有詩名至於作省題詩則疏矣王昌齡四時調玉燭詩云祥光長赫矣佳號得温其錢起巨魚縱大壑詩云方快吞舟意尤殊在藻嬉孟浩然騏驥長鳴詩云逐逐懷良馭蕭蕭顧樂鳴李商隱桃李無言詩云天桃花正發穠李藥方繁此等句與兒童無異以此知省題詩自成一派也詩人比雨如絲如膏之類甚多至爲此恐未盡其形似念昔遊雲門寺外逢猛雨林黑山高雨腳長曾奉郊宮爲近侍分明攬攬

羽林槍大雨行云四面崩騰玉京仗萬里橫互羽林槍豈去國淒
斷之情不能忘雞翹豹尾中耶

武元衡詩不多集中有酬嚴司空荆南見寄詩兩篇一云金貂再
領三公府玉帳連封萬戶侯一云漢家征鎮委條侯虎節龍旌居
上頭皆續以簾卷青山巫峽雨煙開碧樹渚宮秋第三聯一云劉
琨坐嘯風清塞謝朓題詩月滿樓一云金笳曾掩故人淚麗句初
傳明月樓皆續以白雪調高歌不得美人相顧翠蛾愁人訝其太
同余謂乃元衡刪潤之本集中兩存之爾當以前篇爲正後篇誠
未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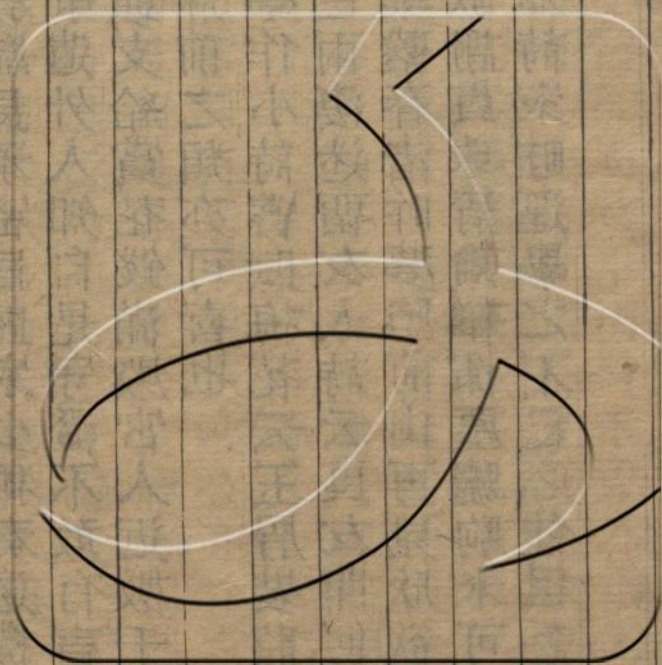
詩體如八音歌建除體之類古人賦詠多矣用十二神爲詩者始
見於沈炯山谷亦嘗效爲之余友人莫之用其祖戩嘗以辨舌說
賊脫百人於死意其後必昌而之用乃貧不能以自存天理殆難
曉也余嘗以此格作詩贈之云抱犬高眠已云足更得牛衣有餘
燠起來敗絮擁懸鷄誰羨龍髯織冰縠蹋翻菜園底用羊從它春

雷吼枯腸擊鍾烹鼎莫渠愛小茅自許猴葵香半世飢寒孔移帶
鼠米占來身漸泰吉雲神馬日匝三樗蒲肯作豬奴態虎頭食肉
何足誇陰德由來報宜奢丹竈功成無躍兔玉函方祕緣青蛇
仲長統云垂露成幃張霄成幄沈澀當餐九陽代燭蓋取無情之
物作有情用也自後竊取其意者甚多張志和則云太虛爲室明
月爲燭王康琚則云華條當圍屋翠葉代綺窗吳筠則云綠竹可
充食女蘿可代裙劉伶則云日月爲扁牖八荒爲庭衢皆是意也
李義山無題詩云春蠶到死絲方歇蠟燭成灰淚始乾此又是一
格今效此體爲俚語小詞傳於世者甚多不足道也
東坡在儋耳時余三從兄諱延之自江陰擔簦萬里絕海往見畱
一月坡嘗誨以作文之法曰儋州雖數百家之聚州人之所須取
之市而足然不可徒得也必有一物以攝之然後爲己用所謂一
物者錢是也作文亦然天下之事散在經子史中不可徒使必得
一物以攝之然後爲己用所謂一物者意是也不得錢不可以取

物不得意不可以明事此作文之要也吾兄拜其言而書諸紳嘗以親製龜冠爲獻坡受之而贈以詩云南海神龜三千歲兆叶朋從生愛喜智能周物不周身未免人鑽七十二誰能用爾作小冠响嘍耳孫劫其製今君此去盍復來欲慰相思時整視今集中無此詩余嘗見其親筆後坡歸宜興道由無錫洛社嘗至孫仲益家仲益年在髫鬣坡曰孺子習何藝孫曰學對屬坡曰試對看徐曰衡門稚子璠璣器孫應聲云翰苑神仙錦繡腸坡撫其背曰真璠璣器也異日不凡二事皆吾鄉人士所知輒記於此唐王建以宮詞名家本朝王岐公亦作宮詞百篇不過述郊祀御試經筵翰苑朝見等事至於宮掖戲劇之事則祕不可傳故詩詞中亦罕及若建者乃內侍王守澄之宗姪得宮中之事爲詳如叢洗手遶金盆旋拭紅巾入殿門衆裏遙拋新橘子在前收得便承恩又云避暑昭陽不擲盧井邊含水噴鷓鴣內中數日多呼喚寫得滕王蛟蜺圖如此之類非守澄說似則建豈能知哉初守澄

讀建宮詞謂之曰宮掖之事而子昌言之儻得罪將奚贖建與之詩云三朝行坐鎮相隨今上春宮見小時脫下御衣先賜著進來龍馬每教騎長承密旨歸家少獨奏邊機出殿遲不是當家親說向九重爭遣外人知自是守澄不教有言花藥夫人亦有宮詞百篇如月頭支給賞花錢滿殿宮人近數千遇著唱名多不語含羞走過御牀前之類亦可喜也郭子稍學作小詩嘗賦梅花云玉屑裝龍腦雲衣覆麝臍何堪夜來雪香色兩淒迷畱友人詩云良友閒何闊春事遽如許勞君下鷗沙一葉繫春渚昨夢墮前山再見欣欲舞聊呼花底杯酒面點紅雨狂歌謝貫珠清論雜揮塵驪駒未可歌妙句須君吐觀此數語似粗知詩家畦逕學之不巳必佳但恐其中墮爾

韻語陽秋卷三



韻語陽秋卷四

唐盧綸與吉中孚韓翃錢起司空曙苗發崔峒耿湓夏侯審李端
皆能詩齊名號大曆十才子憲宗元愛綸文至詔張仲素訪其遺
藁故綸集中往往有贈諸人詩所謂舊錄藏雲穴新詩滿帝鄉者
送中孚之詩也引水忽驚冰滿澗向田空見石和雲者寄湓端之
詩也擁褐覺霜下抱琴聞雁來者同湓宿旅舍之詩也風傾竹上
雪山對酒邊人者題苗發竹間亭詩也桂樹曾同折龍門幾共登
者寄端峒曙湓之詩也司空曙亦有送中孚詩云聽猿看楚岫隨
雁到吳州耿湓寄曙云老醫迷舊疾朽藥誤新方李端寄綸云熊
寒方入樹魚樂稍離泉錢起答苗發龍池詩云暫別迎車雉還隨
護法龍又贈夏侯審云詩成流水上夢盡落花間諸人更唱迭和
莫非佳句葢草木臭味既同則金蘭契分彌篤爾史載郭曖進官
大集名士李端賦詩最工錢起曰素爲爾請以起姓別賦端立獻
一章又工於前起之妒賢徒增愧而端之捷思爲可服也

古辭云藁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天藁砧
砧也謂夫也山上有山出也大刀頭刀上環也破鏡言半月當還
也此詩格非當時有釋之者後人豈能曉哉古辭又云圍碁燒敗
襖著子故衣然陸龜蒙皮日休間嘗擬之陸云旦日思雙履明時
願早諧皮云莫言春繭薄猶有萬重思是皆以下句釋上句與藁
砧異矣樂府解題以此格爲風人詩取陳詩以觀民風示不顯言
之意至東坡無題詩云蓮子劈開須見慧楸枰著盡更無碁破衫
卻有重縫處一飯何曾忘却匙是文與釋並見於一句中與風人
詩又小異矣

觀楚國先賢傳言汝南應璩作百一詩譏切時事徧以示在事者
皆怪愕以爲應焚棄之及觀文選所載璩百一篇略不及時事何
耶又觀郭茂倩雜體詩載百一詩五篇皆璩所作首篇言馬子候
解音律而以陌上桑爲鳳將雛二篇傷鬢桑二老無以葬妻子而
已無宣孟之德可以賙其急三篇言老人自知桑榆之景斗酒自

勞不肯爲子孫積財末篇卽文選所載是也第四篇似有風諫所
謂苟欲娛耳目快心樂腹腸我躬不說懼安能慮死亡此豈非所
謂應焚棄之詩乎方是時曹爽事多違法而璩爲爽長史切諫其
失如此所謂百一者庶幾百分有一補於爽也而爽卒不悟以及
於禍或謂以百言爲一篇者以字數而言也或謂百者數之終一
者數之始十有百行終始如一者以士行而言也然皆穿鑿之說
何足論哉後何遜亦有擬百一體所謂靈輒困桑下於陵拾李蟠
其詩一百十字恐出於或者之說然璩詩每篇字數各不同第不
過一百字爾

皮日休雜體詩序曰詩云蟪蛄在東又曰鴛鴦在梁雙聲起於此
也陸龜蒙詩序曰疊韻起自梁武帝云後牖有朽柳當時侍從之
臣皆唱和劉孝綽云梁王長康強沈休文云編眠船舷邊庚肩吾
云載碓每礙棟自後用
此體作爲小詩者多矣如王融所謂園蘅炫紅蔕湖荇燻黃華温
廷筠所謂棲息銷心象簷楹溢豔陽皆倣雙聲而爲之者也陸龜

蒙所謂瓊英輕明生竹石滴瀝碧皮日休所謂康莊傷荒涼土虜
部伍苦皆傲疊韻而爲之者也南北朝人士多喜作雙聲疊韻如謝
莊羊戎魏收崔巖輩戲謔談諧之語往往載在史冊可得而攷焉
錢起與郎士元齊名時人語曰前有沈宋後有錢郎然郎豈敢望
錢哉起中書遇雨詩云雲銜七曜起雨拂九門來宴李監宅云晚
鍾過竹靜醉客出花遲罷官後云秋堂入閒夜雲月思離居對雨
云生事萍無定愁心雲不開亦可謂奇句矣士元詩豈有如此句
乎贈益少府新除江南尉云客路尋常隨竹影人家大底傍山嵐
題王季友半日村別業云長溪南路當羣岫半景東鄰照數家此
何等語余讀其詩盡快未見有可喜處以是知不及起遠甚
僧祖可俗蘇氏伯固之子養直之弟也作詩多佳句如懷蘭江云
懷人更作夢千里歸思欲迷雲一灘贈端師云窗間一榻篆煙碧
門外四山秋葉紅等句皆清新可喜然讀書不多故變態少觀其
體格亦不過煙雲草樹山水鷗鳥而已而徐師川作其詩引乃謂

自建安七子南朝二謝唐杜甫韋應物柳宗元本朝王荆公蘇黃
妙處皆心得神解無乃過乎師川作畫虎行末章云憶昔予頑少
小時先生教誦荆公詩卽今老舊無新語尚有廬山病可師不知
何故愛其詩如是也

韋應物詩擬陶淵明而作者甚多然終不近也答長

闕下 按正德

覆刻乾道沈洵本正缺五六兩葉每葉十行行二十字共四十行
各本俱同

萬里不須辛苦上龍門豈非爲羣而言乎史載鞏平居與人言
若不出口世號囁嚅翁乃肯爲是耶

張祐喜遊山而多苦吟凡懋僧寺往往題詠如題僧壁云客地多
逢酒僧房卻獻花萬道人禪房云殘陽過遠水落葉滿疏鍾題金
山寺云僧歸夜船月龍出曉堂雲寺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題孤
山寺云不雨山長潤無雲水自陰斷橋荒蘚溼空院落花深如杭
之靈隱天竺蘇之靈巖楞伽常之惠山善權潤之甘露招隱皆有

佳作李涉在岳陽嘗贈其詩曰岳陽西南湖上寺水閣松房過文字新釘張生一首詩自餘吟著皆無味信知僧房佛寺賴其詩以標榜者多矣

張祜詩云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杜牧賞之作詩云可憐故國三千里虛唱歌詞滿六宮故鄭谷云張生故國三千里知者唯應杜紫微諸賢品題如是祜之詩名安得不重乎其後有解道澄江靜如練世間唯有謝元暉解道江南斷腸句世間唯有賀方回等語皆祖其意也

唐朝人士以詩名者甚眾往往因一篇之善一句之工名公先達為之游談延譽遂至聲問四馳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錢起以是得名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張祜以是得名微雲淡河漢疏雨滴梧桐孟浩然以是得名兵衛森畫戟宴寢凝清香韋應物以是得名野火燒不盡東風吹又生白居易以是得名敲門風動竹疑是故人來李益以是得名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賈島以是

得名畫棟朝飛南浦雲珠簾暮捲西山雨王勃以是得名華裾織翠青如蔥入門下馬氣如虹李賀以是得名然觀各人詩集平平處甚多豈皆如此句哉古人所謂嘗鼎一臠可以盡知其味恐未必然爾杜子美云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則是凡子美胸中流出者無非驚人之語矣讀其集者當知此言不妄殆非前數公之可比倫也

劉禹錫嘉話錄載楊祭酒贈項斯詩曰度度見詩詩總好今觀標格勝於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相逢說項斯斯集中絕少佳句如晚春花云疏與香風會細將泉影移別張籍云子城西並宅御水北同渠拙惡有餘宜祭酒公謂標格勝於詩也祭酒乃敬之也其贈斯詩鄙俗如此與斯亦奚遠哉

趙嘏長安秋望詩云殘星幾點雁橫塞長笛一聲人倚樓當時人誦詠之以為佳作遂有趙倚樓之目又有長安月夜與友人話歸故山詩云楊柳風多潮未落蒹葭霜在雁初飛亦不減倚樓之句

至於獻李僕射詩云新諾似山無力負舊恩如水滿身流則謬矣
或云韋應物乃韋后之族憑恃恩私作里中橫故韋集載逢楊開
府詩云少事武皇帝無賴恃恩私身作里中橫家藏亡命兒武皇
升仙去把筆學題詩兩府始收迹南宮謬見推夫武皇平內亂殺
韋后不應后之族敢於武皇之時豪橫若此正恐非后族爾李肇
國史補言應物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焚香掃地而坐與楊開府
詩所述不同豈非武皇仙去之後折節悔過之時耶
竹未嘗香也而杜子美詩云雨洗娟娟靜風吹細細香雪未嘗香
也而李太白詩云瑤臺雪花數千點片片吹落春風香
韋應物奉謝處士叔詩云高齋樂宴罷清夜道相存東坡次王鞏
韻云那能廢詩酒亦未妨禪寂子由春盡詩云楞嚴十卷幾回讀
泣酒三升是客同道貴沖寂宴主歡暢二者恐不能相兼也白樂
天延樂命醕之時不忘於佛事達者至今譏之
古人詩勉人行樂未嘗不以日月迅駛爲言謝惠連云四節競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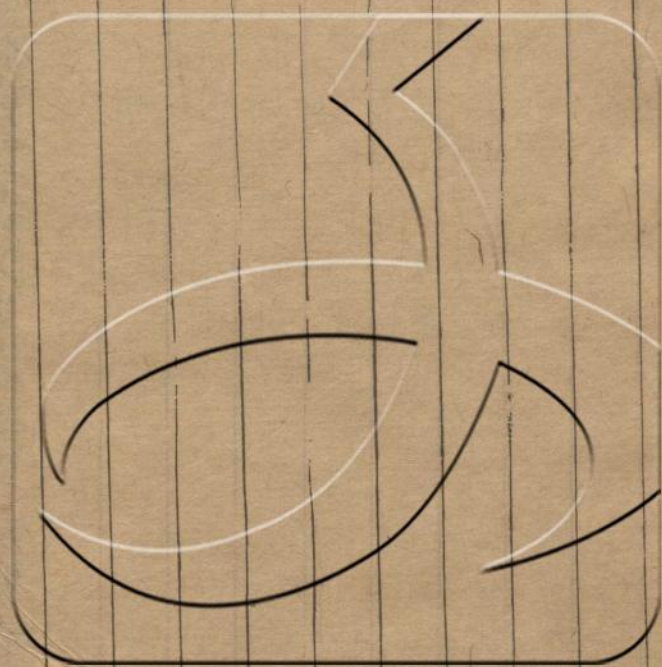
候六龍引頽機沈約云馳蓋轉祖龍回星引奔月陸機云出西門
望天庭陽谷旣虛崦嵫盈逝者若斯安得停司空圖云女媧只解
補青天不解煎膠黏日月孟郊云生隨昏曉中皆被日月驅皆佳
語也至盧仝歎昨日詩則曰上帝版版主何物日車劫劫西向沒
自古聖賢無奈何道行不得皆白骨則又以不得行道爲歎非止
欲行樂而已也

七哀詩起曹子建其次則王仲宣張孟陽也釋詩者謂病而哀義
而哀感而哀悲而哀耳目聞見而哀口歎而哀鼻酸而哀謂一事
而七者具也子建之七哀哀在於獨棲之思婦仲宣之七哀哀在
於棄子之婦人張孟陽之七哀哀在於已毀之園寢唐雍陶亦有
七哀詩所謂君若無定雲妾作不動山雲行出山易山逐雲去難
是皆以一哀而七者具也老杜之八哀則所哀者八人也王思禮
李光弼之武功蘇源明李邕之文翰汝陽王鄭虔之多能張九齡
嚴武之政事皆不復見矣蓋當時盜賊未息歎舊懷賢而作者也

司馬溫公亦有五哀詩謂楚屈原趙李牧漢晁錯馬援齊斛律光
皆負才竭忠卒困於讒而不能自脫蓋有激而云爾
韓退之詩云從軍古云樂談笑青油幕明鏡夜觀碁月暗秋城柝
言樂而不及苦陸士衡從軍行云朝食不免胃夕息常負戈苦哉
遠征人撫心悲奈何言苦而不及樂至於王仲宣作從軍詩則曰
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所從神且武焉得久勞思謂從曹操也
其詩有昔人從公且一祖輒三齡今我神武師暫往必速平似非
儼人必於其倫之義蓋仲宣時爲操軍謀祭酒則亦無所不至矣
老杜雨詩云紫崖奔處黑白馬去邊明而江碧鳥逾白山青花欲
然之句似之贈王侍御云曉鶯工迸淚秋月解傷神而感時花濺
淚恨別鳥驚心之句似之殆是同一機軸也
孟郊詩云借車載家具家具少於車借者莫彈指貧窮何足嗟可
見其素窶後有詩云賓秩已覺厚私儲常恐多是古人恐富求歸
之義則貧亦何足怪按郊爲溧陽尉縣有投金瀨平陵城林薄翳

蔚郊往來其閒曹務都廢至遣假尉代之而分其半俸則安得有
私儲哉退之贈郊詩云陋室有文史高門有笙竽何能辨榮辱且
欲分賢愚蓋言貧者文史之樂賢於富者笙竽之樂也

韻語陽秋卷四



韻語陽秋卷五

永和年中王羲之修禊事於會稽山陰之蘭亭羣賢畢至少長咸集序以謂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則當時篇詠之傳可攷也今觀羲之謝安謝萬孫綽孫統王彬之擬之肅之徽之徐豐之袁嶠之十有一人四言五言詩各一首王豐之元之蘊之渙之鄒曇華茂庾友虞說魏滂謝繹庾蘊孫嗣曹茂之華平桓偉十有五人或四言或五言各一首王獻之謝瑰卞迪卓旄羊模孔熾劉密虞谷勞夷后縣華者謝藤任儼呂系呂本曹禮十有六人詩各不成罰酒三觥謝安五言詩曰萬殊混一象安復覺彭殤而羲之序乃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蓋反謝安一時之語耳而或者遂以為未達此特未見當時羲之之詩爾其五言詩曰仰視碧天際俯瞰淥水濱寥闊無涯觀寓目理自陳大矣造化功萬殊莫不均羣籟雖參差適我無非親此詩則豈未達者耶史載獻之嘗與兄徽之操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獻之寒溫而

已既出客問優劣安曰小者佳吉人之辭寡以其少言故知之今王氏父子昆季畢集而獻之之詩獨不成豈亦吉人之詞寡耶景祐中會稽太守蔣堂修永和故事嘗有詩云一派西園曲水聲水邊終日會冠纓幾多詩筆無停綴不似當年有罰觥蓋爲獻之等發也

正觀中尚藥求杜若勅下度支省郎判送坊州貢之本州曹官判云坊州不出杜若應讀謝朓詩誤郎官如此判事豈不畏二十八宿笑人耶予觀屈平九歌曰采芳洲兮杜若謝朓詩乃用九歌語晉書天文志郎位十五星在帝坐東北依烏郎府是也曹官徒知謝朓詩而不知有九歌徒知郎官上應列宿而不知非二十八宿也

劉禹錫嘉話錄云作詩押韻須要有出處近欲押一錫字六經中無此字唯周禮吹簫處注有此一字終不敢押予按禹錫歷陽書事詩云湖魚香勝肉官酒重於錫則何嘗按六經所出耶洛陽伽

藍記載河東人劉白墮善釀酒盛暑曝之日中經旬不壞當時謂之鶴觴白墮乃人名子瞻詩云獨看紅渠傾白墮石林避暑錄云若以白墮爲酒則醋浸曹公湯燔右軍可也予按文選魏武帝短歌行云何以解憂唯有杜康康亦作酒人而選詩遂以爲酒用東坡豈祖是耶

會稽臨安金陵三郡皆有東山俱傳以爲謝安攜妓之所按謝安本傳初安石寓居會稽與王羲之許詢支遁遊處被召不至遂棲遲東土唐裴冕與呂渭等鑑湖聯句有興裏還尋戴東山更問東此會稽之東山也本傳又云安石常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濬谷悠然歎曰此與伯夷何遠今餘杭縣有東山東坡有遊餘杭東西巖詩注云卽謝安東山所謂獨攜縹緲人來上東西山者是也此臨安之東山也本傳又謂及登台輔於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攜中外子姪游集今土山在建康上元縣崇禮鄉建康事迹云安石於此擬會稽之東山亦號東山此金陵之東山也李白有憶

東山二絕云不向東山久薜薇幾度花白雲還自散明月落誰家
 我今攜謝妓長嘯絕人羣欲報東山客開關掃白雲不知所賦者
 何處之東山陳軒乃錄此詩於金陵集中將別有所據耶南史載
 宋劉勔經始鍾嶺以為棲息亦號東山金陵遂有兩東山矣
 羊叔子鎮襄陽嘗與從事鄒湛登峴山慨然有湮沒無聞之歎峴
 山亦因是以傳古今名賢賦詠多矣吳興東陽二郡亦有峴山吳
 興峴山去城三里有李適之窪尊在馬東坡守吳興日嘗登此山
 有詩云茗水如漢水鱗鱗鴨頭青吳興勝襄陽萬瓦浮青冥我非
 羊叔子愧此峴山亭悲傷意則同歲月如流星湛輩何足道當以
 德自銘東陽峴山去東陽縣亦三里舊名三邱山宋商仲文素有
 時望自謂必登台輔忽除東陽太守意甚不樂嘗登此山悵然流
 涕郡人愛之如襄陽之於叔子因名峴山二峰相峙有東峴西峴
 唐寶曆中縣令于興宗結亭其下名曰涵碧劉禹錫有詩云新開
 潭洞疑仙府還寫丹青到雍州即其所也

荆公以詩賦決科而深不樂詩賦試院中五絕其一云少年操筆
 坐中庭子墨文章頗自輕聖世選才終用賦白頭來此試諸生後
 作詳定官復有詩云童子常誇作賦工暮年羞悔有揚雄當年賜
 帛倡優等今日掄才將相中細甚客卿因筆墨卑於爾雅注魚蟲
 漢家故事真當改新詠知君勝弱翁熙寧四年既預政遂罷詩賦
 專以經義取士蓋平日之志也元祐五年侍御史劉摯等謂治經
 者專守一家而略諸儒傳記之學為文者惟務訓釋而不知聲律
 體要之詞遂復用詩賦紹聖初以詩賦為元祐學術復罷之政和
 中遂著於令士庶傳習詩賦者杖一百畏謹者至不敢作詩時張
 芸叟有詩云少年辛苦校蠹魚晚歲雕蟲恥壯夫自是諸生猶習
 氣果然紫詔盡驅除酒閒李杜皆投筆地下班揚亦引車唯有少
 陵頑鈍叟靜中吟撚白髭鬚蓋芸叟自謂也
 韓愈自監察御史貶連州山陽令所坐之因傳記各異唐書本傳
 謂上疏論宮市德宗怒故貶李翱行狀謂為幸臣所惡故貶皇甫

湜作神道碑謂正元十九年關中旱饑公請寬民徭專政者惡之故貶按文公集官市之疏不傳而文公歷官記及年譜以謂京師旱民饑詔蠲租半有司征求反急愈與同列上疏言狀為幸臣所讒幸臣者李實也予考退之自連山移江陵詩云孤臣昔放逐泣血追愆尤汗漫不省識恍如乘桴浮或自疑上疏上疏豈其由則所坐之因雖退之猶疑之也集中有上京兆李實書盛稱其能曰愈來京師所見公卿大臣未有赤心事上憂國如閤下者又云今年以來不雨者百餘日種不入土而盜賊不敢起穀價不敢貴老姦宿賊銷縮摧沮壘壘百餘言皆敘其歌慕之意其後實出為華州又有書云愈於久故游從之中蒙恩獎知遇最厚無與比者愈既為實所讒不應此書拳拳如是及觀江陵塗中詩云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或慮語言泄傳之落冤讎又岳陽別竇司直云愛才不擇行觸事得讒謗前年出官日此禍最無妄又和張十一憶昨行云任文未拔崖州幟雖得赦宥常愁猜近者三姦悉破碎羽

窟無底幽黃能眼中了了見鄉國知有歸日眉方開又有永正行以快任文之貶其末云郎官清要為世稱荒郡僻野嗟可矜具書自見非妄徵嗟爾既往宜為懲則知陽山之貶任文之力而劉柳下石為多非為李實所讒也

長慶四年退之為吏部侍郎薨於靖安里第李翱行狀載屬纊之語云伯兄德行高曉方藥食必視本草年止四十二某位為侍郎年出伯兄十五歲且獲終於牖下幸不失大節以下見先人可謂榮矣翱祭文曰人心樂生皆惡其凶兄之在病則齊其終順化以盡靡憾於中張籍祭詩亦曰公有曠達識生死為一綱及當臨終辰意色亦不荒贈我珍重言傲然委衾裳蓋其聰明之所照了德力之所成就故於生死之際超然如此宣室志載威粹骨蕝國世與韓氏為仇神人以帝命召公計事愈曰臣願從大王討之未幾而愈卒公神道墓志行狀俱不載而止見於小說者如此豈東坡所謂其生也有自來其死也有所為乎李肇國史補謂愈登華山

絕頂度不可返至於發狂慟哭今觀易簣之際神色不亂如此不應於此而至於發狂慟哭也

韓偓香奩集百篇皆豔詞也沈存中筆談云乃和凝所作凝後貴悔其少作故嫁名於韓偓爾今觀香奩集有無題詩序云余辛酉年戲作無題詩十四韻故奉常王公內翰吳融舍人令狐渙相次屬和是歲十月末一旦兵起隨駕西狩文彙咸棄丙寅歲在福建有蘇曄以彙見授得無題詩因追味舊時闕忘甚多予按唐書韓偓傳偓嘗與崔嗣定策誅劉季述昭宗反正爲功臣與令狐渙同爲中書舍人其後韓全誨等劫帝西幸偓夜追及鄆見帝慟哭至鳳翔遷兵部侍郎天祐二年挈其族依王審知而卒以紀運圖考之辛酉乃昭宗天復元年丙寅乃哀帝天祐二年其序所謂丙寅歲在福建有蘇曄授其彙則正依王審知之時也稽之於傳與序無一不合者則此集韓偓所作無疑而筆談以爲和凝嫁名於偓特未考其詳爾筆談云偓又有詩百篇在其四世孫奕處見之豈

非所謂舊詩之闕忘者乎

石林詩話載元豐間東坡繫獄神宗本無意罪之時相因舉軾檜詩根到九泉無曲處歲寒惟有鰲龍知且云陛下龍飛在天軾以爲不知己而求知地下之鰲龍非不臣何得章子厚從而解之遂薄其罪而王定國見聞錄云東坡在黃州時上欲復用王禹玉以歲寒惟有鰲龍知激怒上意章子厚力解遂釋予觀東坡自獄中出與章子厚書云某所以得罪其過惡未易一二數平時惟子厚與子由極口見戒反復甚苦某強很自不以爲然又云異時相識但過相稱譽以成吾過一旦有患難無復相哀者唯子厚平居遺我以藥石及困急又有以救卹之真與世俗異矣則知坡繫獄時子厚救解之力爲多石林詩話不妄也

世言團茶始於丁晉公前此未有也慶曆中蔡君謨爲福建漕更製小團以充歲貢元豐初下建州又製密雲龍以獻其品高於小團而其製益精矣曾文昭所謂莆陽學士蓬萊仙製成月團飛上

天又云密雲新樣尤可喜名出元豐聖天子是也唐陸羽茶經於建茶尚云未詳而當時獨貴陽羨茶歲貢特盛茶山居湖常二州之間修貢則兩守相會山椒有境會亭茶尚存盧仝謝孟諫議茶詩云天子須嘗陽羨茶百草不敢先開茶是已然又云開緘宛見諫議面手閱月團三百片則團茶已見於此當時李郢茶山貢焙歌云蒸之護之香勝梅研膏架動聲如雷茶成拜表貢天子萬人爭瞰春山摧觀研膏之句則知嘗爲團茶無疑自建茶入貢陽羨不復研膏祇謂之草茶而已

張籍嘗勸韓愈排釋老不若著書而愈以謂化當世莫若口傳來世莫若書懼吾力未至至之未能也請待五六十然後爲之外集有愈答候生問論語書云昔注解其書不敢過求其意取聖人之旨而合之愈既死籍祭詩有魯論未訖注手跡今微茫則知愈晚年嘗注論語未訖而絕筆小說載愈子昶爲集賢校理有金根之訛則未必能卒父業所望者籍湜輩爾籍祭詩曰爲文先見草又

云公比欲爲書遺約有修章愈將死亦喻湜曰死能令我躬所以不磨滅者惟子是屬則所望於二公至矣惜乎此書不全也

東坡與子由論書云吾雖不善書曉書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謂不學可故其子叔黨跋公書云吾先君子豈以書自名哉特以其至大至剛之氣發於胷中而應之以手故不見其有刻畫嫵媚之態而端乎章甫若有不可犯之色少年喜二王書晚乃喜顏平原故時有二家風氣俗手不知妄謂學徐浩陋矣觀此則知初未嘗規規然出於翰墨積習也

陳後主起臨春結綺望僊三閣極其華麗後主與張麗華孔貴妃各居其一與狎客賦詩互相贈答采其豔麗者被以新聲奢淫極矣隋克臺城後主與張孔坐視無計遂俱入井所謂胭脂井是也楊修詩云擒虎戈矛滿六宮春花無樹不秋風蒼惶益見多情處同穴甘心赴井中李白亦云天子龍沈景陽井誰歌玉樹後庭花今胭脂井在金陵之法寶寺井有石欄紅痕若胭脂相傳云後主

與張孔淚痕所染石欄上刻後主事跡八分書乃大曆中張著文
又有篆書戒哉戒哉數字其它題刻甚多往往漫滅不可攷寺卽
景陽宮故地也以井在焉好事者往來不絕寺僧頗厭苦之張芸
叟嘗有詩戲僧云不及馬嵬襪猶能致萬金
樂天以長慶二年自中書舍人爲杭州刺史冬十月至治時仍服
緋故遊恩德寺詩序云俯視朱紱仰睇白雲有愧於心及觀自歎
詩云實事漸銷虛事在銀魚金帶遶腰光戊申詠懷云紫泥丹筆
皆經手赤紱金章盡到身以今觀之金帶不應用銀魚而金章不
應用赤紱人皆以爲疑而不知唐制與今不同也按唐制紫爲三
品之服緋爲四品之服淺緋爲五品之服各服金帶又制衣紫者
魚袋以金飾衣緋者魚袋以銀飾樂天時爲五品淺緋金帶佩銀
魚宜矣劉長卿有袁郎中喜章服詩云手詔來筵上腰金向粉闈
勳名傳舊閣蹈舞著新衣郎中亦是五品故其身章與樂天同
杜甫累不第天寶十三載明皇朝獻太清宮饗廟及郊甫奏賦三

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故有贈集賢崔于二學
士詩云昭代將垂白途窮乃叫闈氣衝星象表詞感帝王尊天老
書題目春官驗討論倚風移鵬路隨水到龍門舊注陳希烈韋見
素爲宰相而崔國輔于休烈者皆集賢院學士也故末句云謬稱
三賦在難述二公恩可謂不忘於藻鑑之重者矣按唐史是歲陳
希烈爲相至八月見素代之而甫集有上見素詩云持衡畱藻鑑
聽履上星辰則甫之文章爲見素所賞非希烈也

世人論淵明自永初以後不稱年號祇稱甲子與思悅所論不同
觀淵明讀史九章其間皆有深意其尤章章者如夷齊箕子魯二
儒三篇夷齊云天人革命絕景窮居正風美俗爰感懦夫箕子云
去鄉之感猶有遲遲矧伊代謝觸物皆非魯二儒云易代隨時迷
變則愚介介老人時爲正夫由是觀之則淵明委身蓬巷甘黔婁
之貧而不自悔者豈非以恥事二姓而然耶
漢文欲輕刑而反重議者以謂失本惠而傷吾仁固也或又咎帝

韻語陽秋卷五
短喪爲傷於孝予觀遺詔率皆言爲己損制未嘗使士庶皆短喪也厥後丞相翟方進與薛宣服母喪皆三十六日而除而顏師古注云漢制自文帝遺詔國家遵以爲常則咎不在文帝矣而王荆公詩云輕刑死人眾喪短生者偷仁孝自此薄哀哉不能謀輕刑死人眾則固然矣短喪生者偷則似誣文帝也

韻語陽秋卷五

韻語陽秋卷六

老杜卒於大曆五年享年五十九當生於先天元年觀其獻大禮賦表云臣生陛下淳樸之俗行四十載矣以此推之天寶十載始及四十則是獻大禮賦當在天寶九載也本傳以謂天寶十三載因獻三賦帝奇之待制集賢院誤矣其後又進西嶽賦序云上旣封泰山之後三十年按史開元十三年乙丑封泰山至天寶十三載始及三十年則是進西嶽賦在天寶十三載也老杜有贈獻納使田舍人詩云舍人退食收封事宮女開函近御筵曉漏追隨青瑣闥晴窗點檢白雲篇末句云揚雄更有河東賦唯待吹噓送上天其云更有河東賦當是獻西嶽賦時也李白古風云燕昭延郭隗遂築黃金臺劇辛方趙至鄒衍復齊來予考史記不載黃金臺之名且云昭王爲郭隗改築宮而師事之孔文舉與曹公書曰昭王築臺以尊郭隗亦不著黃金之名上谷郡圖經乃云黃金臺在易水東南十八里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

以延天下士遂因以為名皇甫松有登黃金臺詩云燕相謀在茲
積金黃巍巍上者欲何顏使我不載悲其跡尚可得而考也
陳子昂感遇詩云樂羊為魏將食子徇軍功骨肉且相薄他人安
得忠又曰吾聞中山相乃屬放麇翁孤獸猶不忍況以奉君終一
則忍於其子一則不忍於麇故魯直懷荆公詩有啜羹不如放麇
樂羊終媿巴西陳無己啓亦用此事所謂中山之相仁於放麇亂
世之雄疑於食子是也然屬麇於秦西巴孟孫也非中山相也子
昂徒見樂羊中山事遂誤作孟孫用無己亦遂襲之魯直以西巴
為巴西亦誤矣

何彼穠矣之詩美王姬而作也周姬姓故皇女皆稱姬如陳媯楚
半齊姜之類是也後世凡婦人皆稱姬誤矣南朝人士皆謂姬人
如蕭綸見姬人詩所謂狂夫不妒妾隨意晚還家劉孝綽詠姬人
未出詩所謂帷開見釵影簾動聞釧聲梁王僧孺為姬人怨詩所
謂還君與妾珥歸妾與君裘江總為姬人怨服散詩所謂妾家邯

鄆好輕薄特忿僂童一丸藥是也

縣字有平去二音如宮縣之縣者樂架也若州縣之縣則別無他
音嘗觀顏延之侍皇太子釋奠宴詩曰獻終龔吉郎官廣宴堂設
象筵庭宿金縣沈約侍宴詩曰回鑿獻爵搃金委奠肆士辨儀胥
人掌縣之人押韻皆作州縣之縣用何耶沈佺期哭蘇眉州詩云
家憂方休杯皇慈更輟縣則當作平聲押

韓退之詩曰離騷二十五王逸序天問亦曰屈原凡二十五篇今
楚詞所載二十三篇而已豈非并九辨大招而為二十五乎九辨
者宋玉所作非屈原也今楚詞之目雖以是篇併注屈宋然九辨
之序止稱屈原弟子宋玉所作大招雖疑原文而或者謂景差作
若以宋玉痛屈原而作九辨則招魂亦當在屈原所著之數當為
二十六矣不知退之王逸之言何所據耶

東坡詩云玉奴絃索花奴手玉奴謂楊妃花奴謂汝陽王璉也及
觀和楊公濟梅花詩乃言玉奴終不負東昏何耶按南史東昏妃

潘玉兒當時筆誤爾

近世作文者多以紫荷囊作侍從事用如宋景文詩所謂榮觀聳麟族賦筆助荷囊之類承襲而用者非一而不知其誤也按晉書輿服志云文武百官皆有囊綬八座尚書則荷紫以生紫爲袷囊綴之服外加於左肩則所謂荷紫者非芟荷之荷乃負荷之荷也南史載周捨嘗問劉杳曰著紫荷囊相傳云挈囊竟何所出杳曰張安世傳云持橐簪筆事孝武帝數十年注曰橐囊也蓋人徒見南史有著紫荷囊四字遂作一句讀之殊不知晉書荷紫之義也元結刺道州承兵賊之後徵率煩重民不堪命作春陵行其末云何人采國風吾欲獻此詩以傳考之結以人困甚不忍加賦嘗奏免稅租及和市雜物十三萬緡又奏免租庸十餘萬緡困乏流亡盡歸乃知賢者所存不特空言而已

王儉少年以宰相自命嘗有詩云稷契康虞夏伊呂翼商周又字其子曰元成取仍世作相之義至其孫訓亦作詩云旦奭康世功蕭曹佐毗俗大率追儉之意而爲之後官亦至侍中

史載宋之問冉祖雍並賜死於桂州之問得詔震汗不引決祖雍請於使者曰之問有妻子幸聽決使者許之而之問荒悸不能處家事及考之文集有登大庾嶺詩云兄弟遠謫居妻子咸異域則之問赴貶時未嘗以妻子行也又有發藤州及昭州二詩二州皆在桂州之南則賜死之地非桂州明矣豈史之誤歟

黃魯直詩云世有捧心學取笑如東施梅聖俞云曲眉不想西家樣餒腹還如二子清太平寰宇記載西施事云施其姓也是時有東施家西施家故李太白效古云自古有秀色西施與東鄰而東坡代人畱別詩乃云絳蠟燒殘玉翠飛離歌唱徹萬行嗁他年一舸鳴夷去應記儂家舊姓西似與寰宇記所言不同豈爲韻所牽耶

杜子美柏中丞除官制詩舊注以爲柏耆又以爲正節按杜詩云紛紛喪亂際見此忠孝門蜀中寇亦甚柏氏功彌存三止錦江沸

獨清玉壘昏當是有功於蜀者方是時段子璋反於上元徐知道反於寶應而正節爲邛州刺史數有功則是正節無疑矣杜集又有柏學士茅屋柏大兄弟山居詩議者皆以謂正節之居然詩中殊不及功名之事但皆稱其爲學讀書爾茅屋云古人已用三冬足年少身開萬卷餘山居云山居精典籍文雅涉風騷疑是邛州立功之前

張籍居韓門弟子之列又以愈薦爲國子博士東坡所謂汗流籍湜走且僵滅沒倒景不可望者而籍作愈祭詩乃云公文爲時師我亦有微聲而後之學者或號爲韓張何耶

張籍送區弘詩云韓公國大賢道德赫已聞昨出爲陽山爾區來趨奔韓官遷法曹子隨至荆門韓入爲博士崎嶇從羈輪觀其游從之久疑得於韓者深也然考其文章議論之際乃不得預籍湜之列何耶韓集有送區弘南歸詩云我遷於南日周圍來見者眾莫依稀爰有區子熒熒暉觀以彝訓或從違我念前人譬封菲落

以斧斤引繆微雖有不逮驅駢駢觀此數語則韓雖以師道自任而區受道之質益有所未至也其後又勉之以行行正直勿脂韋業成志立來頌頌其誨之者至矣集中又有送區冊序韓文辨證云冊卽弘也未知孰據爾

韓退之雙鳥詩多不能曉或者謂其詩有不停兩鳥鳴白物皆生愁不停兩鳥鳴大法失九疇周公不爲公孔子不爲丘之句遂謂排釋老而作其實非也前云一鳥落城市一鳥巢巖幽後云天公怪兩鳥各捉一處囚則豈謂釋老耶余嘗觀東坡作李白畫像詩云天人幾何同一漚謫仙非謫乃其游揮斥入極隘九州化爲二鳥鳴相酬一鳴一息三千秋縻之不得矧肯求則知所謂雙鳥者退之與孟郊輩爾所謂不停兩鳥鳴等語乃雷公告天公之言甚其辭以讚三鳥爾落城市退之自謂巢巖幽謂孟郊輩也各捉一處囚非囚禁之囚止言韓孟各居天一方爾未云還當三千秋更起鳴相酬謂賢者不當終否當有行其言者

李白贈崔侍御詩云黃河三尺鯉本在孟津居點額不成龍歸來
 伴凡魚何當赤車使再往召相如相如蓋自謂也觀此則白不可
 謂無心於仕進者然當時慢悔力士略不為身謀旋致貶逐而曾
 不悔使其欲仕之心切必不如是先是蘇頌為益州長史見白異
 之曰是子天才英特少益以學可比相如故白詩中每以相如自
 比贈從弟之遙曰漢家天子馳駟馬赤車蜀道迎相如自漢陽病
 酒歸曰聖主還聽子虛賦相如卻欲論文章贈張鎬曰十五觀奇
 書作賦凌相如白自比為相如非止一詩也
 杜子美褒稱元結春陵行兼賊退後示官吏二詩云兩章對秋水
 一字偕華星致君唐虞際鴻朽憶大庭又云今盜賊未息得結輩
 數十公落落然參錯為天下邦伯天下少安可立待已蓋非專稱
 其文也至於李義山乃謂次山之作以自然為祖以元氣為根無
 乃過乎秦少游漫郎詩云字偕華星章對月漏洩元氣煩揮毫蓋
 用子美義山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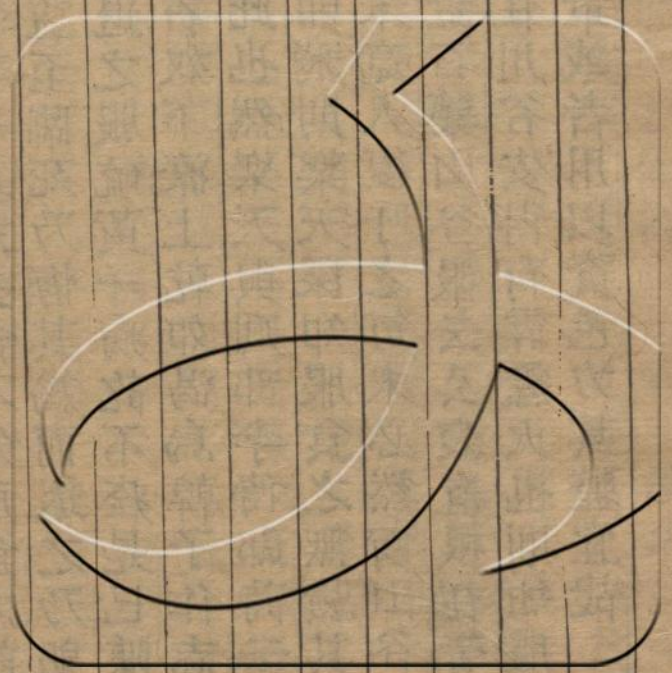
西京雜記載司馬相如將聘茂陵人女為妾卓文君作白頭吟以
 自絕相如乃止樂府詩集謂白頭吟者疾人以新聞舊不能至白
 首故以為名余觀張籍白頭吟云春天百草秋始衰棄我不待白
 頭時羅襦玉珥色未暗今朝已道不相宜李白白頭吟云妾有秦
 樓鏡照心勝照并願持照新人雙對可憐影其語感人深矣至劉
 希夷作白頭吟乃云寄言全盛紅顏子須憐半死白頭翁此翁白
 頭真可憐伊惜紅顏美少年則是言男為女所棄而作與文君白
 頭吟之本意異矣

老杜當干戈騷屑之時聞關秦隴負薪采稻舖糶不給困躓極矣
 自入蜀依嚴武始有草堂之居觀其經營往來之勞備載於詩皆
 可攷也其曰萬里橋西宅百花潭北莊者言其地也經營上元始
 斷手寶應年者言其時也雪裏江船渡風前逕竹斜寒魚依密藻
 宿鷺起圓沙者言其景物也至於草堂塹西無樹林非子誰復見
 幽深則乞糧本於何少府之詩也草堂少花今欲栽不問綠李與

黃梅則乞果木於徐少卿之詩也王侍御攜酒草堂則喜而爲詩
曰故人能領客攜酒重相看王錄事許草堂賞不到則戲而爲詩
曰爲曠王錄事不寄草堂賞蓋其流離貧窶之餘不能以自給皆
因人而成也其經營之勤如此然未及黔突避成都之亂入梓居
閬其心則未嘗一日不在草堂也遣弟檢校草堂則曰鵝鴨宜長
數柴荆其浪開寄題草堂則曰尚念四松小蔓草易拘纏送韋郎
歸成都則曰爲問南溪竹抽梢合過牆塗中寄嚴武則曰常苦沙
崩損藥闕也從江檻落風湍每致意如此及成都亂定再依嚴武
爲節度參謀復歸草堂則曰不忍竟捨此復來薙榛蕪入門四松
在步堞萬竹疏則其喜可知矣未幾嚴武卒徬徨無依復捨之而
去以史及公詩攷之草堂斷乎於寶應之初而永泰元年四月嚴
武卒是年秋公寓夔州雲安縣有此草堂者終始祇得四載而其
閒居梓閬三年公詩所謂三年奔走空皮骨是也則安居草堂者
僅閱歲而已其起居寢興之適不足以償其經營往來之勞可謂

一世之羈人也然自唐至宋已數百載而草堂之名與其山川草
木皆因公詩以爲不朽之傳蓋公之不幸而其山川草木之幸也
韓退之作李公墓志云余不知服食之說自何起殺人不可計而
慕尚之益至臨死乃悔其爲而退之乃躬自蹈之以至於死白樂
天所謂退之服硫黃一病訖不痊是已陳後山作嗟哉行云張生
服石爲石奴下潦上乾如渴烏韓子作志還自屠自笑未竟人復
吁蓋爲此也然樂天與刑部李侍郎詩云金丹同學都無益姪女
丹砂燒卽飛則樂天深知服食之無驗其肯以身試藥以自斃乎
則自笑未竟人復吁之句未必然爾山谷在貶所曾公袞有書勸
其勿服金石藥山谷報云公袞疽根在旁乃不可食庭堅服之如
晴雲之在川谷安得有霹靂火也則知服金石者尤當屏去粉白
黛綠之輩或者用以資色力其斃宜哉

韻語陽秋卷六



韻語陽秋卷七

杜牧張祜皆有春申君絕句杜云烈士思酬國士恩春申誰與快
 冤魂三千賓客總珠履欲使何人殺李園張云薄俗何心議感恩
 詔容卑迹賴君門春申還道三千客寂寞無人殺李園二詩語意
 太相犯嗚呼朱英之言盡矣而春申不能必用李園之計巧矣而
 春申不能預防春申之客眾矣而無一人為春申殺李園者所以
 起二子之論也余亦嘗有二絕云朱英若在強黃歇黃歇如何弱
 李園一旦棘門奇禍作自詒伊戚向誰論又先秦豈謂嬴為呂東
 晉那知馬作牛不悟春申亦如許敢憑宮掖妻邪謀

孔子謂甯武子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
 及也所謂及者繼也非企及之及謂甯武之愚而後人不可繼爾
 居亂世而愚則天下塗炭將孰拯屈原事楚懷王不得志則悲吟
 澤畔卒從彭咸之居究其初心安知拯世之意不得伸而至於
 乎賈生謫長沙傅渡湘水為賦以弔之所遭之時雖與原不同蓋

亦原之志也白樂天詠史詩乃謂士生一代閒誰不有浮沈良時
真可惜亂世何足欽乃知汨羅恨未抵長沙深信如樂天言則是
以亂世爲不足拯也而可乎議者謂諛所欲爲文帝不能用者以
絳灌東陽之屬讒之爾故諛之賦有云其邪爲鈍鉛刀爲銛幹棄
周鼎寶康瓠兮觀此是有憾於絳灌東陽者雖然勃也嬰也敬也
皆素有長者之譽必不肯害賢而利己楚漢春秋別有絳灌豈其
是耶

李太白至邯鄲登城樓詩云提攜袴中兒杵曰及程嬰空孤獻白
刃必死耀丹誠是有取於二子甚重袴中兒謂趙武也然司馬遷
作趙晉二世家自相矛盾左氏所書又復不同將何以取信於後
世耶晉世家之說曰景公十七年誅趙同趙括令庶子武爲後趙
世家之說曰景公三年屠岸賈攻殺趙朔趙括等朔之友人程嬰
匿趙武於山中至十五年景公有疾立趙武左氏之說曰魯成公
八年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於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

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懼矣乃立武
歸其田按成公八年卽晉景公十七年也或云匿武於山中或云
畜武於宮中或云十五年而後立武或云未踰月而立武皆未知
所據也

陽城德行道義爲士林之所敬服德宗以銀印赤紱起於隱所驟
拜諫官可謂賢且遇矣故學生聞道州之貶投業而叫闔賢士愴
驛名之同擢辭而頌德可以知其賢不誣也然韓退之諍臣論乃
極口貶之何哉其言曰今陽子實一匹夫在諫位不爲不久而未
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之視秦人之肥瘠問其官則
曰諫議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考之本傳
以謂他諫官論事苛細帝厭苦城浸聞得失且熟猶未肯言客屢
諫之第醉以酒而不答蓋其意有所待也至德宗逐陸贄欲相裴
延齡而城伏蒲之疏始上廷爭懇至累日不解故元微之詩云正
元歲云暮朝有曲如鉤飛章八九上皆若珠暗投且曰事不止臣

諫誓不休而白樂天亦云陽城爲諫議以正事其君其手如屈軼
舉必指佞臣卒使不仁者不得秉國鈞柳子厚亦云抗志厲義直
道是陳益退之諍臣論乃在止裴延齡爲相之前而三子頌美之
言乃在湯城極諫之後爾
唐明皇以英銳身致極治以荒淫身致極亂自古人君成敗之速
未有如明皇者鄭毅夫詩云四海不搖草九重藏禍根十年傲堯
舜一笑破乾坤蓋是意也開元之盛能致兵寢刑措之治者實姚
宋輔政之功明皇可以無疑矣不三四年遽使去位及李林甫用
事則盤旋糾固至十八九年敗國蠹賢無所不至猶以爲未足也
晚年顧力士曰海內無事朕將吐納導引以天下事付林甫天下
安得而不亂乎

宋之問方其諂事太平公主也則爲賦以美之曰孕靈娥之秀采
輝婺女之淳精及安樂公主權盛復往諧結至宴飲其園亭爲詩
以美之曰賓至星槎落僊來月宇空玳梁翻賀燕金埒倚晴空姦

傾既露慧間遂生而太平不樂矣匿張仲之之家而告其私規以
贖罪之問亦含齒戴髮者所爲何至如是乎
張均張洎兄弟承襲父寵致位嚴近皆自負文才覬覦端揆明皇
欲相均而抑於李林甫欲相洎而奪於楊國忠自此各懷觖望安
祿山盜國均相祿山而均亦及僞命肅宗反正兄弟各論死非房
瑄力救豈能免乎老杜贈均詩云通籍踰青瑣亨衢照紫泥靈虬
傳夕箭歸馬散霜蹠言均爲中書舍人刑部尚書時也贈均詩云

翰林逼華蓋鯨力破滄溟天上張公子宮中漢客星言均尚寧親
公主禁中置宅時也二人恩寵烜赫如是則報國當如何而乃教
亂天理下比逆賊反噬其主夫豈人類也哉
晉盧諶先爲劉琨從事中郎將段匹磾領幽州求諶爲別駕故琨

答諶詩云情滿伊何蘭桂移植茂彼春林瘁此秋棘言諶棄己而
就匹磾也厥後琨命箕澹攻石勒一軍皆沒由是窮蹙不能自守
乃率眾赴匹磾繼爲匹磾所拘知其必死矣豈無望於諶哉觀再

贈諶云朱實隕勁風繁英落素秋何意百鍊剛化為繞指柔其詩託意欲以激諶而救其急而諶殊不顧也現既被害諶始上表以雪其冤終亦何所補耶

五王之誅二張也張柬之啓其謀桓彥範任其事敬暉崔元暉袁恕己各效其力坐使天后還政中宗卽祚所謂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夾之以飛者誠爲社稷之奇勳然尚有可恨者焉薛季昶勸除武三思而彥範乃謂如机上肉留爲天子藉手彥範輩豈不知中宗非剛斷之主乎彼之意以謂三思方悉亂韋氏而中宗孱懦一聽其所爲苟誅三思必不利於己故不肯誅耳不旋踵而自罹殺身之禍實自取之也張文潛云繫狗不繫首反噬理必然智勇忽迷方脫匣授龍泉區區薛季昶先事僅能言留禍啟臨淄敗謀豈非天

漢成帝時張禹用事朱雲對上曰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居下訕上罪

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折曰臣願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如雲者可謂忠直有餘矣後世思其人而不可得則作爲韻語以聲其美肅宗時元載用事故杜子美詩云千載少似朱雲人至今折檻空嶙峋武后時傅游藝用事故盧照鄰詩云昔有平陵男姓朱名阿游願得斬馬劍先斷佞臣頭言當時立朝之士不能如雲以二人之惡而告於上也若二人者姦諛百倍張禹矣腥臊之血豈足以污尚方之劍乎宋景文云朱游英氣凜生風濱死危言悟帝聰殿檻不修旌直諫安昌依舊漢三公信乎去佞如拔山也漢史載韓信教陳豨反有挈手步庭之議且曰吾爲汝從中起漢十年豨東反高祖自將兵出張文潛曰方是時蕭相國居中而信欲以烏合不教之兵從中起以圖帝業雖使甚愚必知無成信豈肯出此哉故其詩曰何待陳侯乃中起不思蕭相在咸陽又一詩云平生蕭相眞知己何事還同女子謀則又責蕭相不爲信辨其枉也余觀班史呂后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帝所來稱豨已破羣

臣皆賀相國給信曰雖病強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則
斬信者相國計也縱使其枉相國其肯爲辨之哉信死則劉氏安
不死則劉氏危相國豈肯以平日相善之故而誤社稷大計乎文
潛後有一絕云登壇一日冠羣雄鍾室倉皇念蒯通能用能誅誰
計策嗟君終自媿蕭公

韻語陽秋卷七

韻語陽秋卷八

蘇武李陵在武帝時同爲侍中金蘭之義素篤武拘於匈奴明年
而陵始降雖逆順之勢殊悲懼之情異然朋友之誼此心常炯炯
也觀陵海上勸武使降之言非不切至而武之所以告陵者不過
明吾忠義之心而已而未嘗一語及陵之叛若告衛律者則不然
盡辭詭言歸之於不忠不臣之科而此以節義臨之幾使惡死此
亦可以見於陵厚也後武得歸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
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故李
太白蘇武詩云渴飲丹窟冰飢食天上雪東還沙塞遠北愴河梁
別泣把李陵衣相看淚成血蓋亦是意爾

張祐觀狄梁公傳詩云失運廬陵厄乘時武后尊五丁扶造化一
柱正乾坤而山谷有鯨波橫流砥柱虎口亂國宗臣之句可謂善
論仁傑者余謂仁傑不畏武后羅織之獄三族之夷強犯逆鱗敢
以廬陵王爲請者非特天資忠義亦以先得武后之心故也且張

易之昌宗后之嬖臣也欲歸廬陵事大體重非二嬖之言后孰信之吉頊能以危言撼二嬖陳易弔爲賀之計故二嬖敢從容以請而后意遂定於是仁傑之諫得行卒之遺徐彥伯迎廬陵王於房州者由仁傑之言也故史援呂溫之言稱之曰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夾之以飛鳴呼仁傑其忠且賢哉按仁傑傳始后欲立武三思而李昭德傳乃云洛陽人王慶之請以武承嗣爲皇太子昭德力爭今考三思本傳不載爲皇太子之說而承嗣傳云洛州人請立承嗣爲皇太子岑長倩格輔元皆爭不從而不及昭德豈有抵牾耶

漢元帝時弘恭石顯用事京房劉向皆深嫉之嘗上書力詆蓋薰猶冰炭不能以共處理之必然也然房欲淮陽王爲己助代王作求朝奏章向令外親上疏謂小人在朝以致地動雖嫉惡之心切然於中實亦少貶矣使二子果輸忠於漢當明目張膽論至再三可也何暇爲身謀而假之於他人哉故荆公詩云京房劉向各稱

忠詔獄當年迹自窮畢竟論心異恭顯不妨迷國略相同後之論人物者儻取其心而略其迹則善矣東漢李固忠直鯁亮志在國不爲身謀爭立清河遂忤梁冀以致身首異處當時有提鉢上章乞收固尸如汝南郭亮者有星行至洛守衛尸喪如陳留楊匡者亦可見固以忠獲罪矣唐李華嘗觀黨錮傳撫卷而悲之且作詩曰古墳襄城野斜徑橫秋陂況不禁樵采茅莎無子遺嗚呼生不能保其身死又不能保其藏骨之地天之不相善人何至是耶梅聖俞詩云漢家誅黨人誰與李杜死死者有范滂其母爲之喜喜死名愈彰生榮同犬豕故史臣以胡廣趙戒爲糞土而馬融真犬豕哉司馬遷游江淮汶泗之境納金匱石室之書而作史記上下數千年始如目覩可謂孤拔初遭李陵之禍不肯引決而甘腐刑者實欲效離騷呂覽說難之書以據憤悱故荆公詩云嗟子刀鋸閒悠然止而食成書與後世憤悱聊自釋觀史記評贊於范睢蔡澤則

日二子不相見烏能激乎於季布則曰彼自負才故受辱而不羞於虞卿則曰虞卿非窮愁則不能著書以自見於伍員則曰隱忍以就功名至於作貨殖游俠二傳則以家貧不能自贖左右親戚不為一言而寄意焉則荆公釋憤懣之言非虛發也老杜高自稱許有乃祖之風上書明皇云臣之述作沈鬱頓挫揚雄枚舉可企及也壯遊詩則自比於崔魏班揚又云氣劇屈賈壘目短曹劉楷贈年在丞則曰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甫以詩雄於世自比諸人誠未為過至竊比稷與契則過矣史稱甫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豈自比稷契而然耶至云上感九廟焚下憫萬民瘡斯時伏青蒲廷爭守御牀其忠盡亦可嘉矣文選載王粲公讌詩注云此倚曹操宴也操未為天子故云公讌耳操以建安十八年春受魏公九錫之命公知眾情未順終其身不敢稱尊而粲詩已有願我賢主人與天享巍巍之語則粲豈復有心於漢耶粲常說劉表之子琮曰曹公人傑也將軍卷甲倒戈

以歸曹公長享福祚萬全之策也厥後操以粲為軍謀祭酒則以腹心委之矣

陸希聲隱居宜興君陽山今金沙寺其故宅也自著君陽山記敘其景物亭館如輞川尚得其髣髴初僧誓光從希聲授筆法繼以善書得幸於昭宗希聲祈使援己以詩寄之云筆下龍蛇似有神天池雷雨變逡巡寄言昔日不龜手應念江湖泝人遂得召隱操蓋不足觀也嘗著易傳十卷觀其自序以謂夢在大河之陽有三人偃臥東首上伏犧中文王下孔子下以易道昇遂悟八卦小成之位質之象數有符契且云今年四十有七已及聖人之年於是作易傳以授門人崔徹王贊之徒復自為注今觀其書無可取者而怪誕如此其人亦何知後避難死於道路蓋不能終君陽之居也

荆公作商鞅詩云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余切疑焉孔子論為君難有曰如其善而莫予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

予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蓋人君操生殺之權志在使人無
違於我其何所不至哉商鞅助秦爲虐而乃稱其使政必行何耶
後又有謝安詩云謝公才業自超羣誤長清談助世紛秦晉區區
等亡國可能王衍勝商君則知前篇有激而云也杜子美云舜舉
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則知所去取矣
謝靈運在永嘉臨川作山水詩甚多往往皆佳句然其人浮躁不
羈亦何足道哉方景平天子踐阼靈運已扇搖異同非毀執政矣
及文帝召爲祕書監自以名輩應參時政而王曇首王華等名位
踰之意既不平等稱疾不朝則無君之心已見於此時矣後以游
放無度爲有司所糾朝廷遣使收之而靈運有韓亡子房奮秦帝
魯連恥之詠竟不免東市之戮而白樂天乃謂謝公才廓落與世
不相遇壯志鬱不用須有所洩處洩爲山水詩逸韻諧奇趣何也
武帝文帝兩朝遇之甚厚內而卿監外而二千石亦不爲不逢矣
豈可謂與世不相遇乎少須之安知不至黃散而褊躁至是惜哉

其作登石門詩云心契九秋幹目翫三春蕙居常以待終處順故
安腓不知桃墟之洩能處順乎五年之禍能待終耶亦可謂心語
相違矣

揚雄之迹曲詔新室議之者眾矣此置而不論雄之心如何哉觀
法言之書似未明乎大道之指也王荆公乃深許之何耶詩云寥
寥鄒魯後於此獨先覺又云儒者陵夷此道窮千秋止有一揚雄
又云道真沈溺九流渾獨派頽波討得源又云子雲平生人莫知
知者當必稱其辭今尊子雲者皆是得子雲心亦無幾是以聖人
許雄也東坡謂雄以艱深之辭文淺易之說與公矛盾矣
宋彭城王義康忌檀道濟之功會文帝疾動乃矯詔送廷尉誅之
故時人歌云可憐白浮鳩枉殺檀江州當時人痛之蓋如此奈何
王綱下移主威莫立洎魏軍至瓜步帝方登石頭以思之又何補
哉劉夢得嘗過其墓而悲之曰萬里長城壞荒雲野草秋秣陵多
士女猶唱白浮鳩蓋傷痛之深雖歷三百年而猶不泯也

馬少游常哀兄援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
御款段馬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贏餘但自苦爾故援在浪泊
西里當下潦上霧毒氣薰蒸仰視飛鳶跼蹐墮水中之時輒思其
言以謂念少游語何可得也洎武陵五溪蠻作亂劉尚軍沒而援
貪進不止方且據鞍矍鑠被甲請行遂底壺頭之困劉夢得經伏
波神祠詩有一以功名累翻思馬少游之句可謂名言矣壺頭在
武陵當是夢得爲司馬時經歷故篇首言蒙蒙篁竹下有路上壺
頭

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虬非虎非熊所獲霸王之輔於
是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載與俱歸此司馬遷之說也文王至磻溪
見呂尚釣釣得玉璜刻曰姬受命呂佐檢德合於今昌來提此尚
書大傳之說也太公釣於滋泉文王得而王此呂不韋之說也呂
望年七十釣於渭渚初下得鮒次得鯉剗腹得書書文曰呂望封
於齊此劉向之說也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

乎來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則見而知之此孟
子之說也是數說者皆言天產英輔以興周蓋非碌碌佐命者之
可擬也而司馬遷乃摭或者之論謂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闕天招
呂尚求美女奇物獻於紂而贖西伯西伯既脫三人有陰謀修德
以傾商政此豈所以待太公哉歐陽詹云論兵去商虐講德興周
道屠沽未遇時何異斯州老余比赴官宜春於壽昌道中見壁閒
題一詩云漁翁何事亦從戎變化神奇抵掌中莫道直鉤無所取
渭川一釣得三公一以爲傾商政一以爲釣三公皆非知聖賢者
唐淄青李師道倚蔡爲重稱兵不軌洎蔡平師道乃始震悸憲宗
命削其官詔諸軍進討於是六節度之兵興矣故劉夢得嘗爲平
齊行二篇以快李師道之死夫師道猖獗狂悖反噬其主人怨神
怒豈能居覆載之中乎故夢得云牙門大將有劉生夜半射落櫬
槍星又云泰山沈寇六十年旅祭不饗生愁煙今逢聖君欲封禪
神使陰兵來助戰夫劉悟本軍之將也方爲師道屯陽穀以當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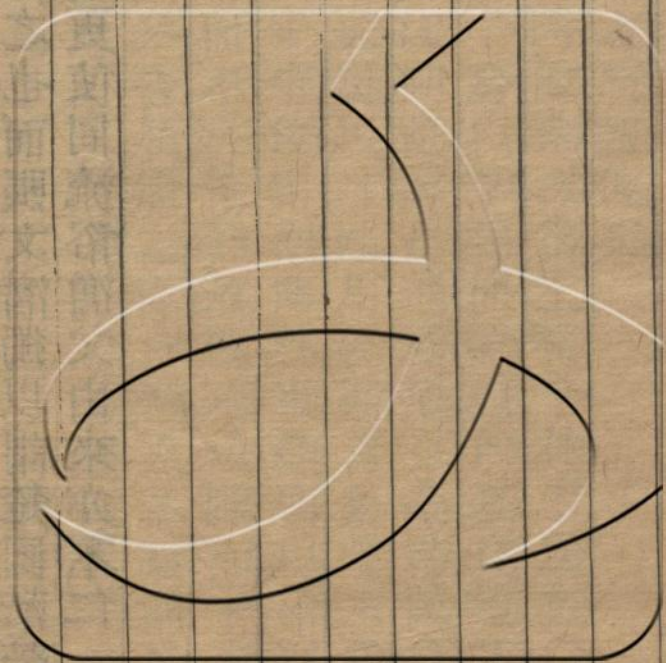
博乃倒戈以攻其主泰山本土之神也宜神其地而乃以陰兵助敵則人怨神怒可知矣將叛其君神叛其主豈非以此始者以此終乎天之所報速矣

唐明皇時陳希烈爲左相李林甫爲右相高適各有詩上之以陳爲吉甫子房以李爲傳說蕭何其比擬不倫如是上陳詩云天地莊生馬江湖范蠡舟逍遙堪自樂浩蕩信無憂則無意於依陳上李相詩云莫以才難用終期善易聽未爲門下客徒謝少微星則有意於干李按希烈傳林甫顯朝以希烈柔易乃薦之共政則權在林甫而不在希烈故適不依陳而干李也

余觀漁父告屈原之語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又云眾人皆濁何不泥其泥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醢此與孔子和而不同之言何異使屈原能聽其說安時處順寘得喪於度外安知不在聖賢之域而仕不得志猶急褊躁甘葬江魚之腹知命者肯如是乎故班固謂露才揚己忿懟沈江劉勰謂

依彭咸之遺則者狷狹之志也揚雄謂遇不遇命也何必沈身哉孟郊云三黜有愠色卽非賢哲模孫邵云道廢固命也何事葬江魚皆貶之也而張文潛獨以謂楚國茫茫盡醉人獨醒唯有一靈均哺糟更使同流俗漁父由來亦不仁

韻語陽秋卷八



韻語陽秋卷九

徐師川詩云楚漢紛爭辨士憂東歸那復割鴻溝鄭君立義不名籍項伯胡顏肯姓劉謂項伯籍之近族乃附劉而背項鄭君已爲漢臣乃違漢而思楚也余嘗論之曰方劉項之勢雌雄未決也其間豈無容容狡詐之士首鼠兩端以觀成敗而爲身謀者乎項伯是也其意以謂項氏得天下則吾嘗以宗族從軍畫策定計豈吾廢哉劉氏得天下則鴻門之會吾嘗舞劍以蔽沛公矣廣武之會吾嘗勸勿烹太公矣劉氏豈吾廢哉高祖之封項伯殆以此也至鄭君則不然事籍籍死屬漢高祖令諸故楚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乃盡拜名籍者爲大夫而逐鄭君觀此則鄭君與項伯賢佞可見高祖或逐或封皆徇情之好惡則知戮丁公者一時矯激之爲也

王儉七志曰宋高祖遊張良廟並命僚佐賦詩謝瞻所賦冠於一時今載於文選者是也其曰鴻門銷薄蝕咳下隕櫬槍爵仇建蕭

宰定都護儲皇肇允契幽叟翻飛指帝鄉則子房輔漢之策盡於此數語矣王荆公云素書一卷天與之穀城黃石非吾師固陵解鞍聊出口捕取項羽如嬰兒從來四皓招不得爲我立棄商山芝亦用此數事而論議格調出瞻數等東坡論子房袖椎之事以謂良不爲伊呂之謀而特出於荆軻聶政之計以余觀之此良少年之銳氣未足以咎良也圯上授書之後所見豈前比哉左太冲陶淵明皆有荆軻之詠太冲則曰雖無壯士節與世亦殊倫淵明則曰惜哉劔術疏奇功遂不成是皆以成敗論人者也余謂荆軻功之不成不在荆軻而在秦舞陽不在秦舞陽而在燕太子舞陽之行軻固心疑其人不欲與之共事欲待它客與俱而太子督之不已軻不得已遂去故羽歌悲愴自知功之不成已而果膏刃秦庭當時固已惜之然概之於義雖得秦王之首於燕亦未能保終吉也故揚子云荆軻爲丹奉於期之首燕督亢之圖入不測之秦實刺客之靡也焉可謂之義也可謂善論軻者

盜殺武元衡也白樂天爲京兆掾初非言責而請捕盜以必得爲期時宰惡其出位坐賦新井篇逐之九江故因聞琵琶乃有天涯流落之感至於淚溼青衫之上何憊如此哉先文康公嘗有詩云平生趣操號安恬退亦怡然進不貪何事潯陽恨遷謫輕將清淚溼青衫又云及泉曾改莊公誓勝毋終回曾子車素纆銀牀堪淚墮更能賦詠獨何如李義山詩云本爲畱侯慕赤松漢廷方識紫芝翁蕭何只解追韓信豈得虛當第一功是以蕭何功在張良下也王元之詩云紀信生降爲沛公草荒孤壘想英風漢家青史緣何事卻道蕭何第一功是以蕭何功在紀信下也余謂炎漢創業何爲宗臣高祖設指蹤之喻盡之矣它人豈容議耶

韋蘇州睢陽感懷有詩曰宿將降賊庭儒生獨全義宿將謂許遠儒生謂張巡也蓋當時物議以爲巡死而遠就虜疑遠畏死辭服於賊故應物云爾韓愈嘗有言曰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

其所愛之內以與賊抗而不降乎斯言得矣巡死後賊將生致遠於偃師遠亦以不屈死則是遠亦終死賊也
三良以身殉秦繆之葬黃鳥之詩哀之序詩者謂國人刺繆公以人從死則咎在秦繆而不在三良矣王仲宣云結髮事明君受恩良不賞臨沒要之死焉得不相隨陶元亮云厚恩固難忘君命安可違是皆不以三良之死為非也至李德裕則謂為社稷死則死之不可許之死欲與梁邱據安陵君同譏則是罪三良之死非其所矣然君命之於前而眾驅之於後為三良者雖欲不死得乎唯柳子厚云疾病命故亂魏氏言有章從耶陷厥父吾欲討彼狂使康公能如魏顛不用亂命則豈至陷父於不義如此哉東坡和陶亦云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顛真孝愛三良安足希似與柳子之論合而過秦繆墓詩乃云繆公生不誅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乃知三子徇公意亦如齊之二子從田橫則又言三良之殉非繆公之意也

唐大和未闡尹恣橫天子以擁虛器為恥而元和逆黨未討帝欲夷絕其類李訓謂在位操權者皆碌碌獨鄭注可共事遂同心以謀已而殺陳弘志於青泥驛相繼王守澄楊承和韋元素王踐言皆不保首領又斲崔潭峻之棺而鞭其尸翦除逆黨幾盡亦可謂壯矣意欲誅宦尹乃復河湟歸河朔諸鎮天子向之鄭注雖招權納賄然出節度隴右欲因王守澄之葬乘羣宦臨送以鎮兵悉誅之謀亦未必不善會李訓先五日舉事遂成甘露之禍世以成敗論人物故訓注不得為忠至李德裕謂不可與徒隸齒亦太甚矣按唐史李甘與李中敏皆嘗論鄭注不可為相故甘有封州之謫而中敏有潁陽之歸杜牧之贈甘詩云大和八九年訓注極虓虎吾君不省覺二兇日威武喧喧皆傳言明辰相登注和鼎顧予云我死有處所明日詔書下謫斥南荒去又有贈中敏詩云元禮去歸緱氏學江充來見犬臺宮曲突徙薪人不會海邊今作釣魚翁蓋深痛二公之言不行而訓注得恣其謀也蓋當是時仇士良竊

國柄勢燄薰灼士大夫於議論之間不敢以訓注爲是以賈殺身之禍故牧之之詩如此嗚呼東漢之季柄在宦官陳蕃之徒以忠勇之資謀殪其黨而事亦不遂史載其名殆如日星而訓注以當時士夫畏懼士良輩遂加以姦兇之目而史亦以爲亂人萬世之下無以自白其深可痛哉余家舊藏甘露野史二卷及乙卯記一卷二書之說時相矛盾甘露野史言上令訓等誅宦官事覺反爲所擒而乙卯記乃謂訓等有逆謀蓋甘露史出於朝廷公論而乙卯記附會士良之私情也乙卯記後有朱實跋尾數百言以乙卯所記爲非是其說與野史同余故表而出之

杜牧之集有李給事詩二首其中有紛紜白晝驚千古鈇鑕朱般幾一空之句謂鄭注甘露之事也又有可憐劉校尉曾訟石中書之句牧之自注云給事曾忤仇士良人遂以爲給事者李石也余嘗攷之李石雖嘗爲給事然劾鄭注之事史所不載雖載語言忤仇士良然亦在石拜相之後石既拜相則牧之詩題不應以給事

爲稱其非李石明矣當時唯有李中敏與牧之厚善嘗因旱欲乞斬注以申宋申錫之冤帝不省遂以病告歸潁陽今牧之詩有元禮去歸緱氏學之句牧之自注云因論鄭注告歸潁陽又史云注誅遷給事其後仇士良以開府蔭其子中敏曰內謁者安得有子士良慙恚由是復棄官去由是論之則是中敏無疑矣

杜牧之作李和鼎詩云鵬鳥飛來庚子直謫去日蝕辛卯年由來枉死賢才士消長相持勢自然蓋言鄭注事也方是時和鼎論注不可爲相旋致貶責故牧之作詩痛之如此議者謂辛卯年在憲宗之時而憲宗未嘗謫李甘李甘仕文宗之時而文宗時無辛卯也豈牧之誤乎余謂牧之所云非謂實庚子辛卯也鵬集於舍班固書庚子之日日有蝕之詩人有辛卯之詠借是事以明李甘之冤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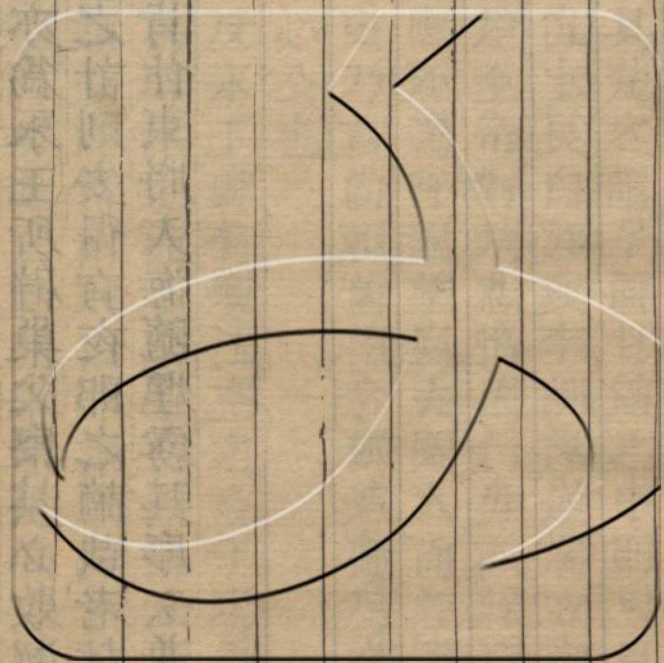
唐穆宗時令狐楚爲相爲景陵使以傭錢獻羨餘怨聲載路致有衡州之貶觀發潭州寄李寧常侍詩云君今侍紫垣我已墮青天

委廢從茲日旋歸在幾年又有答寶鞏中丞詩末句云何年相贈
答卻得在中臺亦可見其去國慘傷之情矣孔子曰苟患失之無
所不至其楚之謂乎觀甘露之中則可見矣當是時也王涯等被
繫神策仇士良白涯與李訓謀逆將立鄭注楚時以舊相在闕下
文宗召楚至帝對楚悲憤因付涯訊牒曰果涯書耶楚曰然涯誠
有謀罪應死嗚呼觀望腐夫闖人而誣寘人於死地楚忍爲是乎
甘露野史乃言尚賴舊相令狐楚獨爲辨明若以史爲證則野史
之言未必公也

安祿山反永王璘有窺江左之意子瑒勸其取金陵史稱薛繆李
臺卿等爲璘謀主而不及李白白傳止言永王璘辟爲府僚璘起
兵遂逃還彭澤審爾則白非深於璘者及觀白集有永王東巡歌
十一首乃曰初從雲夢開朱邸更取金陵作小山又云我王樓艦
輕秦漢卻似天皇欲度遼若非贊其逆謀則必無是語矣白旣流
夜郎有書懷詩云半夜水軍來尋陽滿旌旄空名適自誤迫脅上

樓船徒賜五百金棄之若浮煙辭官不受賞飜謫夜郎天宋中丞
薦白啓云遇永王東巡脅行中道乃用白述懷意以收拭其過爾
孔巢父亦爲永王所辟巢父察其必敗潔身潛遁由是知名使白
如巢父之計則安得有夜郎之謫哉老杜送巢父歸江東云巢父
掉頭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煙霧其序云兼呈李白恐不能無微意
也

韻語陽秋卷九



韻語陽秋卷十

李白樂府三卷於三綱五常之道數致意焉慮君臣之義不篤也
則有君道曲之篇所謂風后爪牙常先太山稽如心之使臂小白
鴻翼於夷吾劉葛魚水本無二慮父子之義不篤也則有東海勇
婦之篇所謂淳于免詔獄漢主爲緹縈津妾一棹歌脫父於嚴刑
十子若不肖不如一女英慮兄弟之義不篤也則有上畱田之篇
所謂田氏倉卒骨肉分青天白日摧紫荆交柯之木本同形東枝
顛賴西枝榮無心之物尚如此參商胡乃尋天兵慮朋友之義不
篤也則有箜篌謠之篇所謂貴賤結交心不移唯有嚴陵及光武
輕言託朋友對面九疑峰管鮑久已死何人繼其蹤慮夫婦之情
不篤也則有雙燕離之篇所謂雙燕復雙燕雙飛令人羨玉樓珠
閣不獨棲金窗繡戶長相見徐究白之行事亦豈純於行義者哉
永王之叛白不能潔身而去於君臣之義爲如何既合於劉又合
於魯又娶於宋又攜昭陽金陵之妓於夫婦之義爲如何至於友

人路亡白爲權窆及其糜潰又收其骨則朋友之義庶幾矣送蕭
三十一之魯兼問稚子伯禽有高堂倚門望伯魚魯中正是趨廷
處君行既識伯禽子應駕小車騎白羊之句則父子之義庶幾矣
如弟凝錚濟況綰各贈詩以致其雍睦之情則兄弟之義庶幾矣
惜乎二失既彰三美莫贖此所以不能爲醇儒也
人之事親當以敬爲主故孔子告子游曰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
敬何以別乎東哲作補亡詩於南陔白華二篇每以爲言南陔曰
養隆敬薄惟禽之以白華曰竭誠盡敬疊疊忘劬可謂得孔子之
旨矣今之人恃親之愛已而忘其敬者多故表而出之以爲事親
之戒

王稚川調官京師母老留鼎州久不歸侍嘗閱貴人歌舞有詩云
畫堂玉佩縈雲響不及桃源欸乃歌山谷和韻諷之云慈母每占
烏鵲喜家人應賦屢屢歌可謂盡朋友責善之義谷至孝奉母安
康君至爲親滌廁踰浣中裙未嘗頃刻不供予職洎貶黔南不能

與親俱則贈王郎詩云畱我左右手奉承白髮親至贛上食蓮有
感則曰蓮實大如指分甘念母慈亦可見其孝誠矣余聞無瑕者
可以戮人則其告稚川之語未爲過也老杜送李舟詩非不歸重
而其中亦不能無譏焉所謂舟也衣綵衣告我欲遠適倚門固有
望歛衽就行役南登吟白華已見楚山碧何時太夫人堂上會親
戚豈非譏其無方之遊耶孔子云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則山
谷少陵之詩皆有孔子之意也

王勃嘗言爲人子者不可以不知醫時長安曹元有祕術勃從之
游盡得其要又以虢州多藥草求補參軍故示助弟詩云自余反
初服無情想高蓋報國情豈忘從親心所大則勃於親亦可謂厚
矣然不能立身持己私匿官奴而殺之以致其父從坐遠適交趾
豈得爲孝乎孟子曰縱耳目之欲以爲父母僇勃其近之矣
陳繹奉親至孝嘗作慶老堂以娛其母介甫贈之詩云種竹堂疑
出冬筍暗用孟宗事開池故合涌寒泉暗用姜詩事

張劔州以太夫人喪劔州歸荆公予之詩并示女弟云烏辭反哺
顛毛黑鳥引思歸口舌丹又有張劔州至劔一日以親憂罷詩云
白頭反哺秦烏側流血思歸蜀鳥前所賦皆一時之事而語意重
復如此何耶

荆公初去臨川詩云馬頭西去百靈襟一望親庭更苦心已覺省
煩非仲叔安能養志似曾參赴調西時詩也非仲叔則自傷不
能養口體不知曾參則自傷不能養志也人士一官所驅乃爾為
志亦豈得已哉後又有詩云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換正為此爾
唐人與親別而復歸謂之拜家慶盧象詩云上堂家慶畢願與親
恩邇孟浩然詩云明朝拜家慶須著老萊衣

謝師厚生女梅聖俞與之詩曰生男眾所喜生女眾所醜生男走
四鄰生女各張口男大守詩書女大逐雞狗又云何時某氏郎堂
上拜媪叟蓋戲師厚也陳琳杜甫詩及楊妃外傳其說異焉琳痛
長城之役則曰生男戒勿舉生女哺用脯杜甫傷關西之戍則曰

生女猶是嫁比鄰生男埋沒隨百草楊妃專寵帝室金印盤綬寵
偏於鈿釧象服魚軒榮均於秦虢當時遂有生女勿悲酸生男勿
喜歡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御為門楣之詠而樂天長恨歌亦
云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今師厚之女毓質儒門不
過求賢士以為之配爾縱不至負薪如翟婦餉春如孟光亦豈能
預知其必大富貴光宗榮族如蒲津之婦人乎宜其聖俞以為戲
也

老杜北征詩云經年至朔屋妻子衣百結慟哭松聲回悲泉共幽
咽平生所嬌兒顏色白勝雪見爺背面嗁垢膩腳不襪方是時杜
方脫身於萬死一生之地得見妻兒其情如是洎至秦中則有曬
藥能無婦應門亦有兒之句至成都則有老妻憂坐痺幼女問頭
風之句觀其情悰已非北征時比也及觀進艇詩則曰晝引老妻
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晴江江村詩則曰老妻畫紙為棋局稚子敲
鉞作釣鉤其優游愉說之情見於嬉戲之間則又異於在秦益時

矣

白樂天元微之皆老而無子屢見於詩章樂天五十八歲始得阿
崔微之五十一歲始得道保同時得嗣相與酬唱喜甚樂天詩云
膩剃新胎髮香縐小繡襦玉牙開手爪蘇頲點肌膚微之云且有
承家望誰論得力時又云嘉名稱道保乞姓號崔兒後崔兒三歲
而亡白賦詩曰懷抱又空天默默依前重作鄧攸身傷哉微之五
十三而亡按墓志有子道護年三歲而卒以歲月攷之卽道保也
孟東野連產三子不數日皆失之韓退之嘗有詩假天命以寬其
憂三人者皆人豪而不能忘情如此信知割愛爲難也若使學道
者遭此則又何必黑衣巾者闖然入其戶而後喻哉

陶淵明命子篇則曰夙興夜寐願爾之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其
責子篇則曰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
告儼等疏則曰鮑叔管仲同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荆道舊而況同
父之人哉則淵明之子未必賢也故杜子美論之曰有子賢與愚

何其挂懷抱然子美於諸子亦未爲忘情者子美遣興詩云驥子
好男兒前年學語時世亂憐渠小家貧仰母慈又憶幼子詩云別
離驚節換聰慧與誰論憶渠愁只睡炙背俯晴軒得家書云熊兒
幸無恙驥子最憐渠元日示宗武云汝呢吾手戰觀此數詩於諸
子鍾情尤甚於淵明矣山谷乃云杜子美困於三蜀蓋爲不知者
詬病以爲拙於生事又往往譏宗武失學故寄之淵明爾俗人不
知便爲譏病所謂癡人面前不得說夢也

李義山作驕兒詩時袁師方三四歲爾其末乃云兒應勿學耶讀
書求甲乙況今西與北羌戎正狂悖兒當速成大探雛入虎窟當
爲萬戶侯勿守一經裘夫兵連禍結生民塗炭以日爲歲之時而
乃望三四歲兒立功於二十年後所謂俟河之清人壽幾何者耶
元微之誨姪書云吾生長京城朋從不少然而未嘗識倡優之家
不曾於喧嘩縱觀至陝府詩乃有一生自恣之語至云那知我少
年深解酒中事能唱犯聲歌偏精變籌義合詞待殘拍叫噪擲投

盤等語則誨姪之言殆虛語也

錢起題杜牧林亭詩云不須耽小隱南阮在不津南阮謂杜悰也
史載悰更歷將相而牧困躓不自振悰快不平以至於卒審爾則
牧之豈肯受其料理哉然宗族貴官河潤者非一枯菀升沈時命
存焉何至怏怏如是可以知牧之量不宏也

文選載嵇叔夜贈秀才入軍詩李善注謂兄喜秀才入軍而張銑
謂叔夜弟不知其名考五詩或曰攜我好仇或曰思我良朋或曰
佳人不在皆非兄弟之稱善銑所注恐未必然爾

楊六尚書白樂天妻兄也初除東川節度代妻賀兄云覓得黔婁
為妹婿可能空寄蜀茶來又寒食寄詩曰蠻旗似火行隨馬蜀妓
如花坐遶身不使黔婁夫婦看誇張富貴何何人皆責望之言也

王福時之子勳勳皆有才名故杜易簡稱為三株樹其後助劫
勸又皆以文顯勃於兄弟之間極友愛自鄉還號詩云人生忽如
客骨肉知何常願及百年內花萼常相將無使棠棣廢取譬人無

良觀此語意豈兄弟中有不相能者耶及觀誠功勁云欲不可縱
爭不可常勿輕小忿將成大殃此二人者似非處於禮義之域者
棠棣廢之詩疑為此二人設也

陸機作詩贈賈謐幾三百言無非極其褒讚方謐用事生死榮辱
人如反覆手其褒讚亦何足怪然其間亦有寄意識誚人未能推
其意者按臧榮緒晉書謐父韓壽母賈克少女也克平生不議立

後後妻郭槐軌以外孫韓謐襲封帝許之遂以謐為魯公則是賈
謐非克子也故機詩云誕育洪冑纂戎於魯言誕育則以譏非己
生也又曰惟漢有木曾不踰境謂橘踰淮則化為枳言如螟蛉之

化蝶羸無異也夫謐勢燄熏灼如此而機敢為廋詞以狎侮之真
文人之習氣哉

晉嵇康贈弟秀才四言詩云感悟馳情思我所欽則以所欽為弟
陸機贈從兄車騎詩云寤寐靡安豫願言思所欽則以所欽為兄
又贈馮文罴詩云慷慨誰為感願言懷所欽則以所欽為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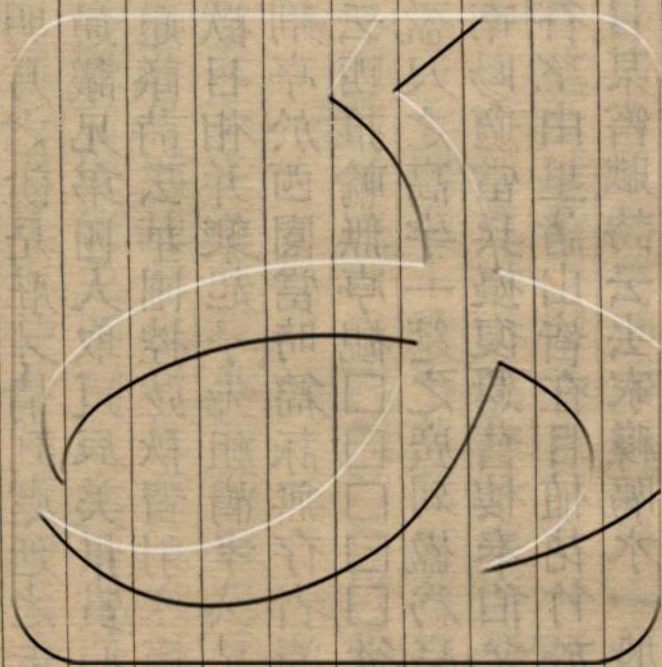
魏武於諸子中獨愛植丁儀丁廙楊修之徒爲植羽翼幾代太子
丕而植狂性不自雕勵又太子御之有術故易宗之計不行蓋非
遜丕性也洎文帝卽位植屢求試用不報益怏怏帝欲害之卞太
后曰汝已殺任城不得復殺東阿故止從貶爵則植豈能無怨懟
乎嘗觀植所作豫章行云他人雖同盟骨肉天性然周公穆康叔
管蔡則流言子臧遜千乘季札慕其賢意謂己素爲武帝所愛忌
之者眾故有管蔡流言之說然乃自以季札爲比亦誣矣豈其掠
美之言哉

月輪當空天下之所共視故謝莊有隔千里兮共明月之句蓋言
人雖異處而月則同瞻也老杜當兵戈騷屑之際與其妻各居一
方自人情觀之豈能免閨門之念而他詩未嘗一及之至於明月
之夕則遐想長思屢形詩什月夜詩云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
繼之曰香霧雲鬟溼清輝玉臂寒一百五日夜對月云無家對寒
食有淚如金波繼之曰此離放紅藥想像頓青蛾江月詩云江月

光於水高樓思殺人繼之曰誰家挑錦字燭滅翠眉嚬其數致意
於閨門如此其亦謝莊之意乎顏延之對孝武乃有莊始知隔千
里兮共明月之說是莊才情到處延之未能曉也

予曾祖通議兄弟四人取夏辰美景賞心樂事之義作四并堂於
東園故通議詩云華圃控弦秋習射寒窗留燭夜鈔書良辰美景
饒心事歡日相并樂起予先祖清孝公兄弟六人取三荆同株之
義作倍荆亭於西園當時篇詠無存者清孝安遇集中有倍荆亭
記其略云西推輪無亭觀□□□□欲糾合叔季同耳目之適
於是基盈尺之高宇一筵之廣列楹爲亭號曰倍荆至先人文康
公罷官南陽適當兵擾復還舊棲奉伯父工部居焉別建二老堂
於宅南脊望由里諸山皆在目植花竹於四隅命某日治饌往往
樂飲竟日某嘗賦詩云去家纔隔水一股二老堂成三百弓鴿原
暮下沙水暖雁行夜落霜天空竹根酌酒不妨醉花萼斲詩如許
工坐久興闌筇竹杖出門人指兩僊翁

韻語陽秋卷十



韻語陽秋卷十一

韓退之秋懷詩十一篇其一云斂退就新懦趨營悼前猛此陶淵明覺今是昨非之意似有所悟也然考他篇有曰低心逐時趨苦勉祇能暫又曰尚須勉其頑王事有朝請則進退之事尚未決也至第十篇云世累忽進慮外憂遂侵誠詰屈避語寘冥茫觸心兵敗虞千金棄得比寸草榮其籌慮世故尤深至第十一篇云鮮鮮霜中菊既晚何用好揚揚弄芳蜨爾生還不早則似有不遇時之歎也

李太白古風兩卷近七十篇身欲爲神仙者殆十三四或欲把芙蓉而躡太清或欲挾兩龍而凌倒景或欲畱玉舄而上蓬山或欲折若木而遊八極或欲結交王子晉或欲高挹衛叔卿或欲借白鹿於赤松子或欲浪金光於安期生豈非因賀季貞有謫僊之目而固爲是以信其說耶抑身不用鬱鬱不得志而思高舉遠引耶嘗觀其所作梁甫吟首言釣叟遇文王又言酒徒遇高祖卒自歎

己之不遇有云我欲攀龍見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帝旁投壺多
玉女三時大笑開電光倏爍晦冥起風雨閭闔九門不可通以額
扣關闔者怒人間門戶尚不可入則太清倒景豈易凌躡乎太白
忤楊妃而去國所謂玉女起風雨者乃怨懟妃子之詞也其後又
有飛龍引二首當是明皇仙去之後又有綵女玉女之句則怨之
深矣

白樂天號爲知理者而於仕宦升沈之際悲喜輒係之自中書舍
人出知杭州未甚左也而其詩曰朝從紫禁歸暮出青門去又曰
委順隨行止又曰退身江海應無用憂國朝廷自有賢自江州司
馬爲忠州刺史未爲超也而其詩曰正聽山鳥向陽眠黃紙除書
落枕前又云五十專城未是遲又云三車猶夕會五馬已晨裝及
被召中書則曰紫微今日煙霄地赤嶺前年泥土身得水魚還動
鱗鬣乘軒鶴亦長精神觀此數詩是未能忘情於仕宦者東坡謫
瓊州有詩云平生學道真實意豈與窮達俱存亡要當如是爾

老杜省宿詩云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蓋憂君諫政之心切則
通夕爲之不寐想其犯顏逆耳必不爲身謀也杜牧之詩云昔事
文皇帝叨官在諫垣奏章爲得地斷齒負明恩金虎知難動毛羗
亦恥言撩頭雖欲吐到口卻成吞至與人論諫尤可怪謂諫殺人
者殺人愈多諫敗獵者敗獵愈甚是欲鉗天下忠義之口有臣如
牧國家奚望哉然唐史乃謂牧之剛直有奇節敢論列大事指陳
利病尤切何耶

郎官之選唐朝尤重順宗初政柳子厚爲禮部郎與蕭俛書云僕
年三十三年甚少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超取顯美欲免世之
求進者怪怒媚嫉其可得乎杜子美一檢校工部爾而詩中數及
之銜詫不已如贈蘇溪云爲郎未爲賤其奈病疾攻寄薛據云雖
云尚書郎不及村野人復愁云才覺省郎在家須農事歸而入六
弟宅云令弟雄軍佐凡才污省郎如此類不可勝數鄭谷自好稱
老郎贈秀上人詩云唯恐興來飛錫去老郎無路更追攀訪策禪

者詩云初塵芸閣辭禪閣卻訪支郎是老郎春陰詩云舞燕歌鶯莫相認老郎心是老僧心是也至於轉正郎則云止陪鷓鴣居清秩濫應星辰挽上天省中作則云未如何遜無佳句若比馮唐是壯年是亦未免於銜詫者

晉樂廣曰人未嘗夢乘車入鼠穴擣齧鐵杵以無想因也自樂論之則凡夢皆出於想爾而商浩乃曰官本臭腐故將官而夢尸是豈出於想耶周官有六夢蓋非止於思而已劉發方赴舉也秦少游夢有發殯而葬之者云是劉發之柩是歲發首薦少游以詩賀之曰世傳夢凶嘗得吉神物戲人良有旨全美聲名海縣聞閉久當開乃其理少游所原乃一時褒美贊喜之詞非商浩之意也東坡云世衰道微士失己得喪悲歡及其故草袍蘆葦相嫵媚飲食嬉遊事羣聚曲江船舫月燈毬是謂舞殯而歌墓其末又有故令將士夢發棺勸子勿爲官所腐之語全篇二百餘言皆用浩意可謂巧於遣詞者矣

柳子厚可謂一世窮人矣永正之初得一禮部郎席不暖卽斥去爲永州司馬在貶所歷十一年至憲宗元和十年例召至京師喜而成詠所謂投荒垂一紀新詔下荆扉又云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歸人是也旣至都乃復不得用以柳州去由永至京已四千里自京徂柳又復六千往返殆萬里矣故贈劉夢得詩云十年顛顛到秦京誰料翻爲嶺外行贈宗一詩云一身去國六千里萬里投荒十二年是也嗚呼子厚之窮極矣觀贈李夷簡書云曩者齒少心銳徑行高步不知道之艱以限於大阨窮躓隕墜廢爲孤囚日號而望十四年矣當時同貶之士程異爲宰相而夢得亦得召用則子厚望歸之心爲如何然竟不生還畢命於蛇虺瘴癘之區可勝歎哉韓退之有言曰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得所願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

韋應物燕李錄事詩云與君十五侍皇闈曉拂鑪煙上赤墀花開

漢苑經過處雪下驪山沐浴時驪山感懷詩云我念綺襦歲扈從
當太平小臣職前驅馳道出灞亭溫泉行云北風慘慘投溫泉忽
憶先皇游幸年身騎廐馬引天仗直入清華列御前則天寶巡幸
之時應物已在扈從之數年始十五爾王欽臣疑爲三衛官然史
無有及觀應物白沙亭逢吳叟歌云問之執戟亦先朝零落艱難
卻負樵親觀文物蒙雨露見我昔年侍丹霄謂之執戟則亦三衛
之類欽臣豈據是耶

歐永叔詩文中好說金帶初寒詩云若能知此樂何必戀腰金寄
江十詩云白髮乘兩鬢黃金腰九環荅王禹玉詩云喜君所賜黃
金帶故我宜爲白髮翁而謝表又云頭垂兩鬢之霜毛腰束九環
之金帶或謂未免矜服銜寵而況下於金帶者乎杜子美白樂天
皆詩豪器識皆不凡得一緋衫何足道而詩句及之不一何耶子
美詩云挈帶看朱紱開箱觀黑裘贈盧參謀云素髮乾垂領銀章
破在腰江村詩云扶病垂朱紱歸休步紫苔樂天寄荔子詩云映

我緋衫渾不見對公銀印最相鮮初除忠州云魚綴白金隨步躍
鵠銜紅綬遶身飛又云徒使花袍紅似火其如蓬鬢白成絲脫刺
史緋云便畱朱紱還鈴閣卻著青袍侍玉除加朝散大夫得品緋
云五品足爲婚嫁主緋袍著了好歸田又云那知垂白日始是著
緋年蓋命服章身人情所甚喜故心聲所發如是退之云峩峩進
賢冠耿耿水蒼佩服章非不好不與德相對其必有以稱之哉
觀王昌齡詩仕進之心可謂切矣贈六云雲龍未相感干謁亦
已屢從軍行云雖投定遠筆未坐將軍樹至於沙苑渡之作乃有
孤舟未得濟入夢在何年之句是以傳說自期也一何愚哉按史
昌齡爲汜水尉以不護細行謫龍標尉傳說所爲顧如是乎昌齡
未第時岑參贈之詩曰潛虬且深盤黃鶴舉未晚旣登第而謫官
也參又贈之詩曰王兄尚謫官屢見秋雲生黃鶴垂兩翅徘徊悲
且鳴後昌齡以世亂還鄉爲閩邱曉所殺則所謂黃鶴者竟不能
高舉矣

蘇子由自績溪被召除校書郎元祐之初年也山谷和王定國詩云后皇詩嘉橘中歲多成枳佳人來何時天爲啓玉齒言欲子由變熙豐人才也和子由病起被召詩云方來立本朝獻納繼晨暝必開曲突謀滿慰傾耳聽言欲子由變熙豐法度也其措意如此然官不得至待從謫黔移戎流離困躓豈非命哉至建中靖國之初雜用熙豐元祐人才山谷喜而成詩云維摩老子五十七天子大聖初元年傳聞有意用幽仄病著不能朝日邊後雖有銓曹之召不旋踵又有宜州之行有才無命如山谷者真可憫也孔子曰富貴在天則所謂富貴者豈可以倖取乎潘岳急於進取乾沒不休與石崇等詔事賈謐每候其出輒望塵而拜其爲人何如也觀其作閒居賦曰岳讀汲黯傳至司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書之題爲巧宦之目遂慨然歎曰巧誠有之拙亦宜然觀岳此語尚恨巧之未至耶其作河陽縣詩則曰誰謂晉京遠室邇身實遼誰謂邑宰輕令名患不劾其作懷縣詩則曰自我違京輦四載迄

於斯器非廊廟姿屢出固其宜其坐馳京闕渴心固已生塵矣而仕宦卒不達誠可以爲馳騫者之戒也嘗自敘云自弱冠涉於知命之年八徙官一進階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職遷者三而已雖通塞有命抑拙者之效也岳誠知此豈肯遽下賈謐之拜哉李商隱九日詩云曾共山翁把酒時霜天白菊遶階墀十年泉下無消息九日尊前有所思不學漢臣栽苜蓿空教楚客詠江蓠郎君官貴施行馬東閣無因再得窺蓋令狐楚與商隱素厚楚卒子綯位致通顯略不收顧故商隱怨而有作然實商隱自取之也且商隱妻父王茂元與所依鄭亞皆李德裕黨也商隱與二人暱甚故綯以爲忘家恩放利偷合者是綯惡其異己也後綯當國商隱亦歸窮自解綯雖與一太學博士然商隱亦厚顏矣唐之朋黨延及縉紳四十年而二李爲之首至綯而滋熾綯之忘商隱是不能念親商隱之望綯是不能揆己也杜子美云鍾鼎山林各天性天性之所欲夫豈可強也哉白樂天

前有讀史詩云馬遷下蠶室嵇康就囹圄當彼戮辱時奮飛無翅
羽商山有黃綺潁川有巢許何不從之遊超然離網罟後又有詠
史詩云秦磨利刀斬李斯齊燒沸鼎烹鄴其可憐黃綺入商洛閒
臥白雲歌紫芝二詩意絕相類但未知樂天果能捨彼而就此不
世之人乾沒於名利之場鮮不陷於禍難樂天之論真可書紳
意在退處者雖飢寒而不辭意在進爲者雖沓貪而不顧皆一曲
之士也高適嘗云吾謀適可用天路豈寥廓不然買山田一身與
耕鑿可仕則仕可止則止何常之有哉適有贈別李少府云余亦
愜所從漁樵十二年種瓜漆園裏鑿井盧門邊贈韋參軍云布衣
不得干明主東過梁宋無寸土兔苑爲農歲不登雁池垂釣心長
苦其生理可謂窄矣及宋州刺史張九皋奇其人舉有道科中第
調封邱尉則曰此時也得辭漁樵青袍裹身荷聖朝牛犁釣竿不
復見縣人邑吏來相邀則是不堪漁樵之艱窘而喜末官之微祿
也一不得志則捨之而去何耶封邱詩云我本漁樵孟瀦野一生

自是悠悠者乍可狂歌草澤中寧堪作吏風塵下其末句云乃知
梅福徒爲爾轉憶陶潛歸去來則不堪作吏之卑辱而復思孟瀦
之漁樵也韓退之云居閒食不足從仕力難任其此之謂乎
元和中討蔡數不利羣臣爭請罷兵錢徽蕭俛力請於前李逢吉
王涯力請於後唯裴度以病在腹心不時去且爲大患又自請
以身督戰誓不與賊俱存王建所謂桐柏水西賊星落梟雛夜飛
林木惡相國刻日波濤清當朝自請東西征是也憲宗御通化門
臨遣賜度通天御帶發神策騎三百爲衛王建詩所謂同時賜馬
并賜衣御樓看帶弓刀發馬前猛士三百人金書左右紅旗新是
也未幾李愬夜入縣瓠城縛吳元濟度遣馬總先入蔡明日統洄
曲降卒萬人徐進撫定則韓愈平淮西碑言之詳矣桃林夜捷愈
賀度詩云手把命珪兼相印一時重疊賞元功度自蔡入覲塗中
重拜台司愈作詩云鷓鴣欲歸仙仗裏熊羆還入禁營中觀度雋
功如此憲宗儻能終始用之諸藩當股栗不暇而敢桀驁乎乃信

用程昇皇甫鋪之徒乘釁鑄詆使度卒不能安於相位故度嘗有
詩云有意效承平無功答聖明灰心緣忍事霜鬢爲論兵道直身
還在恩深命轉輕鹽梅非擬議葵藿是平生白日長懸照蒼蠅謾
發聲嵩陽舊田里終使謝歸耕觀此則已無經世之意也

李白贈王歷陽詩云有身莫犯飛龍鱗有手莫辯猛虎鬚君看昔
日汝南市白頭僂人隱玉壺則意在隱遁也又行路難云有耳莫
洗潁川水有口莫食首陽蕨含光混世貴無名何用孤高比雲月
則意在進爲也達人大觀流行坎止何常之有哉

東坡以待讀爲禮部尚書時正得志之秋而陳無己寄其詩乃云
經國向來須老手有懷何必到壺頭遙知丹地開黃卷解記清波
沒白鷗是勸其早休也泊坡知定州時事變矣又爲詩勸之曰功
名不朽聊通袖海道無違具一舟坡未能用其語而已有南遷絕
海之禍矣所謂海道無違具一舟者蓋用坡所作八聲甘州約他
年東還海道願謝公雅志莫相違之意以動公而不知二句皆成

識也

烏重嗣之節度河陽也求賢者以爲之屬乃得石洪處士爲參謀
韓退之送之序又爲詩曰長把種樹書人云避世士忽騎將軍馬
自號報恩子蓋吏非吏隱非隱故於洪有譏焉後有寄盧仝詩云
水北山人得名聲去年去作幕下士其意與前詩同昔人有門一
杜其可開之語宜乎韓子以洪與溫造同科而獨尊盧仝也

方干隱居鑑湖任情於漁釣似無心於仕宦者觀山中言事詩云
山陰釣叟無知己窺鏡掃多鬢欲空別胡中丞云吹噓若自毫端
出羽翼應從肉上生等語豈全能忘情者耶羅隱題其詩云九霄
無鶴版雙鬢老漁樵蓋亦惜其隱遁之言爾

王績作被召謝病詩云橫裁桑節杖直剪竹皮巾鶴警琴亭夜鶯
嘯酒甕春顏回惟樂道原憲豈傷貧觀此數語又豈以招聘爲喜
乎獨坐詩云託身千載下聊遊萬物初欲令無作有翻覺實成虛
詠懷詩云故鄉行處是虛室坐間同日落西山暮方知天下空贈

薛收詩云賴有此山僧教我以真如使我視聽遺自覺塵累祛則又知績有得於佛氏者甚深也

昔太公釣於渭水之濱而李白以為釣位所謂廣張三千六百釣風雅時與文王親是也嚴光釣於七里之瀨而滕白以為釣名所謂祇將溪畔一竿竹釣卻人間萬古名是也是又烏足以語聖賢

韻語陽秋卷十一

韻語陽秋卷十二

不立文字見性成佛之宗達磨西來方有之陶淵明時未有也觀其自祭文則曰陶子將辭逆旅之館永歸於本宅其擬挽詞則曰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其作飲酒詩則曰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其形影神三篇皆寓意高遠蓋第一達磨也而老杜乃謂淵明避俗翁未必能達道何耶東坡諗陶子自祭文云出妙語於纒息之餘豈涉生死之流哉蓋深知淵明者

世稱白樂天學佛得佛光如滿旨趣觀其吾學空門不學僊歸則須歸兜率天之句則豈解脫語耶元微之詩雖不及樂天遠甚然其得處豈樂天所能及哉其遣病詩云況我早師佛屋宅此身形捨彼復就此去畱何所縈前身為過迹來世即前程蛻骨龍不死蛻皮蟬自鳴則與賈誼忽然為人何足控搏化為異物又何足患之語何遠耶孟郊未嘗畱意於此而弔元魯山詩有苟含天地秀

皆是天地身之句亦可嘉矣

杜牧之郡齋獨酌詩云屈指千萬世過如霹靂忙人生落其內何者爲彭殤非心地明了貫穿道釋者不能道也及觀其自撰墓志又忍死作別裴相之章則知獨酌之詠豈空言哉

李白跌宕不羈鍾情於花酒風月則有矣而肯自縛於枯禪則知淡泊之味賢於啖炙遠矣白始學於白眉空得大地了鏡徹回旋寄輪風之旨中謁太山君得冥機發天光獨照謝世氛之旨晚見道崖則此心豁然更無凝滯矣所謂啓開七窗牖託宿掣電形是也後又有談玄之作云茫茫大夢中唯我獨先覺騰轉風火來假合作容貌問語前後際始知金僊妙則所得於佛氏者益遠矣許渾送栖元乘釋奉道詩云僊骨本微靈鶴遠法心潛動毒龍驚送勤尊師自邊將入道詩云蒼鷹出塞胡塵滅白鶴還鄉楚水深送李生乘官入道詩云水深魚避釣雲迴鶴辭籠皆獎之也至送僧南歸詩則云憐師不得隨師去已戴儒冠事素王豈渾亦有逃

儒之意耶

錢起投南山佛寺云洗足解塵纓忽覺天形寬庶將鏡中像盡作無生觀蓋知百骸九竅本非天形至悟真寺詩云更聞東林磬可聽不可說興中尋覺花寂爾諸象滅蓋知妙明真心不關諸象起於是理亦可謂超然者矣

蘇子由病酒肺疾發東坡告之以脩養之道有曰寸田可治生誰勸耕黃糲探懷得真藥不待君臣佐初如雪花積漸作櫻珠大隔牆聞三嚙隱隱如轉磨此鍊氣法也後至海上有道人傳以神守氣之訣云但向起時作還從作處收故天慶觀乳泉賦及養生論龍虎鉛汞論皆析理入微則知東坡於養生之道深矣

子由誦楞嚴經悟一解六心之義自言於此道更無疑然其作風痺詩乃有數盡吾則行未應墮冥漠之句則於理尚有礙也而東坡乃謂子由聞道先我何耶東坡奉新別子由詩云何以解我憂粗了一事大哭遯兒詩云中年忝聞道夢幻講已詳故贈錢道人

詩云首斷故應無斷者冰消那復有冰知主人苦苦令儂認認主人人竟是誰又云有主還須更有賓不知無鏡自無塵只從半夜安心後失卻當年覺痛人贈東林總老詩云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四萬八十偈他日如何舉似人如此等句雖宿禪老衲不能屈也

柳展如東坡甥也不問道於東坡而問道於山谷山谷作八詩贈之其間有寢興與時俱由我屈伸財飯羹自知味如此是道否之句是告之以佛理也其曰咸池浴日月深宅養靈根胸中浩然氣一家同化元是告之以道教也聖學魯東家恭惟同出自乘流去本遠遂有作書肆是告之以儒道也

歐陽永叔素不信釋氏之說如酬淨照師云佛說吾不學勞師忽款關吾方仁義急君且水雲閒酬惟悟師云子何獨吾慕自忘夷其身韓子亦嘗謂收斂加冠巾是也既登二府一日被病亟夢至一所見十人冠冕環坐一人云參政安得至此宜速反舍公出門

數步復往問之曰公等豈非釋氏所謂十王者乎曰然因問世人飯僧造經為亾人追福果有益乎荅云安得無益既寤病良已自是遂信佛法文康公得之於陳去非去非得之於公之孫恕當不妄葉少蘊守汝陰謁見永叔之子棗久之不出已而棗持數珠出謝曰今日適與家人共為佛事葉問其所以棗曰先公無恙時薛夫人已知此公弗之禁也

歐公嘗為感事詩曰僊境不可到誰知僊有無或乘九斑虬或駕五雲車往來幾萬里誰復遇諸途又為僊草詩曰世說有僊草得之能隱身僊書已怪妄此事况無文則凡神僊之說皆在所麾也而贈石唐山人詩乃云我昔曾為雜陽客偶向巖前坐磐石四字丹書萬仞崖神清之洞鎖樓臺雲深路絕無人到鸞鶴今應待我來何耶蔡約之云公守亳社日有許昌齡者得神僊之術來游太清宮公邀致州舍與語豁然有悟一日公問道許告以公屋宅已壞難復語此但明了前境猶庶幾焉所謂石唐山人詩乃公臨終

寄許之作也

余曾祖通議楊寅榜登科未四十致政享年八十七居江陰軍青
陽之上湖自號草堂逸老參佛日契嵩遂悟真諦嘗與嵩詩云山
禽唳曉四時別林藪戰秋千里空又云我悟儻來空世界師知休
去忘形骸又與智能上人詩云色空了了空還執體相如如相卽
非則知所得深矣又讀道藏一過故見於篇詠者多真僊語如僊
莖屢隕三危露真館常開四照花鵲渚曉煙飛玉洞琅池秋水接
星槎又云鍊成真氣發雙華還向囊中祕玉霞呪水夜潭龍怖劍
弄雲秋嶺鶴看家皆佳句也有注證道歌方外言詮行於世上湖
集二十卷弋陽酬唱三卷隱居唱和十卷藏於家
王勃示知己詩云客書同十奏臣劍已三奔則不爲無意於功名
者夢游僊詩云乘月披金枝連星解瓊佩則不爲無意於神仙者
是以登葛□山而思武侯之功宿仙居觀而思霓衣之侶也又觀
述懷擬古詩云僕生二十祀有志十數年下策圖富貴上策懷神

仙而二志竟不遂可勝歎哉

漢武好大喜功黷武嗜殺而乃齋戒求仙畢生不倦亦可謂癡絕
矣李頎王母歌云武皇齋戒承華殿端拱須臾王母見手指元梨
使帝食可以長生臨寓縣又云若能鍊魄去三尸後當見我天皇
所觀武帝所爲是能鍊魄去三尸者乎善哉東坡之論也安期與
羨門乘龍安在哉茂陵秋風客勸爾麾一杯帝鄉不可期楚些招
歸來言武帝非得僊之姿也又有安期生詩云嘗干重瞳子不見
龍準翁茂陵秋風客望祖猶蟻蟻海上如瓜棗可聞不可逢言安
期尚不見高祖而肯見武帝乎其薄武帝甚矣吳筠覽古詩云嘗
稽真仙道清淑祕眾煩秦皇及漢武焉得游其藩旣欲先宇宙仍
規後乾坤崇高與久遠物莫能兩存矧乃恣所欲荒淫伐靈根安
期反蓬萊王母還崑崙此詩殆與東坡之旨合
遠師作白蓮社與謝靈運陸脩靜等十八人爲社客獨陶淵明不
肯入社視眾人固已高矣無爲子楊次公又從而笑之其作廬山

五笑於陶有曰我笑陶彭澤聞鐘暗皺眉籃輿息回去已是出山
遲視彭澤又高一著矣

佛氏經律論合五千四十八卷實之大藏所以傳佛心印作將來
眼所補大矣樂天詩詞其間何所不有而實大藏何耶東都聖善
寺蘇州南禪院各有之且自著集序李公垂作詩美之曰永添鴻
寶集莫雜小乘經所謂盜憎主人者耶又觀題文集云身是鄧伯
道世無王仲宣只應分付女留與外孫傳於身後名亦太孜孜矣
自左元放蟬蛻之後金丹九轉之妙不聞久矣而葛玄之弟子鄭
隱得其訣玄之從孫諱洪乃加赤袒肘伏之禮而師之於是密訣
再傳按九域志葛洪鍊丹之處在天下者十有三湖州烏程縣葛
山者其一也山之上丹竈尚存人傳風雨之夕有大毬吞吐巖谷
閒其徒以爲丹光亦異矣山之麓有普照觀主者浩然頗有道業
余嘗贈之四絕句云餐霞吸溼炯方瞳時著青裙拜木公玉女投
壺天爲笑卻來繡嶺伴僊翁丹成誰羨伯陽山白犬騰空恐浪傳

未似尊師得丹訣火毬吞吐葛山前靈桃入手亦艱勤正一門中
近策勳未說趙昇王長在鵲鳴衣鉢已輸君舊得陰符虎口巖素
書添軸玉函緘君方濡筆書靈篆已有飛來青鳥銜山之下號菁
村蓋僊翁手蒔黃精取以壽其鄰里者故以名云

大觀中吳興郡有邵宗益者剖蚌將食中有珠現羅漢像偏袒右
肩矯首左顧衣紋畢具僧俗創見遂奉以歸慈感寺寺臨溪流建
炎間憲使楊應誠與客傳玩之次不覺越檻躍入水中亟禱佛求
之於煙波渺茫之中一索而獲噫亦異矣葉少蘊有詩云九淵幽
怪舞垂涎遊戲那知我獨尊應跡不辭從異類藏身何意戀窮源
歸來自說龍宮化久住方驚鷺嶺存此話須逢老摩詰圓通無礙
本無門曾公袞云不知一殼幾由旬能納須彌不動尊疑是吳興
清雲水直通方廣古靈源月沈濁水圓明在蓮出汗泥實性存隱
現去來初一致莫將虛幻點空門一時名公和篇甚眾今藏慈感
寺

有唐中葉淨屠中有四澄觀架支提以舍僧伽者洛中之澄觀也故退之元和五年爲洛陽令與之詩云火燒水轉掃地空突兀便高三百尺洛陽窮秋厭窮獨丁丁啄門疑啄木有僧來訪呼使前伏屏插腦高頰顙者也參無名大師爲華嚴疏主譯經潤文者會稽之澄觀也故裴休爲其塔銘云元和五年授僧統印歷九宗聖世爲七帝門師俗壽一百二者也傳燈錄有鎮國大師澄觀塔皇太子問心要有心心作佛無一心而非佛心處處成道無一塵而非佛國之句所造超詣豈若前二澄觀布金植福算沙窮海者之比哉又有曹谿別出第二世五臺山華嚴澄觀大師既有華嚴二字又有無名禪師法嗣之言似卽會稽之澄觀然錄云無機緣語句可錄則又非也

白日昇天之說上古無有也老子爲道家之祖未嘗言飛昇後之學道者稍知清虛寡欲則好事者必以白日上昇歸之見於僊記者抑何多耶如淮南王安漢史以爲自殺而神仙傳以爲白日上昇

天有雞鳴天上犬吠雲中之語其妄乃爾韓退之集載謝自然詩曰須臾自輕舉飄若風中煙人多以爲上昇而不知自然爲魅所著也故其末云噫乎彼寒女永託異物羣鮑溶寄陽鍊師詩云道士夜誦藥珠經白鶴下遶香煙聽夜移經盡人上鶴僊風吹入秋冥冥雖一時裊拂鍊師之言然亦豈儒者所當道哉曾南豐稱溶詩清約謹嚴違理者少觀此詩於理似未醇

唐張鍊師不知何人觀唐人贈其詩若有譏誚錢起云仙侶披雲集霞杯達曉傾同歡不可再朝夕赤龍迎劉禹錫云金縷機中拋錦字玉清臺上著霓衣雲衢不要吹簫伴只擬乘鸞獨自飛其華山女之流乎

金光明經載流水長者子以象負水救十千魚生初利天可謂悲濟之極報驗之速矣厥後見於記傳有放蟬得金放龜得印者其類甚多遂使上機生無緣之慈下士冀有因之果皆流水長者子之慈意也余居汎金溪上暇日率同志拏小舟載魚鼈蝦蟹命五

龍言陽秋卷十二
比邱誦寶勝佛名若十二因緣法作梵唄捨之溪中坐閒有請作
詩以紀一時之事者余輒爲書云漁師竟日漁水族作斤賣小捐
使鬼兄滿載獲鱗介鯢鯨未易羅所得亦殊態青蛙盡公私朱鮪
兼小大霜鱸尚貫鉤土負或黏塊輪困積文螺郭索走蒼蟹溼沫
相响濡自分煮薑芥豈知惻隱人規作江湖貸因呼小青翰收畱
舞澎湃跌坐延黑衣號佛指清瀨經飛流水篇梵起魚山唄傾盆
帶寒藻圍圍看于邁驚疑或依蒲喜躍或生喝快若鷹辭鞞歡如
囚破械定非校人池恐是餘不派願汝藉佛力永脫鉤網債口腹
聊爾耳香餌莫巨愛

韻語陽秋卷十二

韻語陽秋卷十三

杜甫詩云萬古仇池穴潛通小有天則仇池者必眞仙所舍之地
東坡在潁州夢至一官府顧視堂上榜曰仇池自後作詩往往自
稱仇池如記取和詩三益友他年弭節過仇池按唐書志成州同
谷縣有仇池與秦州接壤故老杜秦州雜詩嘗曰藏書聞禹穴讀
記憶仇池送韋十六赴同谷郡嘗曰受詞太白腳走馬仇池頭是
已歐陽仲醇父語人曰嘗夢上帝命我爲長白山主此何祥也明
年仲醇父以故東坡有詩云死爲長白山主名字書絳闕松漠紀聞
云長白山在冷山東南白衣觀音所居其山禽獸皆白人或穢其
間則致蛇虺之害則知福地何處無之白樂天蓬萊山王平甫之
靈芝宮歐永叔之神清洞皆有詩章以紀其異其亦仇池長白之
類歟

王仲致嘗奉使過仇池有九十九泉萬山環之可以避世如桃源
而老杜仇池詩乃謂近接西南境長懷十九泉何耶

史記蒙恬傳秦并天下使恬將三十萬眾北逐夷狄築長城延袤
萬餘里酈道元水經注亦云蒙恬築長城起自臨洮至於碣石東
暨遼海西並陰山凡萬餘里而魏陳琳作飲馬長城窟行乃云長
城何連連連連三千里王翰古長城吟云富國強兵二十年斂怨
興徭九千里何耶

汝人多苦癭故歐公汝癭詩云偃婦垂食益嬌嬰包卵殼無由辨
有頸有類龜縮殼梅聖俞詩云或如雞嗉滿或若蟻噉並女慙高
掩襟男衣闊裁領東坡量移汝州詩云闊領先裁蓋癭衣又云汝
陽囊盜吾何恥魯直汝州葉縣詩亦云癭民見我亦悠悠余嘗侍
先人知汝州見州治諸井皆以夾錫錢鎮之每井率數十千問其
故一老兵曰此邦饒風沙沙入井中人飲之則成癭夾錫錢所以
制沙土也因思無錫惠山泉清甘甲於浙者以有錫也則老兵
之言不妄矣

曹操入荊州孫權遣周瑜與劉備併力逆曹公遇於赤壁曹公軍

馬燒溺死者甚眾軍遂大敗蓋謂鄂州蒲圻縣赤壁也黃州亦有
赤壁但非周瑜所戰之地東坡嘗作賦曰西望夏口東望武昌非
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蓋亦疑之矣故作長短句云人道是三國
周郎赤壁謂之人道是則心知其非矣韓子蒼知黃州日聞賊起
旁郡有詩云齊安城畔山危立赤壁磯頭水倒流此地能令阿瞞
走小偷何敢下蘆洲遂直以齊安赤壁為周瑜所戰之地豈非因
東坡之語耶

俗云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言揚州天下之樂國如韋應物詩
云雄藩鎮楚郊地勢鬱岿巖嚴城動寒角曉騎蹋霜橋杜牧云秋
風放螢苑春草鬪雞臺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等句
猶未足以盡揚州之美至張祜詩云十里長街市井連月明橋上
看神僊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則是戀繆此境生死
以之者也隋煬帝不顧天下之重千乘萬騎錦纜牙檣來遊此都
竟藏骨於雷塘之下其所謂禪智山光好墓田者耶

錢塘風物湖山之美自古詩人標榜爲多如謝靈運云定山緬雲霧赤亭無滯薄鄭谷云潮來無別浦木落見他山張祜云青壁遠光凌鳥峻碧湖深影鑿人寒錢起云漁浦浪花搖素壁西陵樹色入秋窗之類皆錢塘城外江湖之景蓋行人客子於解鞍繫纜頃刻所見爾城中之景唯白樂天所賦最多所謂潮聲夜入伍員廟柳色春藏蘇小家大屋簷多裝雁齒小航船亦畫龍頭燈火萬家城四畔星河一道水中央至今尚有可考

荆州者上流之重鎮詩人賦詠多矣韓退之云窮冬或搖扇盛夏或重裘言氣候之不正劉夢得云渚宮楊柳暗麥城朝雉飛言城郭之荒涼張說云旃裘吳地盡髻薦楚言多言蠻夷之與鄰張九齡云枕席夷三峽關梁豁五湖言道路之四達若其邑屋之繁富山川之秀美則罕有言之者蓋自秦并楚之後宮室盡爲禾黍未易興復而況秦楚之後代代爲百戰爭奪之場耶故東坡渚宮詩備言楚王宮室之盛而繼之以秦兵西來取鍾虞故宮禾黍秋離

離千年壯觀不可復今之存者蓋已卑池空野迴樓閣小唯有深竹藏狐狸之句

漣水軍有真君泉在軍治園中東坡嘗題字於石欄又作長短句所謂勸客塵埃何處洗真君堂下寒泉水是也又有藍家井亦佳絕二水清甘無比嘗以惠山泉比試而惠泉翻不及余隨侍文康公僑寄此軍二年每日烹茶更用二水遂擯惠泉不用信知陸鴻漸茶經張又新水記皆虛語耳山谷省中烹茶詩云閣門井不落弟二竟陵谷簾定誤書亦謂此也歐公再至汝陰詩云水味甘於大明井則知天下甘泉不爲陸張所錄者何可勝數哉

白樂天九江春望詩云鑪煙豈異終南色益草靈殊渭北春益不忘蔡渡舊居也老杜偶題云故山迷白閣秋水憶黃陂益不忘秦中舊居也東坡橫翠閣詩云已見西湖懷濯錦更看橫翠憶峩眉殆亦此意

蘇東坡兄弟以仕宦久不得歸蜀懷歸之心屢見於篇詠東坡金

山詩云江山如此不歸山江神見怪驚我頑我謝江神豈得已有
田不歸如江水送程六表弟詩云憑君寄謝江東叟念我空見長
安日浮江泝蜀有成言江水在此吾不食子由汝南遷居詩云病
暑暑已退思歸未成歸初得南園云千里故園魂夢裏百年生事
寂寥中及子由穎濱買宅坡又和其詩云劍關大道車方軌君自
不歸歸何難山中故人應大笑築室種柳何時還則二蘇未嘗一
日不懷歸也嘉祐丙申歲老蘇在京師乃有厭蜀之意嘗有意嵩
山之下洛水之上買地築室而居故爲詩曰岷山之陽土如腴江
水清清多鯉魚古人居之富者眾我獨厭倦思移居是時鄉人陳
景回自蜀居蔡故以是詩告之則是二蘇欲歸蜀而老蘇欲出蜀
也厥後老蘇葬於蜀而治命指其墓傍庚壬地爲二子之藏而二
子終不得歸焉信知人事不可期也又歐永叔居官之日多然志
未嘗一日不在穎也下直詩云終當自駕柴車去獨結茆廬潁水
西齋宮僞書云誰爲寄聲潁潁客此生終不負漁竿呈同行三公

云買地淮山北垂竿潁水東秋懷詩云鹿車終自駕歸去潁東田
送職方云三年解組來歸日吾已先耕潁水頭書懷云潁水多年
已結廬白首歸來一鹿車表海亭云潁田二頃春蕪沒安得柴車
自駕還青州書事云君恩天地不違物歸去行歌潁水傍謝石枕
蘄簞詩云終當卷簞攜枕去築室買田潁潁尾清明日詩云有田
清潁間尚可事桑麻安得一黃犢幅巾駕柴車送祖擇之云待君
今日我何爲手把鋤犁汝陰叟歸田樂云吾已買田清潁上更欲
臨流作釣磯觀其思歸之言重複如是豈懷祿固位者哉老杜云
非無江海志瀟灑送日月生逢堯舜君不忍便永訣此永叔志也
晉孝武初奉佛法立精舍於殿內引沙門居之故今人皆以佛寺
爲精舍殊不知精舍者乃儒者教授生徒之處後漢包成檀敷劉
淑傳皆有立精舍教授生徒之文謝靈運石壁精舍詩曰披拂趨
南徑愉說偃東扉皆靈運所居之境非佛寺也故李善注云精舍
者今讀書齋是也葉少蘊所居號石林精舍蓋用此義

白樂天所至處必築居在渭上有蔡渡之居在江州有草堂之居
 在長安有新昌之居在洛中有履道之居皆有詩以紀勝故其自
 謂云予自幼迨老若白屋若朱門凡所止雖一日二日輒復簣土
 為臺聚拳石為山環斗水為池所謂君子之居一日必葺者耶
 梅聖俞寄題歐公醉翁亭詩云日暮使君歸野老紛紛至但畱山
 鳥嘯與伴松間吹借問結廬何使君游息地借問醉者何使君閒
 適意借問鐫者何使君自為記全體歐公醉翁亭記而作余謂滁
 之山水得歐文而愈光歐公之文得梅擬而愈重
 晉謝安居金陵之冶城洎廢李太白嘗營園其上賦詩云冶城訪
 古跡猶有謝安墩梧桐識佳木蕙草畱芳根後為王荆公之居公
 為詩曰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來墩屬我不
 應墩姓尚隨公至於敘其所居草木則又有詩云千枚孫嶧陽萬
 本母淇澳滿門陶令株彌岸韓侯款跳鱗出重錦舞羽墮輦玉此
 等句抑可以想像其林巒之盛今復為瓦礫之場矣可勝歎哉

韓文公宦游四方險阻艱難莫甚於登華山汎洞庭之時答張徹
 詩云洛邑得休告華山窮絕徑倚巖睨海浪引袖拂天星磴薛達
 拳局梯颯颯伶俜贈張一一詩云蒼茫河庭岸與子維雙舟霧雨
 晦爭泄波濤怒相投雞犬斷四聽糧絕誰與謀觀此尚可寒心也
 韋應物聽嘉陵江聲云水性自云靜石中本無聲如何兩相激雷
 轉空山鳴贈李詹云絲桐本異質音響合自然吾觀造化意二物
 相因緣二詩意頗相類然應物未曉所謂非因非緣亦非自然者
 皇祐三年荆公倅舒與道人文銳弟安國擁火遊石牛洞翫李習
 之題字聽泉而歸故有詩曰水泠泠而化出山靡靡而旁圍欲窮
 源而不得竟悵望而空歸元豐間魯直嘗至其處亦題詩云司命
 無心播物祖師有記傳衣白雲橫而不度高鳥倦而猶飛蓋效其
 作也見無咎續楚詞載荆公詞以謂二十四言具六藝羣言之遺
 味故與經學典策之文俱傳未曉其說也
 煙霞泉石隱遁者得之宦遊而癖此者鮮矣謝靈運為永嘉謝元

暉為宣城境中佳處雙旌五馬游歷殆徧詩章吟詠甚多然終不若隱遁者藜杖芒鞋之為適也元暉敬亭山詩云我行雖紆組兼得尋幽蹊板橋詩云既歡懷祿情復叶滄洲趣自謂兩得之者其後又有鼓吹登山之曲且松下喝道李商隱猶謂之殺風景而況於鼓吹乎韋應物歐永叔皆作滁州太守應物遊琅琊山則曰鳴騶響幽澗前旌耀崇岡永叔則不然遊石子澗詩云麋鹿魚鳥莫驚怪太守不將車騎來又云使君厭騎從車馬畱山前行歌招野叟共步青林閒遊山當如是也

虞巡之事遠矣後世莫能知其詩也若周穆王者勞民費財從事於八荒之遠豈人君之美事乎顏延年應詔觀北湖詩乃云周御窮轍跡夏載歷山川蓄軫豈明懋善游皆聖僊侍遊曲阿詩又云虞風載帝狩夏諺頌王遊春方動宸駕望幸領五州是開人君遊豫流亾之心非所謂告以善道者也

扈從明皇南出雀鼠谷張說作詩和章甚眾皆不若王邱之作為

工如花縟前茅仗霜嚴後殿戈戍雲開晉嶺江雁入汾河北土分堯俗南風動舜歌之句未有及之者唐朝推燕許而王邱不以詩名觀燕許之作慚於邱多矣至王光庭者寒隨汾谷盡春逐晉郊來而趙冬曦復云寒依汾谷去春入晉郊來更相剽竊如此又不足論也

徐凝瀑布詩云千古猶疑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或謂樂天有賽不得之語獨未見李白詩耳李白望廬山瀑布詩云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故東坡云帝遣銀河一派垂古來唯有謫僊詞以余觀之銀河一派猶涉比類未若白前篇云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鑿空道出為可喜也

張又新品天下甘泉以常州惠山泉為第二東坡謂閒攜天上小團月來試人間第二泉是也荆門軍亦有惠泉李德裕有詩題於泉上云茲泉由太潔終不蓄纖鱗到底清何益涵虛祇自貧至今碑版存焉小說載德裕在中書置水遞以取惠山泉一僧指昊天

觀井謂與惠山水脈相通辨之味同遂停水遞其好水殆成癖矣
荆門惠泉本名蒙泉沈傳師有蒙泉聊息駕可以洗君心之句而
德裕乃直名曰惠泉豈非思惠山泉不可得求其似者而強名之
歟然德裕嘗令所親取揚子江中冷水其人醉忘乃汲石城水以
給之德裕能辨其非是審爾其可以蒙泉爲惠泉而自欺乎
元次山結屋浯溪之上有三吾焉因水而吾之則曰浯溪因屋而
吾之則曰唐亭因石而吾之則曰嵒臺蓋取我所獨有之義故自
爲銘曰命之曰吾旌吾獨有噫次山何其不達之甚耶且身非我
有是天地之委形生非我有是天地之委和性命非我有是天地
之委順孫子非我有是天地之委蛻而次山乃區區然認山川叢
薄之微惑其靈臺認爲我有抑可哀也已莊子曰獨往獨來是謂
獨有獨有之人是謂至貴次山儻知此乎司馬溫公有園名獨樂
嘗爲記云叟之所樂者寂寞固陋皆眾所鄙笑雖推以予人人且
不取安得強之乎必也有人肯同此樂則再拜而獻之豈能專哉

故東坡爲賦詩云雖云與眾樂中有獨樂者才全德不形所貴知
我寡惟溫公獨有之道蘊於胸中故東坡獨樂之章形於筆下與
次山所見殆霄壤矣

空同山汝州岷州俱有之老杜送高適書記赴武威詩云空同小
麥熟且願休王師又以詩寄之云主將收才子空同足凱歌皆謂
岷州之空同也杜乃用之於武威之詩何哉蓋武威唐爲涼州都
督府與岷州俱隸隴右道則送適詩雖及之無傷也莊子載黃帝
見廣成子於空同之上史記亦載黃帝西至於空同成元英疏莊
子謂在京西北界則是以爲汝州之空同韋昭注史記乃謂在隴
右則是以爲岷州之空同將孰信耶余謂莊生述黃帝問道又言
遊襄城登具茨訪大隗其地皆與汝州接則是汝州空同無疑矣
余嘗至汝登茲山而訪遺迹有所謂廣成澤者有所謂廣成城者
有所謂廣成廟者宣和間太守林時敷嘗以是奏請建道觀詔從
之其考之詳矣寰宇記又載涇州保定縣有笄頭山一名空同山

音韻陽秋卷十三
亦以爲黃帝問道之地益無的據而盧正援爾雅之說謂北戴斗
極爲空同其地遠華夏之君所不到此又荒忽怪誕之言也

韻語陽秋卷十三

韻語陽秋卷十四
本朝書米元章蔡君謨爲冠餘子莫及君謨始學周越書其變體
出於顏平原元章始學羅遜漢王譙書其變體出於王子敬君謨
泉州橋柱題記絕過平原元章鎮江焦山方丈六版壁所書與子
敬行筆絕相類藝至於此亦難矣東坡贈六觀老人詩云草書非
學聊自悟落筆已喚周越奴則越之書未甚高也襄陽學記乃羅
遜書元章亦襄陽人始效其作至於筆挽萬鈞沈著痛快處遜法
豈能盡耶
東坡詩云元章作書日千紙平生自苦誰與美畫地爲餅未必似
要令癡兒出饑水如此等句似非知元章書者晚年尺牘中語乃
不然所謂嶺海八年念吾元章滿往凌雲之氣清雄絕俗之文超
邁入神之字何時見之以洗瘴毒又云恨二十年相從知元章不
盡所謂畫地爲餅未必似者其知元章不盡者歟
王摩詰自謂宿世謬詞客前身眞畫師故竇蒙所著畫拾遺稱之

云詩合國風公幹之能畫關山水子華之聖加以心融物外道契
元微則其用筆清潤秀整豈他人之可並哉余在毗陵見孫潤夫
家有王維畫孟浩然像絹素敗爛丹青已渝維題其上云維常見
孟公吟曰日暮馬行疾城荒人住稀又吟曰桂席數千里名山都
未逢泊舟尋陽郭始見香鑪峰余因美其風調至所舍圖於素軸
又有太子文學陸羽鴻漸序云昔周王得駿馬山谷之人獻神馬
八匹葉公好假龍庭下見真龍一頭顏太師好異典郭山人閱贈
金匱文李法曹好古篆莫居士贈玉筋字此四者得非氣合不召
而至焉中園生舊任杞王府戶曹任廣州司馬金陵崔中字子向
家有古今圖畫一百餘軸其石上蕃僧巖中二隱西方無量壽佛
天下第一余有王右丞畫襄陽孟公馬上吟詩圖并其記此亦謂
之一絕故贈焉以裨中園生畫府之闕唐正元□年正月二十有
一日志之後有本朝張洎題識云癸未歲余為尚書郎在京師客
有好事者浚儀橋逆旅見王右丞襄陽圖尋訪之已為人取去他

日有吳僧楚南挈圖而至問其所來即浚儀橋之本也雖縑軸塵
古尚可窺覽觀右丞筆迹窮極神妙襄陽之狀頽而長峭而瘦衣
白袍靴帽重戴乘款段馬一童總角提書笈負琴而從風儀落落
凜然如生復觀陸文學題記辭翰奇絕金匱文前史遺事中園生
彼何人斯按孟君當開元天寶之際詩名籍甚一遊長安右丞傾
蓋延譽或云右丞見其勝己不能薦於天子因坎珂而終故襄陽
別右丞詩云當路寧相似知音世所希乃其事也予頃在金城亦
曾見一圖蓋傳寫之本所題詩後有水落魚梁淺天寒夢澤深之
句今真本即無故事存焉以遺來者孟冬十有一日南譙張洎題
潤夫謂此畫是維親筆無疑余謂曰此俗工搨本也張洎謂襄陽
之狀頽而長峭而瘦今所繪乃一矮肥俗子爾徐觀其題識三篇
字皆一體魯魚之誤尤多信非維筆潤夫然之因以題識書於此
○韓幹畫馬妙絕一時杜子美嘗贊之云韓幹畫馬毫端有神驊
驪老大腰裏清新此畫與贊舊藏李後主家其後李伯時得之則

馬四足已敗爛伯時題之云此馬雖無追風奔電之足然具有生氣因自作四足以補之遂爲伯時家畫譜中第一一日出以示王公明之祖祖甚愛之時祖有商鼎亦甚珍惜王曰如能以韓畫相易不敢靳也於是贈商鼎而得其畫今見藏公明家余壻沈子直嘗見極愛之爲余言此余因作六字四言云則足俄然增足蹶蹶那害全蹶還解追風奔電不妨一躍檀溪後見張文潛集有蕭朝散韓幹馬圖凶後足詩殆與此相類豈幹之畫馬尤妙於足天工勅六丁雷電下取將耶

張長史以醉故草書入神老杜所謂楊公拂篋笥舒卷忘寢食念昔揮毫端不獨觀酒德是也許道寧以醉故畫入神山谷所謂往逢醉許在長安蠻溪大硯摩松煙醉拈枯筆墨淋浪勢若山崩不停手是也大抵書畫貴胸中無滯小有所拘則所謂神氣者逝矣鍾王顧陸不假之酒而能神者上機之士也如張許輩非酒安能神哉

祕省古今名畫殆充棟宇余在省歲久與同舍郎日取數軸評翫殆有啗肉之味如所用絹素凡涉名筆必密緻緊厚蓋慮其易敗也老杜戲韋偃爲雙松歌云我有一匹好東絹重之不減錦繡段請君放筆爲直幹則偃筆之妙非好東絹不與也米元章畫史云古畫唐初皆生絹後來皆以熟湯半熟入粉槌如銀版故作人物精彩今人收唐畫必以絹辨見文粗便謂不唐非也余謂用粉槌絹固善然視他絹丹青尤易渝也

魯直云小字莫作癡凍蠅樂毅論勝遺教經又嘗云遺教經或云羲之書在楷法中小不及樂毅論然清新方重度越蕭子雲數等則是小字中樂毅論爲冠絕也米氏書畫史云樂毅論智永跋云梁世摹出天下珍之內書誤兩字以雌黃塗定世無此本余於杭州天竺僧處得一本有改誤兩字又不闕唐諱是梁本也

唐明皇使韓幹師陳闓畫馬及畫成明皇怪不與闓同幹奏曰臣之師卽陛下內廄馬也上異之其後盡入神品按老杜丹青引贈

曹霸云弟子韓幹早入室亦能畫馬窮殊相則幹之師乃曹霸爾孰謂師內廐馬便能盡毫端之妙乎

世傳職貢圖乃閣立本所畫東坡作詩亦云本筆所謂音容獐獍股奇龐橫絕隴海逾溥瀧吟禽瑰產爭牽杠名王解辯卻蓋幢者也按朱景元畫錄謂職貢圖乃其弟立德所作立本所畫諸國王粉本爾

薛稷不特以書名而畫亦居神品老杜所謂我游梓州東遺迹涪江邊畫藏青蓮界書入金牒懸是也杜又有薛少保畫鶴一篇所謂薛公十一鶴皆寫青田真是也余謂陸探微作一筆畫實得張伯英草書訣張僧繇點曳所拂實得衛夫人筆陣圖訣吳道子又授筆法於張長史信書畫用筆同一三昧薛稷書法雁行褚河南而丹青之妙乃復如詩當是書法三昧中流出也先帝天馬玉花驄畫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牽來赤墀下迴立閭闔生長風此老杜贈曹將軍詩也張彥遠畫記乃云曹霸仕至太府寺丞杜甫嘗贈

之歌明皇御廐有馬名玉花驄詔令圖之誤矣又南齊謝赫作古畫品錄云曹弗興之迹殆莫復傳唯祕閣之內一龍而已而裴孝源公私錄畫乃有曹弗興畫二卷謂九州名山圖秦皇東遊圖如此將孰信耶

歐陽文忠公詩云古畫畫意不畫形梅詩詠物無隱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見詩如見畫東坡詩云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賦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或謂二公所論不以形似當畫何物曰非謂畫牛作馬也但以氣韻為主爾謝赫云衛協之畫雖不該備形妙而有氣韻凌跨雄傑其此之謂乎陳去非作墨梅詩云含章簷下春風面造化工成秋兔毫意得不求顏色似前身相馬九方臯後之鑒畫者如得九方臯相馬法則善矣自古畫維摩詰者多矣陸探微張僧繇吳道子皆筆法奇古然不若顧長康之神妙故老杜送許八歸江寧詩云虎頭金粟影神妙獨難忘言長康畫維摩詰在焉故也維摩詰號金粟如來虎頭者

長康小字也而釋者乃謂虎頭為維摩相金粟者釋有金粟豈不
誤哉江寧瓦棺寺建康府城之西南今戒壇寺即遺基也按京師
寺記云興寧中瓦棺寺初置士大夫捐金帛未有過十萬者長康
素貧遂鳴刹注百萬人皆疑之已而於北殿畫維摩像一軀與戴
安道所為文殊對峙佛光照耀觀者如堵遂得錢百萬則虎頭筆
蹟為當時所宗重可知矣薦更兵火壁既不存而畫亦不可得見
近歲京口都聖與來為建康總領首詢維摩不存之因寺僧莫能
答因語之曰某守南雄嘗有人示石碣云唐會昌中杜牧嘗寄瓦
棺維摩摹本于陳穎張彥遠刻於郡齋某因求陳穎之本又刻於
南雄尚有墨本在篋笥當以付子宜刻之戒壇庶幾舊物復歸而
觀者皆知顧筆神妙果如此亦可以為戒壇之異事僧乃刻之
顏平原書妙天下迹其所自雖投法於其舅商仲容然究其妙處
得於張顛為多余家舊藏數碑皆用筆清勁而剛方之氣如其為
人真山谷所謂筆法錐沙屋漏心期曉日秋霜者耶

漢張芝嘗自品其書云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故世之言
惡札者必曰羅趙東坡贈孫莘老詩云龔黃側畔難言政羅趙前
頭且銜書言羅趙者譏莘老書不工也羅謂羅暉趙謂趙襲按張
彥遠法書要錄云龔與暉並以能草見重關西矜巧自銜眾頗惑
之則謂之惡札亦冤矣

竇泉作述書賦於前而竇永作述書賦於後凡能書之士殆無遺
矣永稱其兄蒙書云包羅體冠眾賢手運目擊瞬息彌年而蒙亦
稱永云翰墨斯張王文章凌班馬詩藻雄贍草隸精深後永以蒙
有詩云季江留破在子敬與琴匹其傷之深矣若二人者游藝絕
倫友誼尤篤真難兄難弟哉米芾書畫史載晉庾翼真跡在張齊
賢孫直清家古黃麻紙全幅上有竇蒙審定印則知蒙精鑒博識
舊矣

韓退之云凡為文詞宜略識字遂從歸登學科斗書則知留意字
學者當以識字為本也顏魯公書蹟冠當代有干祿字樣行於世

者畏學書者不識字爾退之詩云阿買不識字頗知書八分詩成使之寫亦足張吾軍豈非貶之之辭耶又按擇木以八分受知於明皇固嘗與蔡有鄰顧文學並直供侍故老杜有分日示諸王鉤深法更祕之語而謂之不識字可乎以是二說校之則阿買非擇木明矣

米元章書畫奇絕從人借古本自臨搨臨竟併與臨本真本還其家令自擇其一而其家不能辨也以此得人古書畫甚多東坡屢有詩譏之二王書跋尾則云錦囊玉軸來無趾粲然奪真擬聖智又云巧偷豪奪古來一笑誰似癡虎頭山谷亦有戲贈云滄江靜夜虹貫月定是米家書畫船余謂人之嗜好耽著乃至於此元章嘗以九物換劉季孫子敬帖不獲其意歉然張芸叟作詩云請君出奇帖與此九物并今日投汴水明日到滄溟又有破紙博珠玉之句此詩亦可以警膏肓於書畫者

左傳云周成王蒐於岐陽而韓退之石鼓歌則曰宣王所謂宣王

憤起揮天戈蒐於岐陽騁雄俊是也韋應物石鼓歌則曰文王所謂周文大獵岐之陽刻石表功何煒煌是也唐蘇氏載記云石鼓文謂周宣王獵碣共十鼓東坡石鼓詩亦云憶昔周宣歌鴻雁方召聯翩賜圭卣不知韋詩云周文安據乎歐永叔云前世所傳古遠奇怪之事類多虛誕而難信況傳記不載不知韋韓二君何據而有此說也梅聖俞亦有詩云傳至我朝一鼓亾九鼓缺剝文失行兵人偶見安碣牀云鼓作曰刳中央心喜遺篆猶在旁以曰易曰庸何傷神物會合居一方此與延平寶劍何異哉

東坡評張顛懷素草書云張顛醉素兩禿翁追逐世好稱書工有如市倡抹青紅卑之甚矣至評六觀老大草書則云心如死灰實不枯逢場作戲三昧俱蒼鼠奮髯飲松腴剡溪玉脰開雪膚夏雲天飛萬人呼莫作羞癡楊氏姝則知坡之所喜者貴於自然雕鐫而成者非所貴也然張顛自言見公主擔夫爭道而得筆法觀公孫大娘舞劍器而得神俊僧懷素自言吾觀夏雲多奇峰輒師之

謂夏雲因風變化無常勢草書亦當爾則二人筆法固亦出於自
然而坡去取之異如此何耶李頎贈頎詩云皓首窮草隸時稱太
湖精則知顛又精於隸書錢起贈素詩曰妙盡伯英書能翻梵王
字則知素又精於梵字苑舍人亦能梵字故王維贈詩云梵詞共
許勝揚馬梵字何人辨魯魚言世人識梵字者少也
韓擇木作八分書師蔡邕法風流開媚號伯喈中興蔡有鄰亦善
八分其始拙弱至天寶遂精故杜子美贈李潮八分歌云尚書韓
擇木騎曹蔡有鄰開元已來數八分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又有
送顧八分適洪吉州詩亦引二人者以比顧所謂昔在開元中韓
蔡同最屬三人並入直恩澤各不二是也明皇八分師擇木嘗於
彩牋上書以賜張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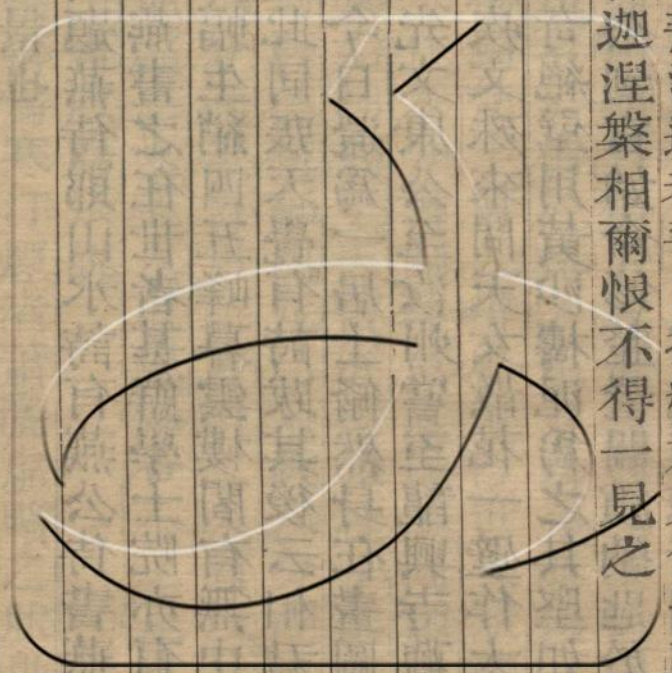
僧惠崇善為寒汀煙渚蕭灑虛曠之狀世謂惠崇小景畫家多喜
之故魯直詩云惠崇筆下開江面萬里晴波向落暉梅影橫斜人
不見鴛鴦相對浴紅衣東坡詩云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煖鴨

先知萋蒿滿地蘆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時舒王詩云畫史紛紛何
足數惠崇晚出吾最許沙平水澹西江浦鳧雁靜立將儔侶皆謂
其工小景也

王荆公題燕侍郎山水詩有燕公侍書燕王府王求一筆終不與
之句故燕畫之在世者甚鮮學士院亦有燕侍郎畫圖荆公有一
絕云六幅生綃四五峰暮雲樓閣有無中去年今日長千里遙望
鍾山與此同張天覺有詩跋其後云相君開卷憶江東髯鬚鍾山
與此同今日還為一居士翛然身在畫圖中

余時隨先文康公至汝州嘗至龍興寺觀吳道子畫兩壁一壁作
維摩示疾文殊來問天女散花一壁作太子遊四門釋迦降魔成
道筆法奇絕壁用黃沙擣泥為之其堅如鐵然土人不知愛重宣
和間先公到官始命修整置關鎖納匙於郡治後劉元忠傳得東
坡寄子由詩方知子由曾施百練所謂似聞遺墨畱汝海古壁蝸
涎可垂涕力捐金帛扶棟宇錯落浮雲捲秋霽是也坡集載鳳翔

普門開元吳畫詩所謂亭亭雙林間彩暈扶桑瞰中有至人談寂滅悟者悲涕迷者手自捫蠻君鬼伯千萬萬相排競進頭如鼇當是作釋迦涅槃相爾恨不得一見之



韻語陽秋卷十四

韻語陽秋卷十五

霓裳羽衣舞始於開元盛於天寶今寂不傳矣白樂天作歌和元微之云今年五月至蘇州朝鐘暮角催白頭貪看案牘常侵夜不聽笙歌直到秋秋來無事多閒悶忽憶霓裳無處問君部內多樂徒問有霓裳舞者無答云蘇州七縣十萬戶無人知有霓裳舞唯寄長歌與我來題作霓裳羽衣譜想其千姿萬狀綴兆聲具載於長歌按歌而譜可傳也今元集不載此惜哉賴有白詩可見一二爾虹裳霞帔步搖冠細纓纍纍佩珊珊者言所飾之服也又曰散序六奏未動衣中序擘騷初入拍繁音急節十二徧唳鶴曲終長引聲言所奏之曲也而唐會要謂破陣樂赤白桃李花望瀛霓裳羽衣總名法曲今世所傳望瀛亦十二徧散序無拍曲終亦長引聲若樂奏望瀛亦可髣髴其遺意也又曰君言此舞難得人須是傾城可憐女言所用之人也然所用之人未詳其數若曰玉鉤闌下香案前案前舞者顏如玉則疑用一人若曰李娟張態君

莫嫌亦擬隨宜且教取則又疑用二人然明皇每用楊太真舞故
長恨詞云風吹僊袂飄飄舉猶似霓裳羽衣舞則當以一人為正
鄭嵎津陽門詩注葉法善引明皇入月宮聞樂歸笛寫其半會西
涼府楊敬述進婆羅門曲聲調脗合按之便韻乃合二者製霓裳
羽衣之曲沈存中云霓裳曲用葉法善月中所聞為散序以楊敬
述所進為其腔末知所據也又謂霓裳乃道調法曲若以為道調
則誤矣樂天高陽觀夜奏霓裳云開元遺曲自淒涼況近秋天調
是商則霓裳用商調非道調明矣厥後文人往往指霓裳為亡國
之音故杜牧詩云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來

明皇雜錄云天寶中上命宮中女子數百人為梨園弟子皆居宜
春北院上素曉音律時有馬僊期李龜年賀懷智皆洞知律度而
龜年恩寵尤盛自祿山之亂散亡無幾老杜逢李龜年云岐王宅
裏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
白樂天云白頭病叟泣且言祿山未亂入梨園歡娛未足燕寇至

萬人死盡一身存又有梨園弟子詩云白頭垂淚語梨園五十年
前雨露恩莫問華清今日事滿山紅葉鎖宮門讀之可為悽愴
也白樂天在江州聞商婦琵琶則曰豈無山歌與村笛嘔啞嘲啾
難為聽今夜聞君琵琶語如聽仙樂耳暫明在巴峽聞琵琶云絃
清撥利語錚錚背卻殘燈就月明賴是無心惆悵事不然爭奈子
絃聲至其後作霓裳羽衣歌乃曰湓城但聽山魃語巴峽唯聞杜
鵑哭乍賢乍佞何至如此之甚乎韓退之美石鼓之篆至有義之
俗書逞姿媚之語亦強此弱彼之過也
許渾韶州夜讌詩云鸚鵡未知狂客醉鸚鵡先聽美人歌聽歌鸚
鵡詞云南國多情多豔詞鸚鵡清怨遠梁飛又有聽吹鸚鵡一絕
知其為當時新聲而未知其所以及觀李白詩云客有桂陽至能
吟山鷓鴣清風動窗竹越鳥起相呼鄭谷亦有佳人才唱翠眉低
之句而繼之以相呼相應湘江闊則知鸚鵡曲效鸚鵡之聲故能

使鳥相呼矣

劉夢得竹枝九篇其一云白帝城頭春草生白鹽山下蜀江清其一云瞿塘嘈嘈十二灘此中道路古來難其一云城西門前滯滯堆年年波浪不曾摧又言昭君坊瀼西春之類皆夔州事乃夢得爲夔州刺史時所作而史稱夢得爲武陵司馬作竹枝詞誤矣郭茂倩樂府詩集言唐正元中劉禹錫在沅湘以俚歌鄙陋乃依騷人九歌作竹枝辭九章則茂倩亦以爲武陵所作當是從史所書也

王維因鼓鬱輪袍登第而集中無琵琶詩畫思入神山水平遠雲勢石色繪者以爲天機所到而集中無畫詩豈非藝成而下不欲言耶抑以樂而娛貴主以畫而奉權圓而不欲言耶

張衡作南都賦云怨西荆之折盤李善云卽楚舞也折盤舞貌余謂盤有兩義亦有槃舞也張衡七盤舞賦云厯七盤而縱躡鮑昭詩云七盤起長袖樂府詩云妍袖陵七盤宋書樂志曰盤舞漢曲

也漢有柷舞而晉加之以杯言接杯盤於手上而反覆之至危也凡此者皆謂用槃而舞非盤旋之義

宋書樂志有白紵舞樂府解題譽白紵白質如輕雲色如銀製以爲袍餘作巾袍以光軀巾拂塵王建云新縫白紵舞衣成來遲邀得吳王迎元稹云西施自舞王自管白紵翩翩鶴翎散則白紵舞衣也王建云新換霓裳月色裙豈霓裳羽衣舞亦用白耶柘枝舞起於南蠻諸國而盛於李唐得於今者尚其遺制也章孝標云柘枝初出鼓聲招花鈿羅裙聳細腰言當招之以鼓張承福云白雪慢回拋舊態黃鸝嬌轉唱新詞言當雜之以歌今制亦爾而鄭在德詩云三敲畫鼓聲催急一朵紅蓮出水遲則所用者一人而已法振詩云畫鼓催來錦臂攘小娥雙起整霓裳則所用者又二人按樂苑用二女童帽施金鈴林轉有聲其來也於二蓮花中藏花拆而後見則當以二人爲正今或用五人與古小異矣鳳將雛曲吳兢樂府題要云漢世樂曲名也而郭茂倩樂府詩集

中無此詞獨通典載應璩百一詩云爲作陌上桑反言鳳將雛張
正見置酒高殿上云琴挑鳳將雛當是用相如鼓琴挑云鳳兮歸
故鄉四海求其皇之義則此曲其來久矣按晉書樂志吳聲十曲
一曰子夜二曰上柱三曰鳳將雛此三曲自漢至梁有歌今不傳
矣故東坡寄劉孝叔詩云平生學問止流俗眾裏笙竽誰比數忽
令獨奏鳳將雛會卒欲吹那得譜言古有名而今無譜也岑參蓋
將軍歌云美人一雙閒且都朱唇翠眉映明臚清歌一曲世所無
今日喜聞鳳將雛非謂歌鳳將雛也但取世所無之義爾
文選載石季倫昭君辭云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
其道路之思昭君亦然則馬上彈琵琶非昭君自彈也故孟浩然
涼州詞云故地迢迢三萬里那堪馬上送明君而東坡古纏頭曲
乃云翠鬟女子年十七指法已似呼韓婦梅聖俞明妃曲亦云月
下琵琶旋製聲手彈心苦誰知得則皆以爲昭君自彈琵琶豈別
有所據耶

歐永叔見楊直講女奴彈琵琶云嬌兒兩幅青布裙三腳木牀坐
調曲雖然可愛眉目秀無奈長飢頭項縮梅聖俞和篇亦云不肯
那錢買珠翠任從堆插階前菊功曹時借乃許出他日求觀龜殼
縮亦可以想見風采矣永叔倒殘壺得酒於筐篋開得枯魚強飲
疾醉之時亦有小婢鳴絃佐酒所謂小婢立我前赤腳兩髻丫軋
軋鳴雙絃正如癩嘔啞議者謂亦與楊家嬌兒不遠余謂永叔作
此詩時已爲內相觀其所作長短句皆富豔語不應當此以汗尊
俎永叔特自謙之辭爾梅聖俞嘗和其詩云公家八九妹鬢髮如
盤鴟朱唇白玉膚參年始破瓜則永叔所言赤腳者非誠語無疑
矣

唐明皇酷好羯鼓汝陽王璣精於其事明皇喜之屢有賞資東坡
所謂汝陽眞天人破帽插紅椹纏頭三百萬不買一笑哂是也杜
甫嘗以詩二十韻贈之有云聖情常有眷朝退若無憑僊醴來浮
蟻奇毛或賜鷹則當時恩寵之盛可知矣甫嘗有詩稱之曰筆飛

鸞聳立章罷鳳鸞騰美其書翰之妙也又稱之曰箭出飛鞞內上
 又回翠麟美其射御之精也則其可喜處豈特羯鼓而已哉
 晉書阮咸傳云咸善琵琶今有圓槽而十三柱者世號阮亦謂阮
 咸相傳謂阮咸所作故以為名而咸傳乃不及此山谷聽宋宗儒
 摘阮歌云手揮琵琶送飛鴻促絃聒醉驚客起圓壁庚庚有橫理
 閉門三月傳國工身今親見阮仲容則亦以為仲容所作豈咸用
 琵琶餘製而作阮耶又有所謂五絃者唐書樂志云如琵琶而小
 北國所出樂工裴神符初以手彈太宗說甚後人習為搗琵琶則
 五絃之製亦出於琵琶也樂天有五絃彈詩云趙璧知君入骨愛
 五絃一一為君調又云唯憂趙璧白髮生老死人閒無此聲想其
 搗彈之妙冠古絕今人未易企及也嘗觀國史補云人問壁彈五
 絃之術壁曰吾之於五絃也始則神遇之終則天隨之眼如耳耳
 如鼻不知五絃之為壁壁之為五絃也其莊周所謂用志不分乃
 凝於神者乎韋應物云古刀幽磬初相觸干珠貫斷落寒玉張祐

云小小月輪中斜抽半袖紅元稹云促節頻催漸繁撥珠幢斗絕
 金鈴掉亦可見五絃聲韻製作之髣髴矣

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歎豈若後世務為哇淫綺靡之
 音哉楊惲云家本秦也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韓愈曰已
 令孺人戛鳴瑟更遣稚子傳清杯杜甫云何時詔此金錢會慙醉
 佳人錦瑟旁是皆作於婦人之手而用於酒酣之時已非朱絃疏
 越之意矣錢起為湘靈鼓瑟詩云馮夷空自舞楚客不堪聽鮑溶
 云絲減悲不減器新聲更古一絃有餘哀何況二十五二公之詠
 於一唱三歎之旨幾矣善哉白樂天之論也正始之音其若何朱
 絃疏越清廟歌一彈一曲再三歎曲淡節稀聲不多人情重今多
 賤古古琴有絃人不撫自從趙璧藝成來二十五絃不如五
 彈絲之法妙在左手脫右優而左劣亦何足論乎嘗觀琵琶錄云
 元和中曹保有子善才善才有子綱皆能琵琶又有裴興奴長於
 攏撚時人謂綱有右手與有左手蓋攏撚在左手也綱劣於左手

則琵琶之妙處逝矣白樂天有聽彈琵琶示重蓮詩云誰能截此曹綱手插向重蓮紅袖中惜乎樂天未知截與奴手之妙也自周陳以上雅鄭殺雜而無別隋文帝始分雅俗工部雅樂八十四調而俗樂止於二十八琵琶非古雅樂也而元微之詩乃云琵琶宮調八十一旋宮三調彈不出何耶按賀懷智琵琶詩云琵琶有八十四調內黃鍾太簇林鍾宮聲彈不出則微之之言信矣然琵琶用於今者止於二十八調豈唐琵琶曲聲與今不同耶沈存中云懷智琵琶譜格調與今樂全不同今之燕樂古聲多亡而新聲大率皆無法度觀此則存中亦有疑於其間殊不知今之琵琶皆用俗樂調也

後庭花陳後主之所作也主與倖臣各製歌辭極於輕蕩男女唱和其音甚哀故杜牧之詩云煙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阿濫堆唐明皇之所作也驪山有禽名阿濫堆明皇御玉笛將其聲翻爲曲左右皆能傳唱故

張祐詩云紅葉蕭蕭閣半開玉皇曾幸此宮來至今風俗驪山下村笛猶吹阿濫堆二君驕淫侈靡耽嗜歌曲以至於亡亂世代雖異聲音猶存故詩人懷古皆有猶唱猶吹之句嗚呼聲音之入人深矣

白樂天云河滿子開元中滄州歌者臨刑進此曲以贖死竟不得免樂天爲詩曰世傳滿子是人名臨就刑時曲始成一曲四詞歌八疊從頭便是斷腸聲張祐集載武宗疾篤孟才人以歌笙獲寵密侍左右上目之曰吾當不諱爾何爲哉才人指笙囊泣曰請以此就縊復曰妾嘗藝歌願歌一曲上許之乃歌一聲河滿子氣亟立殞上令醫候之曰脈尚溫而腸已絕則是河滿子真能斷人腸者祐爲詩云偶因歌態詠嬌嬈傳唱宮中十二春卻爲一聲河滿子下泉須弔舊才人又有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聲河滿子雙淚落君前之詠一稱十二春一稱二十年未知孰是也杜牧之有酬祐長句其末句云可憐故國三千里虛唱歌詞滿六宮言祐

詩名如此而惜其未遇也元微之嘗於張湖南座爲唐有態作河
滿子歌云梨園弟子奏明皇一唱承恩羈網緩使將河滿爲曲名
御譜親題樂府纂魚家人內本領絕葉氏有年聲氣短又敘製曲
之因與樂天之說同

韻語陽秋卷十五

韻語陽秋卷十六
老杜詩云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按遜傳無揚州事
而遜集亦無揚州梅花詩但有早梅詩云兔園標物序驚時最是
梅銜霜當露發映雪凝寒開枝橫卻月觀花繞凌風臺應知早飄
落故逐上春來杜公前詩乃逢早梅而作詩故用何遜事又意卻
月凌風皆揚州臺觀名爾近時有妄人假東坡名作老杜事實一
編無一事有據至謂遜作揚州法曹廨舍有梅一株遜吟詠其下
豈不誤學者
白樂天詩多說別花如紫薇花詩云除卻微之見應愛世間少有
別花人薔薇花詩云移他到此須爲主不別花人莫使看今好事
之家有奇花多矣所謂別花人未之見也鮑溶作仙檀花詩寄袁
德師侍御有欲求御史更分別之句豈謂是耶
白樂天作中書舍人入直西省對紫薇花而有詠曰絲綸閣下文
章靜鐘鼓樓中刻漏長獨坐黃昏誰是伴紫薇花對紫薇郎後又

云紫薇花對紫薇翁名目雖同則此花之珍豔可知矣爪其本則枝葉俱動俗謂之不耐癢花自五月開至九月尚爛漫俗又謂之百日紅唐人賦詠未有及此二事者本朝梅聖俞時注意此花一詩贈韓子華則曰薄膚痒不勝輕爪嫩幹生宜近禁廬一詩贈王景彝則曰薄薄嫩膚搔鳥爪離離碎葉翦城霞然皆著不耐癢事而未有及百日紅者胡文恭在西掖前亦有三詩其一云雅當翻藥地繁極曝衣天注云花至七夕猶繁似有百日紅之意可見當時此花之盛省吏相傳咸平中李昌武自別墅移植於此晏元獻嘗作賦題於省中所謂得自羊墅來從召園有昔日之絳老無當時之仲文是也

杜子美居蜀累數年吟詠殆徧海棠奇豔而詩章獨不及何耶鄭谷詩云浣花溪上堪惆悵子美無情爲發揚是已本朝名士賦海棠甚多往往皆用此爲實事如石延年云杜甫句何略薛能詩未工錢易詩云子美無情甚都官著意頻李定詩云不霑工部風騷

力猶占句芒造化權獨王荆公詩用此作梅花詩最爲有意所謂少陵爲爾牽詩興可是無心賦海棠近於曾大父酬唱集中有凌晨陽一絕句亦似有意末句云多謝許昌傳雅釋蜀都曾未識詩人不道破爲尤工也

江南野中有小白花本高數尺春開極香土人呼爲瑒花瑒玉名取其白也魯直云荆公欲作詩而陋其名予謂名曰山礬野人取其葉以染黃不借礬而成色故以名爾嘗有絕句云高節亭邊竹已空山礬獨自倚春風是也近見曾端伯高齋詩話云此花卽唐昌玉礬花所謂一樹瓏鬆玉刻成飄廊點地色輕輕者以余觀之恐未必然爾玉礬佳名也此花自唐流傳至今當以玉礬得名不應捨玉礬而呼瑒魯直亦不應捨玉礬而名山礬也豈端伯別有所據耶

瓊花唯揚州后土祠中有之其他皆聚八僊近似而非也鮮于子駿嘗有詩云百礬天下多瓊花天上希結根託靈祠地著不可移

八蓓冠羣芳一株攢萬枝而宋次道春明退朝錄乃云瓊花一名玉藥按唐朝唐昌觀有玉藥花王建詩所謂女冠夜覺香來處唯見階前碎月明是也長安觀亦有玉藥花劉禹錫所謂玉女來看玉樹花異香先引七香車是也唐內苑亦有玉藥花李德裕與沈傳師草詔之夕屢同賞翫故德裕詩云玉藥天中木金閨昔共窺而沈傳師和篇亦云曾對金鑿直同依玉樹陰是也招隱山亦有玉藥花李德裕所謂吳人初不識因予賞翫乃得此名是也由是論之則玉藥花豈一處有哉其非瓊花明矣東坡瑞香詞有后土祠中玉藥之句者非謂玉藥花止謂瓊花如玉藥之白爾

山海經云崑崙之墟北有珠樹文玉樹珎琪樹皆實樹也詩家用琪樹多矣往往以爲仙樹未易得見故孫綽天台賦云琪樹璀璨而垂珠蕭防云桂宮露冷鶴歸早琪樹風清鸞去遲武伯奮云琪樹年年玉藥新洞宮長閉綵霞春蔡隱邱詠琪樹詩云山上天將近人間路漸遙誰當雲裏見知欲度仙橋是人間未必有此樹也

而六朝事迹載寶林寺有琪樹在法堂前梅摯有詩云影借金田潤香隨璧月流遠疑元帝植近想誌公遊何耶

後漢和帝紀言南海舊獻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堠奔騰阻險死者堆路故東坡詩云十里一置飛塵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顛坑仆谷相枕籍知是荔枝龍眼來而張九齡作荔枝賦序云南海郡荔枝壯甚瓊詭余往在西掖嘗盛稱之諸公莫有知者唯舍人劉侯知之作賦以誇大以爲甘旨之極則是九齡乃創見也議者謂楊妃酷好安知非九齡有以啟之鮑防雜感詩云五月荔枝初破顏朝離象郡夕函關雁飛不到桂陽嶺馬走皆從林邑山則當時征求之急亦可見矣

楚詞云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瑤華謂麻之華白也詩載木桃木李握椒苻藥之類皆相贈問之物所謂疏麻者所以贈問離居也謝靈運南樓遲客詩云瑤華未堪折蘭苕已屢摘路阻莫贈問何以慰離析越嶺溪行云握蘭徒勤結折麻心莫展駱賓王

思家詩云旅行悲况梗離恨斷疏麻錢起題輞川詩云折麻定延
並乘月期相尋皆用楚詞意用於離居至於起贈趙給事詩乃云
不惜瑤華報木桃則是以瑤華爲玉誤矣
東坡賞枇杷詩曰魏花真老伴盧橘認鄉人又曰客來茶罷空無
有盧橘揚梅尚帶酸則皆以盧橘爲枇杷也彼徒見上林賦有盧
橘夏熟之語遂以爲枇杷審耳則夏熟之下不當復有黃甘枇杷
然柿之品然唐子西李氏山園記言有一物而爲二物者如上林
賦所謂盧橘夏熟又言枇杷然柿是也若據子西言則盧橘卽枇
杷矣李白宮中行云盧橘爲秦樹許渾送表兄奉使南海云盧橘
花香拂釣磯若以爲枇杷則何獨秦中南海有耶錢起送陸贄詩
云思親盧橘熟用陸績懷橘事則又以爲木奴益無按據
白樂天賦有木八章其六章託弱柳櫻桃枳橘杜黎野葛水榿以
諷在位者至第七章則曰有木如凌霄擢秀非孤標偶依一株樹
遂抽百尺條自謂得其勢無因有動搖一旦樹摧倒獨立忽飄颻

疾風從東來吹折不終朝專又以諷附麗權勢者其八章則曰有
木名丹桂四時香馥馥風影清如水霜華冷如玉獨占小山幽不
容凡鳥宿重任雖大過直心自不曲縱非梁棟才猶勝尋常木蓋
樂天自謂也樂天素善李紳而不入德裕之黨素善牛僧孺楊虞
卿而不入宗閔之黨素善劉禹錫而不入伾文之黨中立不倚峻
節凜然於木之中而自比於桂始未爲過也
西陽雜俎言隋朝種植法七十卷不說牡丹則隋朝花藥中所無
也然北齊楊子華在隋朝之前乃有畫牡丹處極分明之句何耶
至唐則此花盛矣柳子厚龍城錄載宋單父能種藝之術牡丹變
易千種上皇召至驪山種花萬本各樣不同信乎人力或能勝
天工也歐永叔洛陽牡丹圖詩云當時絕品可數者魏紅窈窕姚
黃妃壽安細葉開尚少朱砂玉版人未知四十年間花百變最後
最好潛溪緋自唐天寶至本朝熙豐間三百餘年宜其花種日盛
然見於圖者九十種而已豈能登萬樣之數哉柳濫詩云近來無

奈牡丹何數十千錢買一窠今朝始得分明見也共戎葵較幾多
王文康公詩云棗花至小能成實桑葉雖柔解吐絲堪笑牡丹如
斗大不成一事只空枝皆激逐末之弊者也
歐公在揚州暑月會客取荷花千葉插畫盆中圍繞坐席又命坐
客傳花人摘一葉盡處飲以酒故答呂通判詩云千頃芙蓉蓋水
平揚州太守舊多情畫盆圍處花光合紅袖傳來酒合行然維揚
芍藥妙天下可以奴視荷花而是時歐公不聞有芍藥勝會何耶
東坡在東武四月大會於南禪資福兩寺翦芍藥置瓶盎中供佛
外以供賞翫不下七千餘朵有白花獨出於眾花之上圓如覆盂
因有兩寺裝盛寶瓔珞一枝爭看玉盤盃之詠惜乎歐公未知出
此

杜子美古柏行云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沈存中筆
談云無乃太細長乎余謂詩意止言高大不必以尺寸計也詩評
載王郊大夫竹詩示東坡其一聯云葉排千口劍幹聳萬條槍坡

曰十條竹一箇葉也若郊者又何足以語詩乎坡公云人看王郊
詩若能忍笑誠爲難事蓋謂此爾

珍木奇卉生於深山窮谷之中不遇賞者與凡木俱腐好事者之
所深惜也唐招賢寺有山花色紫氣香穠麗可愛以託根招提偶
赦於樵斧固爲幸矣而人莫有知其名者白樂天一日過之而標
其名曰紫陽於是天下識所謂紫陽花者其珍如是也豈不爲尤
幸乎樂天之詩曰何年植向仙壇上早晚移栽到梵家雖在人間
人不識與君名作紫陽花忠州鳴玉溪有花如蓮葉如桂香色豔
膩當時亦無有識之者樂天又賦詩云如折芙蓉栽旱地似拋芍
藥挂高枝雲埋人隔無人識惟有南賓太守知嗚呼抱道懷材之
士埋光鏹采於山林皋壤之間如此花者多矣求如樂天之賞鑒
者孰謂無其人乎

皮日休嘗謂宋廣平正資勁質剛態毅狀宜其鐵腸石心不解吐
婉媚辭然其所爲梅花賦清便富豔得南朝徐庾體殊不類其人

故東坡亦有請君援筆賦梅花未害廣平心似鐵之句近見葉少
蘊效楚人橋頌體作梅頌一篇以謂梅於窮冬凝嚴之中犯霜雪
而不懼毅然與松柏並配非桃李所可比肩不有鐵腸石心安能
窮其至此意甚佳審爾則唯鐵腸石心人可以賦梅花與日休之
言異矣

文選海賦云雲錦散文於沙汭之際故謝靈運詩有赤玉隱瑤溪
雲錦被沙汭之句觀其語意正言沙石五色如雲錦被於岸爾世
見韓退之作曲江荷花行云撐舟昆明度雲錦遂謂退之以雲錦
二字狀荷花其實非也謂之度雲錦言舟行於五色沙石之際豈
謂荷花哉

竹固多種所謂桃枝竹者叢生而節疏亦謂之慈竹言生不離本
也王勃所謂宗生族茂天長地久萬牴爭盤千株競紮者梁簡文
答獻簞書云五離九折出桃枝之翠筍皆言桃枝竹也若桃竹則
異是矣老杜桃竹杖引云江心蟠石生桃竹斬根削皮如紫玉則

其色正紫今桃枝竹不然東坡援柳子厚詩云盛時一失貴反賤
桃笙葵扇安可常初不知桃笙為何物偶閱方言宋魏之間謂簞
為笙方悟桃笙以桃竹為簞也坡又云桃竹葉如機身如竹密節
而實中犀理瘦骨豈非以此竹為簞耶梅聖俞云誰知廣文直桃
簞冷如冰恐亦是用此竹

成都記杜宇又曰杜宇自天而降稱望帝好稼穡治郫城後望帝
死其魂化為鳥名曰杜鵑故老杜云昔日蜀天子化為杜鵑似老
鳥又曰古時杜鵑稱望帝魂作杜鵑何微細又曰我見常再拜重
是古帝魂博物志稱杜鵑生子寄之他巢百鳥為飼之故老杜云
生子百鳥巢百鳥不敢瞋仍為餒其子禮若奉至尊又云寄巢生
子不自啄羣鳥至今與哺雛老杜集中杜鵑詩行凡三篇皆以杜
鵑比當時之君而以哺雛之鳥譏當時之臣不能奉其君曾百鳥
之不若也最後一篇徒言杜鵑垂血上訴不得其所蓋說明皇蒙
塵之時故末句云豈思舊日居深宮嬪嬙左右如花紅

元微之謫通州白樂天有詩云寅年籬下多逢虎亥日沙頭始賣魚後人有東南行云亥日饒蝦蟇寅年足虎貓張籍云江村亥日長爲市山谷亦有魚收亥日妻到市之句人之悲喜雖本於心然亦生於境心無係累則對境不變悲喜何從而入乎淵明見林木交蔭禽鳥變聲則歡然有喜人以爲達道余謂尚未免著於境歐陽永叔先在滁陽有嘯鳥一篇意謂緣巧舌之人謫官而今反愛其聲後考試崇政殿又有嘯鳥一篇似反滁陽之詠其曰提胡盧不用沽美酒宮壺日賜新撥醅老病足以扶衰朽百舌子莫道泥滑滑宮花正好愁雨來煖日方催花亂發末章云可憐枕上五更聽不似滁州山裏聞蓋心有中外枯苑之不同則對境之際悲喜隨之爾嘯鳥之聲夫豈有二哉老杜白小詩云白小羣分命天然二寸魚細微霑水族風俗當園蔬言白小與菜無異豈復有厚味哉故白樂天亦有下飯腥鹹白小魚之句余謂魚始二寸已就烹魚之窮也寒士又從而食之其

窮抑甚梅聖俞有琴高魚詩云大魚人騎上天去畱得少鱗來按鴈又有鍼口魚賦云有魚鍼喙形甚小常乘春波來不少取之一掬不重銖秒則白小之魚尚爲文人行也

縮項鰮出襄陽以禁捕遂以槎斷水因謂之槎頭縮項鰮孟浩然云魚藏縮項鰮老杜云謾釣槎頭縮項鰮皆言縮項而東坡乃謂一鉤歸釣縮頭鰮或疑坡爲平側所牽乃爾殊不知長腰粳米縮頭鰮魚楚人語也

文房四譜載段承式以靈藍紙贈温庭筠有詩云三十六鱗充使時數番猶得裏相思謂鯉魚三十六鱗充使謂憑鯉魚寄書也用文選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之義沈存中筆談云鯉魚當脇一行三十六鱗鱗有黑文如十字故謂之鯉二宋亦嘗用此而聞其說元憲云私書一紙離懷苦望斷波中六六鱗景文云君軒戀結蕭蕭馬尺素愁憑六六魚謂六六三十六也柳子厚有放鷓鴣詞人徒知其不肯以生命供口腹其仁如是也

音言陽秋卷十六
余謂此詞乃作於詔追之時有自悔前失之意故前言徇媒得食不復慮後言同類相呼莫相顧媒與類皆謂佞文也

湖州上強精舍寺有陳朝觀音商仲容書寺額三門高百尺謂之三絕又池有金鯽魚數年一現故白樂天詩有唯有上強精舍寺最堪遊處未曾遊之句蓋爲此也臨安六和寺亦有金鯽池蘇子美六和寺詩云松橋待金鯽竟日獨遲留亦以其出有時故竟日待之云爾自子美之後四十年東坡始遊茲寺嘗投餅餌待之乃略出不食復入坡以謂此魚難進易退而不妄食宜其壽若此其語深有味也

韻語陽秋卷十六

韻語陽秋卷十七

古今詩話載杜少陵因見病瘡者曰誦吾詩可療令誦子章髑髏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之句病遂愈余謂子美固嘗病瘡矣其詩云患痛三秋孰可忍寒熱百日相攻戰又云三年猶瘡疾一鬼不銷亡隔日搜脂髓增寒抱雪霜徒然潛隙地有覩屢紅妝子美於此時何不自誦其詩而自已疾耶是靈於人而不靈於己也山谷平生爲目所苦故和東坡詩有請天還我讀書眼欲載軒轅乞鼎湖之句其攝養禁忌之法論之詳矣故次韻元實病目詩云道人常恨未灰心儒士苦愛讀書眼要須元覽照鏡空莫作白魚鑽蠹簡病者苟能知此其賢於金篦刮膜遠矣大抵書生牽於習氣不能割愛於書冊故爲目害尤甚唐張籍好學業文之士也中年病目失明議者謂不能損讀之過孟郊嘗贈之詩云西明寺後窮瞎張太祝縱爾有眼誰能珍天子咫尺不得見不如閉目且養真蓋非特傷籍而郊亦自傷雖有眼而不得見君也

賈誼曰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醫卜則從事於醫卜者未可輕也京兆杜嬰能讀書其言近莊子而自託於此豈足以病嬰之高乎故荆公有詩傷之云叔度醫家子君平卜肆翁蕭條昨日事髣髴古人風梅聖俞贈何山人詩亦云日聞古賢哲必與醫卜鄰宋景文云醫卜之事士君子能之則不迂不泥不矜不神小人能之則迂而入諸拘礙泥而弗通大方矜以誇己神以誣人真名言哉退之云腦脂遮眼卧壯士大昭挂壁誰能彎謂張籍也杜牧之乞湖啟云弟顛久病眼醫者石公集云是狀也腦積毒熱脂融流下蓋塞瞳子名爲內障則籍之所苦乃內障也凡物皆可占非特著龜也市中亦有聽聲而知禍福者莫知其所自余觀王建集有聽鏡詞云重重摩挲嫁時鏡夫婿遠行憑鏡聽豈今聽聲之類耶大涅槃經云不以瓜鏡芝草楊枝鉢盂髑髏而作卜筮則鏡能占卜信矣

楸花媚遠天言其色也又曰楸樹馨香倚鈞磯言其香也梅聖俞楸花詩云圖出帝宮樹聳向白玉墀高豔不近俗直許天人窺言其韻也是二子但知楸花色香韻勝而未知其療病之工也汝州楸樹極多富鄭公知州時手植數百本於後圃後人思其政建鄭公堂於楸林之下宣和閒先人知州日聽政燕客俱在焉一日廉訪使周詢來訪因云立秋日太陽未升採其葉熬爲膏傅瘡瘍立愈謂之楸葉膏抵晚客使王偉來訪因道詢語偉曰有人患發背腸胃可窺百方不差者醫者教用楸葉膏傅其外又用雲母膏作小丸服盡四兩止不累日雲母透出膚外與楸葉膏相著瘡遂差功亦奇矣余欲廣傳此方以拯病苦者故因言楸花之美而併及之

退之三星行云我生之辰月宿南斗以五星法準之則知退之以磨蝎爲身宮又云牛奮其角箕張其口牛不見服箱斗不挹酒漿箕獨有神靈無時停斂揚無善名以聞無惡聲以攘則知太陽在

磨蝎者主得謗譽東坡嘗援退之三星行之句以謂僕以磨蝎爲命殆與退之同病然觀東坡謝生日啟云攝提正於孟陬已光初度月宿直於南斗更借虛名則是東坡亦磨蝎爲身宮而乃云磨蝎爲命豈非身與命同宮乎尋常算五星者以謂命宮災福不及身宮之重東坡以身命同宮故謗譽尤重於退之職鑿坡而代言犯鯨波而遠謫退之之榮悴未至如是也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所謂知命者不爲名利所汨而能安時處順者也後世貪求之士不能自安分義徒知金印艾綬之榮而不知苟得爲可愧於是君平之肆許負之盧衣冠盈矣劉夢得和蘇十郎申詩云淺花照後容雖改著草占來命已通武伯奮長安述懷詩云聞說唐生子孫在何當一爲問窮通觀此又奚知孔子所謂命也哉劉孝標作辨命論言壽夭窮達一歸之命可以使人杜奔競僭逼之思蕭瑀非辨命論言人之禍福一本之人事可以使人起修身累善之心二人皆非以甲乙丙丁休囚旺相而求吉凶者也

古今人賦碁詩多矣幾局賭山果一先饒海僧者鄭谷之詩也雁行布陣眾未曉虎穴得子人皆驚者劉夢得之詩也古人重到今人愛萬局都無一局同者歐陽炯之詩也觀諸人語意皆無足取獨愛荆公贈葉致遠之作其略云或撞關以攻或覷眼而壓或羸行伺擊或猛出追躡垂成忽破壞中斷俄連接或外示閒暇或事先和燮或冒突超越鼓待令震疊或羸見形勢驅除令遠蹀或開拓疆境欲并包總攝或懸如告亡或喜如獻捷諱輸寧斷頭悔誤乃批頰可謂曲盡圍碁之態非筆力可以回萬鈞豈易至此取退之南山詩讀之始可齊驅並駕也王無功亦有圍碁長篇云雙關防易斷隻眼畏難全魚鱗張九拒鶴翅擁三邊等句鋪敘類荆公而其他句醞釀處尚眾東坡白鶴觀四言詩云小兒近道剝啄信指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夫恣貪欲於指顧爭勝負於毫釐業碁者之常情而坡乃置之膜外亦可見其胸中翛然者矣荆公亦有碁罷兩隘收白黑一枰何處有虧成之句

魯直詩云眼見人情如格五心知外物等朝三又云肉食傾人如出九藜羹飯我等朝三兩聯之意雖不相遠然似不若前之句無斧鑿痕也漢書吾邱壽王以善格五待詔劉德謂格五碁行以塞法齊書沈文季善塞其法用五子沈存中筆談云格五卽今之蹙融其法以己常有餘而致敵人於險西陽雜俎亦云於碁局中各用五子共行一道以角遲速則格五也蹙也蹙融也名雖不同其制一而已彼蘇林以謂五博之類不用箭但行梟散未知所據出九亦賭博之法詳見刑統

子由煎茶詩云煎茶舊法出西蜀水聲火態猶能諳相傳煎茶只煎水茶性仍存偏有味此茶之佳者也又云北方俚人茗飲無不有鹽酪椒薑誇滿口茶出南方北人罕得佳品以味不佳故雜以他物煎之陳後山茶詩云愧無一縷破雙團慣下薑鹽枉肺肝東坡和寄茶詩亦云老妻稚子不知愛一手已入薑鹽煎若茶自佳雜以他物適敗其味爾茶性冷鹽導入下經非養生所宜山谷

謂寒中瘠氣莫甚於茶或濟以鹽句賊破家薛能鳥觜茶詩亦有鹽損添宜戒薑宜著更誇之句則知以鹽煎茶誠無益於養生也蒙恬造筆博物志云以狐狸毛爲心兔毛爲副心柱適勁鋒銳調利故難乏而易使白樂天作鷄距筆賦云中山之明視勁而俊汝陰之翰音勇而雄雙美是舍兩揆相同不得兔毛無以成起草之用不爲鷄距無以表入墨之功蓋亦兼而用之也近世作筆專用兔毛而好奇者或屏兔毛不用更以他毫爲之晉王隱筆銘云豈其作筆必兔之毫調利難禿亦有鹿毛而王羲之鍾繇張芝皆用鼠鬚筆錢穆父奉使高麗得猩猩筆甚珍之嘗以分贈山谷山谷所謂愛酒醉魂在能言機事疏平生幾兩屐身後五車書是也嶺表錄云嶺外無兔郡守偶得兔毫令匠者作筆匠者偶因醉遺墜惶懼無以爲計遂以己鬚制之反佳其後遂戶科人鬚一合此殆好事者說爾

檇捕用博齒五枚如銀杏狀各上黑下白內取二黑刻爲犢其背

刻為雉故李翱五木經云榜捕五木黑白判厥二作雉背作牛是也
也以盧白雉犢四為王采取其全宅八采為眊者惡其駁也按前
史三擲三盧如慕容寶五擲五盧如李安人王思政之擲印為盧
劉裕之喝盧勝雉皆以為前途富貴之先兆卒之其應如響亦可
謂異矣鄭谷詩云能消永日是榜捕坑塹由來似宦途兩擲未離
操板內坐中何惜為呼盧然盧可呼而得官可倖而致乎觀谷此
言似未知安時處順者

傀儡之戲舊矣自周穆王與盛姬觀偃師造倡於崑崙之道其藝
已能奪造化通神明矣晏元獻公嘗為傀儡賦云外眩刻琺內牽
纏索朱紫並銀黃煜爛生綬自口榮枯在握者可謂曲盡其態
李義山作官妓一絕云朱箔輕明拂玉墀披香新殿鬪腰支不須
更看魚龍戲終恐君王怒偃師是以觀倡不如觀舞也然唐明皇
好舞霓裳以至於亂杜牧所謂霓裳一曲干峰上舞破中原始下
來是也漢高祖白登之圍以刻木為美人而圍解樂錄謂即今之

傀儡則是舞或亂唐而刻木或可以與漢義山之詩異矣

楚詞云篋箠象碁有六博些分曹並進遞相迫些王逸謂投六箸
行六碁故謂之六博言以篋箠作著象牙為碁也而楚詞補注乃
引列子擊博樓上謂擊打也如今之雙陸碁也予謂雙陸之制初
不用碁俱以墨白小棒槌每邊各十二枚主客各一色以骰子兩
隻擲之依點數行因有客主相擊之法故趙搏雙陸詩云紫牙鏤
合方如斗二十四星銜月口貴人送此華筵中運木手交如陣鬪

今六博既行六碁則非雙陸明矣

周官方相氏以黃金四日玄衣朱裳執戈揚盾以索室毆疫謂之
時儺釋者謂四時皆作也考之月令乃作於三時而於夏則闕何
耶蓋夏當陽盛之時陰冷不敢作故闕之爾今春秋無儺惟於除
夕有之孟郊所謂驅儺擊鼓吹長笛瘦鬼染面惟齒白暗中窸窣
拽茅鞭裸足朱禪行戚戚相顧笑聲衝庭燎挑弧射矢時獨叫王
建亦云金吾除夜進儺名畫袴朱衣四隊行皆謂除夕大儺也其

塗飾之制若驅禳之儀與周官略相類政和中徽宗新創禁中儼儀有旨令翰苑撰文時翟公異當直其略云南正司天無俾神人之雜夏后鑄鼎以紀山林之姦苟非聖神孰知情狀被旨頃刻進人人服其敏而工帝王世紀及逸士傳贊帝堯之時天下大和有八九十老人擊壤而歌於康衢其詞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力於我哉初不知壤為何物因觀藝經云壤以木為之前廣後銳長尺四寸闊三寸其形如履將戲先側一壤於地遠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擊之中者為上蓋古戲也

韻語陽秋卷十七

韻語陽秋卷十八

余嘗謂知人雖堯帝猶以為難而杜子美之曾老姑乃能知唐太宗於側微之時識房杜輩於賤貧之日子美載其語云向竊窺數公經綸亦俱有次問最少年虬髯十八九子等成大名皆因此人手噫一何異耶唐史載王珪微時母李氏嘗云子必貴但未見與汝遊者珪一日引房杜過之母曰汝貴無疑余嘗觀子美贈王珪使南海詩然後知史所書皆誤也珪之元孫也謂珪為高祖其曰我之曾老姑爾之高祖母則珪之高祖母乃姓杜非姓李也其曰爾祖未顯時歸為尚書婦珪嘗為禮部尚書則尚書婦乃珪之妻非珪之母也故詩之中章云及乎正觀初尚書踐台斗夫人嘗肩輿上殿稱萬壽至尊均嫂叔盛事垂不朽皆謂珪妻爾人徒見詩中有翦髻之事有同乎陶母故謂珪母審爾豈不與尚書婦之句相抵牾哉寇忠愍少知巴東縣有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之句固以公輔

自期矣奈何時未有知者東坡巴東訪萊公遺迹詩云江山養豪
俊禮數困英雄執版迎官長趨塵拜下風當年誰刺史應未識三
公公以瓌奇忠諫之才而當路者祇以常輩遇之信乎知人之難
也李太白梁甫吟云大賢虎變愚不測當年頗似尋常人蓋謂此
也

先文康公知汝州日段寶臣爲教官富季申爲魯山主簿而陳去
非以太學錄持服來寓先公語人曰是三子者非凡偶近器也是
時富在外邑則以職事處之於城中列三人者薦於朝以爲可用
仍以去非墨梅詩繳進於是去非除太學博士季申除京西漕屬
寶臣亦相繼擢初寶臣字去塵先公一日謂之曰君廊廟具也
宜改字寶臣取荀卿輔拂之人爲國寶之義且作序而衍其意及
三人者俱貴先公喜曰吾未嘗讀玉管之書亦未嘗究金書之義
而能逆知其必大者獨以其所爲知之耳汝輩勉其在我者在人
者不問可也先公晚年寓居湖州之寶溪季申既罷樞筦亦挈家

來寓一觴一詠必與之俱季申嘗有十絕其一云青衫短簿汝陽
天鶚牘當時誤薦賢承乏西樞了無補還依丈席聽韋編其二云
洛陳花骨巧裁詩曾把梅篇薦玉墀來說他年調鼎事只今身已
鳳凰池其三云陳君談論席生風段子文詞氣吐虹參朮膜腴皆
入篋知人誰過葛僊翁餘七篇不錄陳君名恬字叔易有高節貧
甚先公命公庫以酒肉薪米日給之嘗謝以詩云不是故人供祿
米初非縣令給猪肝養賢禮厚隆三簋拜賜恩深豔一簞建炎初
召赴行在直祕閣

張安道以異議出守宛邱次守南都蘇子由皆從之游元豐初子
由謫筠州酒稅安道悽然不樂手寫詩爲別曰可憐萍梗漂浮客
自歎匏瓜老病身從此空齋挂塵榻不知重掃待何人後十五年
子由方和其詩云少年便識成都尹中歲仍爲幙下賓待我江西
徐孺子一生知己有斯人
王介甫蘇子瞻皆爲歐陽文忠公所收公一見二人便知其他日

不在人下贈介甫詩云老去自憐心尚在後來誰與子爭先子瞻
登乙科以書謝歐公歐公語梅聖俞曰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
地當是時二人俱未有聲而公知之於未遇之時如此所以爲一
世文宗也歟東坡跋梅聖俞詩後云先君與梅二丈遊時軾與子
由弟年甚少未有知者家有老泉公作詩云歲月不知老家有雛
鳳凰百鳥戴羽翼不敢呈文章則二蘇當少年時已擅文價矣
郭子稍學作小詩嘗賦梅花云玉屑裝龍腦雲衣覆麝臍何堪夜
來雪香色兩淒迷留友人詩云良友間何闊春事遽如許勞君下
鷗沙一葉擊春渚昨夢墜前山再見欣欲舞聊呼花底杯酒面點
紅雨狂歌謝貫珠清論雜揮塵驪駒未可歌妙句須君吐觀此數
語似粗知詩家畦逕學之不已必佳但恐其中墮爾此條已見卷三
歐公與尹師魯蘇子美俱出杜祁公之門歐公雖貴猶不替門生
之禮和祁公詩云塵柄屢揮容請益龍門雖峻許先登立朝行已
師資久寧止篇章此服膺又云公齋每偷暇師席屢攻堅善誨常

無倦餘談亦可編又云昔日青衫遇知己今來白首再升堂蓋未
嘗一日忘祁公也張芸叟有荆公哀詞四首有慟哭一聲唯有弟
故時賓客合如何又云今日江湖從學者人人諱道是門生蓋深
病人情之薄也其歐公之罪人哉

歐公贈介甫詩云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可謂極其
褒美世傳介甫猶以歐公不以孔孟許之爲恨故作報詩云他日
若能窺孟子終身何敢望韓公恐未必然也嘗讀曾子固集見子
固與介甫書云歐公更欲足下少開廓其文勿謂造語及模擬前
人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但取其自然蓋荆公之文因子固而授
於歐公者甚多則知介甫歸附歐公非一日也葉少蘊以謂荆公
自期於孟子而處歐公以韓愈恐未必然爾

王逢原以書上介甫且以南山之詩求學於荆公師資之禮以定
故逢原未死以前荆公贈之詩曰梗柁豫章概白日只要匠石聊
穿裁逢原既死之後荆公思之曰便恐世間無妙質鼻端從此罷

揮斤皆以師道自任也然觀逢原寄介甫詩云高門簾陛益巍巍
勢利寧無淡泊譏豈與跖徒爭有道蓋思吾黨自言歸古人踽踽
今何取天下滔滔昔已非終見乘桴去滄海好畱餘地許相依則
識度之遠又過荆公矣又作荆公書皆稱介甫作詩皆稱君所謂
行藏願與君同道祇恐蹉跎我獨羞又云想今愈有江湖興亦欲
同君一釣綸所謂師資者果如何耶山谷嘗避暑李氏園題詩於
壁云題詩未有驚人句喚取謫仙蘇二來秦少游言於東坡日以
先生爲蘇二人似相薄則又甚於逢原稱介甫矣

汲引之恩不可忘也一日得志思有以報之亦人情之常也王稽
薦范雎於秦而昭王以爲相其後稽爲河東守者因雎之言也魏
無知薦陳平於漢而高祖用之其後賞無知者因平之言也唐馬
周以一介草茅遭遇太宗不累年而致位卿相皆由常何之一言
而身貴得志之時於何不聞有報何耶李邦直詩云底事馬周身
富貴不聞推寵報常何是已張文潛詩云馬周末遇虬髯公布衣

落魄來新豐一尊獨酌豈無意俗子不解知英雄蓋周雖緣常何
之一言而其智諳忠亮亦自有以取之如疏宗室世守居藩樂工
鳴玉曳履皆切中時病者也史臣至比之爲築巖釣渭亦過矣哉
岑文本云周鳶肩火色騰上必速但能久其後周年止五十志
不盡行文本殆如著龜矣

開元天寶之際孟浩然詩名籍甚一遊長安王維傾蓋延譽然官
卒不顯何哉或謂維見其勝己不肯薦於天子故浩然別維詩云
當路寧相假知音世所希史載維私邀浩然於苑而遇明皇遂伏
於牀下明皇見之使誦其所爲詩至有不才明主棄之句明皇云
卿不求仕朕未嘗棄卿因放還使維誠有薦賢之心當於此時力
薦其美以解明皇之愠乃爾嘿嘿或者之論蓋有所自也厥後雖
寵鳳林之墓繪孟亭之像何所補哉

韓退之於崔立之厚矣立之所望於退之者宜如何然集中所答
三詩皆未有慰薦之意何耶其曰幾欲犯顏出薦口氣象碑兀未

可攀又云東馬殿徐已奮飛枚舉即召窮且忍知識當要路正賴
汲引隱情惜已殆同寒蟬古人之所惡也

余家自曾伯祖侍郎諱宮以甲科起家至慶曆中曾大父通議楊
寘榜相繼及第爾後世世有人大父清孝公余中榜先人文康公
何昌言榜某黃公度榜至小子邴朱待問榜連五世矣當時尊長
皆有詩以紀慶曾大父贈先祖詩云傳家何用富金贏教子何如
只一經慶曆科名今已繼更教來葉嗣前馨先大父贈先人及伯
父詩云廣場筆陣數千人喜汝穿楊箭鏃親慶緒絲長時幸會文
科興後事還新昔年繼榜熙寧歲今偶同科紹聖春從此莫教書
種斷孫曾應復值昌辰文康公賜某詩云兒曹春榜遇言揚竊吹
知難復士鄉黃絹未能摘好語青氈偶幸繼前芳穿楊喜共東牀
客女夫攀桂同標北寺房聖世選才如華岳積塵曾不愧毫芒
予嘗贈邴詩云吾家五世十三人競擷丹枝撼月輪慶曆賢科開
後裔隆興儒業繼前塵泥金帖報家庭喜燒尾筵中帝里春從此

傳芳應未艾桂香應已襲天倫通議之子若孫若曾孫在桂籍者
於今已十有三人故言之於前長子邴亦不廢學業故期之於後
其他宗從登科者甚多各有詩紀慶不暇錄

邴始留意星曆學紹興癸酉取解漕臺間斗爲帝車賦省試復以
日星爲紀三台色齊爲詩賦題其所爲貫穿甘石之學甚詳小孫
女夜夢邴登樓至十六級而止筮之爲省闈第十六人之祥已而
果然予作詩贈之曰張鉞走幟到金溪喜子文闈預品題名字巍
峩先藥榜詞章斐亶動文奎階梯已合嬰兒夢星斗先分天老題
後日傳臚當第一天倫科甲尚爲低時邴弟邵王佐榜甲科第七
人

孟郊落第詩曰棄置復棄置情如刃刃傷再下第詩曰一夕九起
嗟夢短不到家下第東南行曰江離伴我泣海月投人驚愁有餘
矣下第留別長安知己云豈知鷓鴣鳴瑤草不得春失意投劉侍
御云離婁豈不明子野豈不聰至寶非眼別至音非耳通歎命云

題詩怨還怨問易蒙復蒙本望文字達今因文字窮怨有餘矣至
登科後詩則云昔日齷齪不足誇今朝放蕩思無涯春風得意馬
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議者以此詩驗郊非遠器余謂郊偶不遂
志至於屢泣非能委順者年五十始得一第而放蕩無涯噫詩誇
詠非能自持者其不至遠大宜哉

今之新進士不問科甲高下唱名出皇城則例喝狀元莫知其端
唐鄭谷登第後宿平康里嘗作詩曰春來無處不閒行楚潤相看
別有情好是五更殘酒醒耳邊聞喚狀元聲則新進士例呼狀元
舊矣鄭谷趙昌翰榜第八名也

杜荀鶴老而未第求知已甚切投裴侍郎云只望至公將卷讀不
求朝士致書論投李給事云相知不相薦何以自謀身投所知云
知己雖然切春官未必私竈教讀書眼不有看花期投崔尚書云
閉戶十年專筆硯仰天無處認梯媒如此等句幾於哀鳴矣本事
詩載裴晉公於興化里鑿池起臺榭賈島方下第怨憤題詩亭中

云破卻千家作一池不栽桃李種薔薇薔薇花落秋風後荆棘滿
亭君始知人皆惡其不遜則荀鶴之哀鳴猶爲可憐也

瓊州進士姜唐佐東坡極愛之贈之詩曰滄海何曾斷地脈白袍
端合破天荒且告之曰子異日登科當爲子成此篇及唐佐預廣
州計偕過汝陽見子由時東坡已下世矣子由因爲足成其篇云
生長茅間有異方風流稷下古誰姜適從瓊莞魚龍窟秀出羊城
翰墨場滄海何曾斷地脈白袍端合破天荒錦衣他日千人看始
信東坡眼力長唐佐是年省闈不利則有負於錦衣之祝矣東坡
嘗書唐佐課冊云雲興天際倏若車蓋凝驢未瞬瀾漫靄靄雷
出火喬木糜碎懸雷縷縷日中見沫移晷而收野無全塊今亦刊
集中乃戲書劉夢得楚望賦也

秦太虛舉進士不得東坡詩曰底事秋來不得解定中試與問諸
天深爲稱屈也李方叔省試不得第而東坡領貢舉嘗有詩贈之
云平生謾說古戰場過眼終迷日五色我慙不出君大笑行止皆

天子何責山谷和云今年持橐佐春官遂失此人難塞責座主歸過於己門生歸命於天俱一世之賢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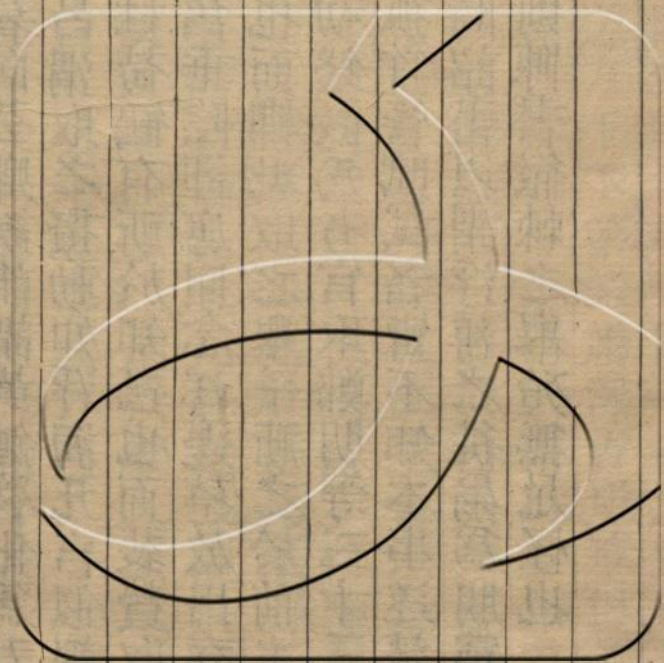
梅聖俞送方干下第云竭澤古所戒但飽腹中書風雷變有時且復歸孟漭送蔡驛下第詩云爾持金錯刀不入鷺眼貫懷之歸河朔慎勿輒鎔鍛益人士切於得失一不得意則必變所學以求媚於有司此學者之大病也故聖俞以是戒之

唐曹鄴及第詩云白日探得珠不待驪龍睡忽忽出九衢僮僕顏色異是生敬於僮僕也施肩吾及第詩云今日步春早復來經此道江神也世情爲我風光好是改觀於江神也蓋其心之喜自生疑爾僮僕江神豈遽如是哉鄴又云故衣未及換尚有去年淚肩吾云憶昔將貢年把愁此江邊二子所作皆以今年之喜而思昔日之愁也是豈能置得喪於膜外者乎

文闈有挾書傳義之禁舊矣竊怪李揆爲考官大陳經史於庭令學者縱觀和凝爲考官開門徹棘令學者自便如此則真賢實能

孰辨耶予知其故矣蓋自唐以來主司重素望故文場一啟而投遞紛然舉子之升黜固自有定議矣雖禁挾書傳義奚爲哉朝向公卿說暮向公卿說誰謂黃鍾管化爲君子舌此孟郊有所於知己也而呂渭取之擬動如浮海凡言似課詩終身事知己此後復何爲此杜荀鶴有所於知己也而裴贄取之砌下芝蘭新滿徑門前桃李舊垂陰卻應回念江邊草放出春煙一寸心此鄭谷有所於知己也而柳玘取之舉子所之於前主司錄之於後公論何在乎長慶初錢徽爲考官取鄭明等三十三人以所取不當再命白居易試孤竹管賦試者皆不知本事遂落十一人而錢徽貶江州刺史當時詔書以謂浮薄之徒扇爲朋黨以撓主司每歲策名無不先定則陳書徹棘之舉殆無足怪也

韻語陽秋卷十八



韻語陽秋卷十九

歲時有祓除不祥之具而元日尤多如桃版葦索磔雞之類是也
飲屠蘇酒亦所以祓瘟禳惡而法必自幼飲何耶顧光歲日口號
云還丹寂寞羞明鏡手把屠蘇先少年白樂天元日贈劉夢得詩
亦云與君同甲子歲酒合誰先元日飲酒則先卑而後尊自唐以
來已如此矣四時月令云進椒酒次第當從小起而董勛告晉海
西令云小者得歲故先酒賀之老者失歲故後與酒似亦不爲無
理

荆楚記云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羅而死人傷之以舟楫拯焉故
武陵競渡用五月五日蓋本諸此劉夢得云今舉楫相和之音皆
曰何在蓋所以招屈原也詩曰沈江五月平隄流邑人相將浮彩
舟靈均何年歌已矣哀謠振楫從此起又有招屈亭詩所謂曲終
人散空愁暮招屈亭前水東注是也今江浙間競渡多用春月疑
非屈原之義及考沈佺期三月三日獨坐驩州詩云誰念招魂節

翻爲禦魅囚王績三月三日賦亦云新開避忌之席更作招魂之所則以元巳爲招屈之時其必有所據也予觀琴操云介子推五月五日焚林而死故是日不得發火而異苑以謂寒食始禁煙蓋當時五月五日以周正言之爾今用夏正乃三月也屈原以五月五日死而佯期王績以元巳爲招魂之節者亦豈是耶
自冬至一百有五日至寒食故世言寒食皆稱一百五杜子美一百五日夜對月云無家對寒食有淚如金波姚合寒食書事詩云今朝一百五出戶雨初晴則是詩人例以百五日爲寒食也或者乃謂自冬至至清明凡七氣至寒食止百三日殊不知曆家以餘分演之也司馬彪續漢書云介子推焚林而死故寒食不忍舉火至今有禁煙之說盧象所謂子推言避世山火遂焚身四海同寒食千秋爲一人是也太原一郡舊俗禁煙一月周舉爲郡守以人多死移書子推祇禁煙三日子美清明詩云朝來新火起又云家人鑽火用青楓皆在寒食三日之後則知禁煙止於三日也而韓

翊有寒食卽事詩乃云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蠟燭輕煙散入五侯家不待清明而已傳新火何耶元微之連昌宮詞云初過寒食一百六店舍無煙宮樹綠念奴覓得又連催特勅宮中許燃燭乃一時之權宜爾雅云龍星木之位也春屬東方必爲大火懼火盛故禁火是以寒食有龍忌之禁則所謂禁煙又未必爲子推設也

上巳日於流水上洗濯祓除去宿垢故謂之祓禊禊者潔也王逸少作蘭亭記云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會於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當其羣賢畢集遊目騁懷之際而感慨係之乃有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之語議者以此咎羲之之未達也

先文康公晚歲卜居於寶溪之上建觀禊堂於水濱紹興癸丑與客汎舟修禊甚樂距永和癸丑不知其幾癸丑也因與客相與推算自永和九年歲甲子一週爲晉義熙九年又一週爲宋元徽元年自後梁大通元年隋開皇十三年唐永徽四年開元元年大曆

八年大和七年景福二年周顯德二年本朝祥符六年熙寧六年
皆歲在癸丑凡七百八十年矣乃作詩以紀其事云快雨霽亭午
晴曦作春妍鄰曲饒勝士共開浮棗筵中流愜嘯詠隱浪金壺偏
紅芰初出水捧劍疑來前緬懷蘭亭會七百八十年可憐右軍癡
生死情纏繇由來彭殤齊願或謂不然吾黨殆天放卜夜就管弦
尺六細腰女舞袖輕回旋且畢今日歡不期來日傳
白樂天居洛陽履道里與胡杲吉皎鄭據劉真盧真張渾狄兼謨
盧正燕集皆高年不事事者人慕之繪為九老圖至本朝李昉再
入相以司空致仕慕樂天之為得宋琪等八人年七十餘將為九
老會未果而卒自後洛中諸公圖形普明僧舍文潞公留守西都
富鄭公納政居里第與席汝言王尚恭趙丙劉几馮行己楚建中
王御嫌言王拱辰張問張燾司馬光共十三人置酒相樂謂之耆
英會劉几詩所謂制舉省元推二相龍頭昔日屬宣猷人間盛事
并還算一席幾盈九百籌是也後潞公與程伯溫司馬伯康席君

從之又作同甲會潞公詩所謂四人三百十二歲況是同生丙午
年招得梁園同賦客合成商嶺采芝仙是也潞公又與范鎮張宗
益張周史招為五老會公詩所謂四箇老兒三百歲當時此會已
離倫如今白髮遊河叟半是清朝解絃人是也潞公以勳德享大
耄功成名遂優游皋壤日與賢士大夫譙笑而飲食起居端類少
壯非天昇全福疇能若是司馬溫公在洛作真率會杜祁公在淮
陽作五老會趙閱道在三衢作三老會各有詩詠傳焉
張衡曰客賦醉言歸主稱露未晞王式曰客歌驪駒主人歌客無
庸歸賓主之情可謂粲然者至李太白陶淵明則不然各嘗為詩
曰我醉欲眠君且去雖曰任真之言然亦太無主人之情矣司馬
溫公北園樂飲云浩歌縱飲任天機莫使歡娛與性違玉枕醉人
從獨卧金羈倦客聽先歸其亦二子之意也白樂天招客飲云客
告暮將歸主稱日未斜又命小青賦長跪謝貴客其視張衡王式
尤為有委曲相者然置酒送呂漳州詩乃曰獨醉似無名借君作

題目又何與招客飲之詩異乎東坡醉眠亭詩云醉中對客眠何
害須信陶潛未若賢山谷云欲眠不遣客佳處更難忘如是則既
不失賓客之禮而又可以適我之情是賓主之情兩得也

酒之種類多矣有以綠爲貴者白樂天所謂傾如竹葉盈尊綠是
也有以黃爲貴者老杜所謂鶯兒黃似酒是也有以白爲貴者樂
天所謂玉液黃金卮是也有以碧爲貴者老杜所謂重碧醕新酒
是也有以紅爲貴者李賀所謂小槽酒滴珍珠紅是也今閩廣間
所釀酒謂之紅酒其色殆類胭脂西陽雜俎載賈瑯家蒼頭能別
水常乘小艇於黃河中以瓠匏接河源水以釀酒經宿色如絳名
爲崑崙觴是又紅酒之尤者也

西陽雜俎載鄭愨嘗於使君林避暑取蓮葉以簪刺其心令與柄
通屈莖如象鼻傳酒喻之名爲碧筒蓋取蓮葉芳馨之氣雜於酒
中爲可喜也故東坡詩云碧筒時作象鼻彎白酒微帶荷心苦是
已大抵醪醴之妙藉外而發其中則格高而味可如大宛之葡萄

大官之捫馬皆藉他物而成者趙德麟以黃柑釀酒東坡嘗作洞
庭春色賦遺之所謂命黃頭之干奴卷震澤而俱還坡亦以松明
釀酒所謂味甘餘而小苦歎幽姿之獨高二酒至今有用其法而
爲之者至坡在黃州自作蜜酒惠州自作桂酒皆一試而止蓋出
於一時之戲劇未必皆中節度耳

蜀中食品南方不知其名者多矣而况其味乎東坡所謂豆豉圓
且小槐牙細而豐者巢菜也所謂脂君木魚三百尾中有鵝黃子
魚子者櫻筍也是此物者蜀川甚貴重東坡在黃州時去鄉已十
五年思巢菜而不可得會巢元修自蜀來使歸致其子而種之東
坡之下又作櫻筍酢浸蜜漬可致千里外嘗以餉殊長老則此二
物之珍可知矣蒟醬蜀醬也蜀都賦所謂蒟醬流味是也苞蘆蜀
鮓也老杜所謂香飴兼苞蘆是也

晉史稱何劭驕奢簡貴衣裘服玩新故巨積食必盡四方珍異一
日之供以錢二萬爲限而曾所食不過萬錢是劭之自奉侈於父

也而劭贈張華詩乃云周旋我陋圃西瞻廣武廬既貴不忘儉處約能存無鎮俗在簡約塞門焉足摹是以姬孔爲法以管氏爲戒也審能如是則史所書又何如耶以史爲正則劭所言誣矣東坡擷菜詩云秋來霜露滿東園蘆葍生兒芥有孫我與何曾同一飽不知何苦食雞豚苟能如此則豈肯縱嗜欲於口腹之間哉唐御食紅綾餅餤爲上光化中放進士裴格盧延遜等二十八人宴於曲江勅太官賜餅餤止二十八枚而已延遜後入蜀頗爲蜀人所易嘗有詩云莫欺零落殘牙齒曾喫紅綾餅餤來其爲當世所貴重如此酉陽雜俎載衣冠家有蕭家餠餤庾家粽子韓約櫻桃餠餤又有胡突鱸麩皮索餅之類號爲名食不至於甚侈而美有餘亦紅綾餅餤之類也

周顒有云性命之在彼極切滋味之於我可賒今人以活鬻而資口腹者比比皆是也是誠何心哉或曰羊豕大身難於刺割蚶蛤微命易於烹熬如是則性命之小者尤不幸也鍾岷嘗告其師何

子季曰車螯蚶蠣眉目內闕脣吻外緘不悴不榮曾草木之不若無馨無臭與瓦礫其何算故可長充庖廚永爲口實何其仁於大而忍於細歟山谷信佛甚篤而晚年酷好食蟹所謂寒蒲束縛十六輩已覺酒興生江山又云雖爲天上三辰次未免人間五鼎烹乃果於殺如此何哉東坡存海南爲殺雞而作疏張乖崖之在成都爲割羊而轉經是豈愛物之仁不能勝口腹之欲耶山谷談無礙禪蘇張行有爲法亦各其所見爾

柳比婦人尚矣條以比腰葉以比眉大垂手小垂手以比舞態故自古命侍兒多喜以柳爲名白樂天侍兒名柳枝所謂兩枝楊柳小樓中嫋嫋多年伴醉翁是也韓退之侍兒亦名柳枝所謂別來楊柳街頭樹擺撼春風只欲飛是也洛中里娘亦名柳枝李義山欲至其家久矣以其兄遜山在焉故不及昵義山有柳枝五首其閒怨句甚多所謂畫屏繡步障物物自成雙如何湖上望只是見鴛鴦之類是也嗚呼天倫同氣之重共聚於子女採雜之所已爲

名教之罪人而一不得其欲又作為詩章顯形怨讟且自彰其醜
遺臭無窮所謂滅天理而窮人欲者無大於此如李商隱者又何
足道哉

張子野年八十五猶聘妾東坡作詩所謂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
歸時燕燕忙是也荆公亦有詩云篝火尚能書細字郵筒還肯寄
新詩其精力如此宜其未能息心於粉白黛綠之間也坡復有贈
張刁二老詩有共成一百七十歲之句則子野年益高矣故其末
章云惟有詩人被磨折金釵零落不成行

老杜麗人行專言秦虢宴遊之樂末章有當軒下馬入錦茵御嫌

莫近前丞相瞋之句當是謂楊國忠也韓退之華山女末章亦言
雲窗霧閣事恍惚重重翠幔深金屏仙梯難攀俗緣重浪憑青鳥
通丁寧此言不知為何人發也

李白送姪良攜二妓赴會稽云遙看二桃李雙入鏡中開別河西
劉少府云自有兩少妾雙騎駿馬行以是知劉李二君皆不羈之

士也東坡作臨江仙有細馬遠馱雙侍女紅巾玉帶紅靴之語其
斯人之徒歟

韓退之作歐陽詹哀詞言其事父母至孝又曰讀其書知其為慈
孝最隆又曰詹捨朝夕父母之養而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而歸
為父母榮也及觀國川名士傳載詹溺太原之妓未及迎歸而有
京師之行既愆期而妓病革將死割髮付女奴以投詹詹一見大
慟亦卒集中載初發太原寄所恩詩所謂高城已不見况復城中
人者乃其人也豈退之以同榜之故而固護其短飾詞而解人之
疑歟嗚呼詹能義何蕃之不從亂而不能割愛於一婦人能薦韓
愈之賢而不能以貽親憂為念殆有所蔽而然也如樂津北樓絕
句與聞唱涼州詩皆賦情不薄有以知其享年之不長也

古今人詠王昭君多矣王介甫云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
延壽歐永叔云耳目所及尚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白樂天云愁
苦辛勤顛顛盡如今卻似畫圖中後有詩云自是君恩薄於紙不

須一向恨丹青李義山云毛延壽畫欲通神忍爲黃金不爲人意各不同而皆有議論非若石季倫駱賓王輩徒敘事而已也邢惇夫十四歲作明君引謂天上仙人骨法別人閒畫工畫不得亦稍有思致

人君不能制欲於婦人以至溺惑廢政未有不亂亡者桀奔南巢禍階未喜魯威滅國惑始齊姜姐已褒姒以至楊妃張孔之徒皆是也吳之於西施王之耽惑不減於諸后一夕越兵至而王不知也鄭寂夫詩云十重越甲夜成圍宴罷君王醉不知若論破吳功第一黃金只合鑄西施謂非西施則吳不亡吳不亡則安得以黃金鑄范蠡之容哉而東坡范蠡詩云誰將射御教吳兒長笑申公爲夏姬卻遣姑蘇有麋鹿更憐夫子得西施言楚申公欲弱楚而強吳者以夏姬之故曾不如范蠡滅吳霸越而坐得西施也銅雀伎古人賦詠多矣鄭愔云舞餘依帳泣歌罷向陵看張正見云雲慘當歌日松吟欲舞風賈至云靈几臨朝奠空牀卷夜衣王

勃云妾本深宮妓曾城閉九重君王歡愛盡歌舞爲誰容沈佺期云昔年分鼎地今日望陵臺一旦雄圖盡千秋遺令開皆佳句也羅隱云強歌強舞竟難勝花落花開淚滿繒祇合當年伴君死免教憔悴望西陵似比諸人差有意也魏武陰賊險很盜有神器實竊英雄之名而臨死之日乃遺令諸子不忘於葬骨之地又使伎人著銅雀臺上以歌舞其魂亦可謂愚矣東坡云操以病亡子孫滿前而伊嚶涕泣畱連妾婦分香賣履區區衣物平生姦偽死見真性真名言哉

高祖大風之歌雖止於二十三字而志氣慷慨規模宏遠凜凜乎已有四百年基業之氣史記樂書謂之三侯章令沛得以四時歌舞宗廟蓋欲使後之子孫知其祖剗業之勤不可怠於守成爾武陵秋風辭瓠子歌已無足道及爲賦以傷悼李夫人反覆數百言綢繆眷戀於一女子其視高祖豈不愧哉藝文志上自造賦二篇其一不得而見耶

老杜北征詩云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別不聞夏商衰中自誅褒
 姐其意謂明皇英斷自誅妃子與夏商之誅褒姐不同老杜此語
 出於愛君而曲文其過非至公之論也白樂天詩云六軍不發無
 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非逼迫而何哉然明皇能割一己之愛使
 六軍之情帖然亦可謂知所輕重矣故前輩有詩云畢竟聖明天
 子事景陽赴井是何人小說盧環抒情載唐僖宗幸蜀詞人題於
 馬嵬驛云馬嵬煙柳正依依重見鸞輿幸蜀歸泉下阿瞞應有語
 這回休更泥楊妃雖一時戲語亦無乃厚誣阿瞞乎

韻語陽秋卷十九

韻語陽秋卷二十

李白詩云朝發汝海東暮栖龍門中又云朝別凌煙樓暝投永華
 寺又云朝別朱雀門暮栖白鷺洲又云雞鳴發黃山暝投蝦湖宿
 可見其常作客也范傳正言白偶乘扁舟一日千里或遇勝境終
 年不移往來牛斗之間長江遠山一泉一石無往而不自得也則
 白之長作客乃好遊爾非若杜子美為衣食所驅者也李陽冰論
 白云王公趨風列嶽結軌羣賢翕習如鳥歸鳳魏顥論白云攜駿
 馬美妾所適二千石郊迎飲數斗徑醉夫豈有衣食之迫哉
 今人作詩自述則稱我謂人則稱君往往相習皆然杜子美送孔
 巢父詩云道甫問信今何如墜馬諸公攜酒相看詩云甫也諸侯
 老賓客遇王倚飲云在於甫也何由羨則自述乃稱名送樊侍御
 云至尊方旰食仗爾布嘉惠寄李白云昔年有狂客號爾謫仙人
 送竇九云非爾更持節何人符大名則謂人乃稱爾若謂尊之甚
 則稱名則前三人皆非通貴之士若謂卑之甚則稱爾以後三人

皆非穉孺之列蓋其詩格變態如是恐不繫重輕也
心醉六經尚友千載謂之好古可也今之好古者乃不然書畫貴
整而必取腐爛陳暗者以爲奇器物貴新而必取穿漏奔薄者以
爲異曰是古也乃不靳貲費而求之何其不思之甚耶書畫貴古
猶欲識其筆法之淵源以穿漏奔薄之器而珍之此何理哉嘗觀
老杜銅瓶詩云亂後碧井廢時清窰殿深其末云蛟龍雖缺落猶
得折黃金則以古物而要厚貲自古而然
張景陽七命有浮三翼汎中沚之句故詩家多用三翼爲輕舟如
梁元帝日華三翼舸元微之光陰三翼過是也按越絕書伍子胥
水戰兵法內經曰大翼一艘廣一丈五尺二寸長十丈中翼一艘
廣一丈三尺五寸長五丈六尺小翼一艘廣一丈長二丈九尺所
謂三翼者皆巨戰船也用爲輕舟誤矣
舒王作前元豐行云倒持龍骨挂屋敖後元豐行云龍骨長乾挂
梁柁龍骨水車也是歲豐稔故龍骨挂而不用又有寄楊德逢詩

云遙聞青秧底復作龜兆坼脩脩兩龍骨豈得長挂壁是歲亢旱
故反前詠爾東坡亦有水車詩云翻翻聯聯銜尾鴉犂犂确确蛻
骨蛇分畦翠浪走雲陣刺水綠鍼抽稻芽天公不念老農泣喚取
阿香推雷車言水車之利不及雷車所需者廣也

瓢之爲器貧者所用故顏子以一瓢飲而揚子比之山雌文康公
築室汎金溪上闔門千指朝齋暮鹽未嘗敢以貧爲病嘗因溪結
亭號曰瓢飲蓋欲少見慕賢好古安貧樂道之意予嘗有詩云我
不學許由隱煙霧得瓢不飲惟挂樹又不學德義居虎邱帶瓢入
市多騎牛分無玉甌囊古錦病渴文園只瓢飲下瞰金溪新結亭
未須引吸如長鯨但願金溪化爲酒歲歲持瓢醉花柳
君子爲小人誣蟻沮抑則其詩怨故寓之於物以舒其憤如朱書
古鏡詩所謂我有古時鏡初自壞陵得蛟龍猶泥蟠魑魅幸月蝕
是也小人旣敗君子得志之秋則其詩昌故寓之於物以快其志
如劉禹錫磨鏡篇所謂萍開綠池滿暈盡金波溢山神妖氣沮野

音言卷二十一
魅真形出是也黃子虛作妒佳月篇云狂雲妒佳月怒飛千里黑
佳月了不瞋曾何污潔白支頤少待之寒光靜無迹燦燦黃金盤
獨照一天碧殆亦二子之意

郎基在潁川不置木枕裴潛在兗州不取胡牀居官清操要當如
是白樂天在杭州取天竺片石受代攜歸故其詩曰三年爲刺史
飲冰復食檠唯向天竺山取得兩片石此抵有千金無乃傷清白
暨守吳門復取洞庭雙石一以支琴一以貯酒故雙石詩有萬古
遺水濱一朝入吾手之句洎罷府支琴石遂歸履道舊居故作詩
云天上定應勝地上支機未必及支琴嗚呼泉石膏肓人士之逸
韻若樂天者豈潘子義所謂風流罪過也耶
李白作蜀道難以罪嚴武其末云所守或匪親化爲狼與豺朝避
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血殺人如麻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則
武待白之禮未必優也武與杜甫情好甚厚一朝以飲酒過度而
武幾殺之則不如早還家之說乃白先見之明爾陸暢謁韋皋於

蜀郡暢感韋之遇已遂反其詞作蜀道易云蜀道易易於履平地
忘年交謂雖年齒尊幼不侔而道義可爲友也如張鑑之於陸贄
崔郭之於李謙是已魯直云逐貧不去與忘年便以忘年作朋友
用蓋有來處也老杜過孟倉曹詩云清談見滋味爾輩可忘年則
山谷所用豈苟云乎哉

鄭虔受安祿山僞命洎賊平與張通王維並囚宣陽里因善畫祈
於崔圓遂得免死老杜所謂今如置中免子雲識字終投閣是也
及虔貶台州有詩云可念此公懷直道也需新國用輕刑如虔者
可謂之懷直道乎當是愛忘之言爾八哀詩亦云反覆歸聖朝點
染無滌蕩老蒙台州掾汎汎浙江槩益傷之也

杜甫悲陳濤詩云野曠天清無戰聲四萬義軍同日死言房琯之
敗也琯臨敗猶持重而中人邢延恩促戰遂大敗故甫深悲之甫
爲右拾遺會琯罷相上疏力救琯肅宗大怒詔三司推問宰相張
鎬救之獲免故沈兵馬行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

蓋感其救已也張無盡孤憤吟云房瑄未相日所談皆皋夔一朝
陳濤下覆沒十萬師中原已紛潰老杜尚嗟咨則老杜救瑄之章
豈亦出於私情乎

建安七子惟劉公幹獨爲諸王子所親曹操威嚴蓋世甄夫人出
拜諸人皆伏而公幹獨平視雖輸作而不悔亦可嘉矣故梅聖俞
詩云公幹才俊或欺事平視美人曾不起自茲不得爲故人輸作
左校瀕於死公幹嘗有贈從弟詩云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風
聲一何盛松枝一何勁其寄意如是豈肯少屈於操哉末篇又託
興鳳凰有何時當來儀將須聖明君之句則不以聖明待操矣
老杜課伯夷辛秀伐木則曰報之以微寒共給酒一斛遣信行修
水筒則以浮瓜裂餅以答其恭謹陶淵明告其子則曰輒遣一力
助汝薪水之勞亦人子也以善遇之蓋古人之役僕夫其忠厚率
如此初學記載王褒買便了爲奴作約使苦作以致聽券而淚下
鼻涕長一尺有不如早歸黃土陌令蚯蚓鑽額之語其少陵柴桑

之罪人哉

白樂天作八漸偈云苦既非真悲亦是假則世間悲懼人我必能
忘情始憲宗欲以樂天爲刺史王涯以資淺爲言遂得江州司馬
及涯敗作詩快之有當君自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之句李
德裕於樂天不見有隙德裕貶崖州亦作三絕快之其一篇云樂
天嘗任蘇州日要勒須教用禮儀從此結成千萬恨今朝果中白
家詩蓋嘗以唐史考之樂天卒於會昌之初武宗時也而德裕之
貶乃在宣宗大中年則德裕之謫樂天死已久非樂天之詩明矣
以是準之快王涯之句恐亦未必然也

東坡文章妙一世然在掖垣作呂吉甫謫詞繼而呂復用遂納告
毀抹在翰苑作上清儲祥碑繼而蔡元長復作遂遭磨毀非特此
也蘇叔黨云昔公爲藏經記初傳於世或以爲非在惠州作梅花
詩至有以爲笑此皆士大夫以文鳴者其說能使人必信乃繆妄
如此信知識古戰場文者鮮矣子由嘗跋東坡遺藁云展卷得遺

草流涕溼冠纓斯文久衰弊流涇自爲清科斗藏壁間見者空歎
驚廢興自有時詩書付西京

傳曰學士大夫則知尊祖矣族之所在祖之所自出也其可以不
敬乎陶淵明有贈長沙公詩序云予於長沙公爲族祖同出大司
馬昭穆既遠以爲路人故其詩云同源分流人易世疏慨然悟歎
念斯厥初禮服遂悠歲月眇徂厥彼行路眷焉踟躕蓋深傷之也
長沙公於淵明如此而淵明乃以尊祖自任其臨別贈言之際有
進簣雖微終焉爲山之句嗚呼淵明亦可謂賢矣杜子美數訪從
孫濟而不免於防猜故其詩云所來爲宗族亦不爲盤飧勿受外
嫌猜同姓古所敦觀長沙與濟尊祖之義埽地矣

賢者豹隱墟落固當和光同塵雖舍者爭席奚病而況於杯酒之
閒哉陶淵明杜子美皆一世偉人也每田父索飲必使之畢其歡
而盡其情而後去淵明詩云清晨聞叩門倒裳往自開問子爲誰
歟田父有好懷壺漿遠見候疑我與時乖老杜詩云田翁逼社日

邀我嘗春酒叫婦開大瓶盆中爲我取二公皆有位者也於田父
何拒焉至於田父有一世皆尚同願君泪其泥之說則姑守陶之
介久客惜人情如何拒鄰叟則何妨杜之通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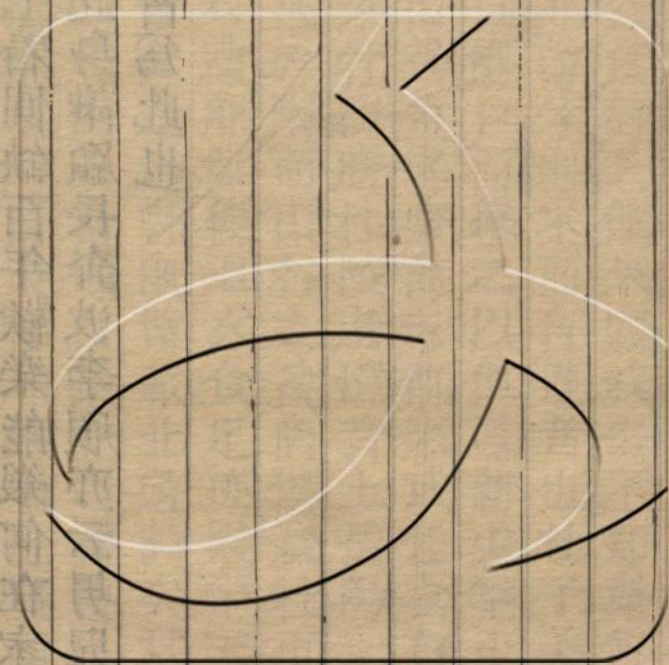
老杜避亂秦蜀衣食不足不免求給於人如贈高彭州云百年已
過半秋至轉飢寒爲問彭州牧何時救急難客夜詩云計拙無衣
食途窮仗友生老妻書數紙應悉未歸情狂夫詩云厚祿故人書
斷絕常飢稚子色淒涼答裴道州詩云虛名但蒙寒温問汎愛不
救溝壑辱簡韋十詩云因知貧病人須棄能使韋郎迹也疏觀此
五詩可見其艱窘而有望於朋友故舊也然當時能賙之者幾何
人哉劉長卿云世情薄恩義俗態輕窮厄山谷云持飢望路人誰
能顏色温余於子美亦云

東坡歸陽羨時流離顛躓之餘絕祿已數年受梁吉老十絹百絲
之贖可見非有餘者李憲仲之子廡以四喪未舉而公見則盡以
贈之且贈以詩云推衣助孝子一漑滋湯旱誰能脫左驂大事不

可緩章季默三喪未葬亦求於公公亦有以助之有不辭毛粟施
行自邱山積之句其高誼益出於天資矣費未舉而公泉眼盡以
陶淵明乞食詩云飢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而繼之以感子漂母
惠愧我非韓才則求而有獲者也杜子美上水遣懷云馳驅四海
丙童稚日餬口而繼之以但遇新少年少逢舊知友則求而無所
得者也山谷貧樂齋詩云飢來或乞食有道無不可過青草湖云
我雖貧至骨猶勝杜陵老憶昔上岳陽一節從人討由是論之則
杜之貧甚於陶而山谷之貧尚優於杜也山谷貧樂齋詩云
杜子美身遭離亂復追衣食足迹幾半天下自少時遊蘇及越以
至作諫官奔走州縣既皆載北遊詩矣其後贈韋左丞詩云今欲
東入海即將西去秦則自長安之齊魯也贈李白詩云亦有梁宋
遊方期拾瑤草則自東都之梁宋也發同谷縣云賢有不黔突聖
有不煖席始來茲山中休駕喜地僻奈何迫物累一歲四行役則
自隴右之劍南也畱別章使君云終作適荆蠻安排用莊叟隨雲

拜東皇挂席上南斗則自蜀之荆楚也夫士人既無常產爲飢所
驅豈免仰給於人則奔走道途亦理之常爾王建云一年十二月
強半馬上看圓缺百年歡樂能幾何在家見少行見多不緣衣食
相驅遣此身誰願長奔波李頎亦云男兒在世無產業行子出門
如轉蓬皆爲此也

韻語陽秋卷二十



右韻語陽秋二十卷宋葛立方撰是書雜評諸家之詩兼論史事
 有偏駁處有嚴正處如唐開成甘露之變無不痛詆訓注常之獨
 謂大和末閻尹恣橫天子以擁虛器為恥而元和逆黨未討委任
 訓注同心以謀已而殺陳宏志王守澄楊承和韋元素王踐言又
 劓崔潭峻之棺而鞭其尸翦除逆黨幾盡鄭注節度隴右欲因王
 守澄之葬乘羣宦臨送以鎮兵悉誅之會李訓先五日舉事遂成
 甘露之禍按唐史李甘與李中敏皆嘗論鄭注不可為相故甘有
 封州之謫而中敏有穎陽之歸杜牧之贈甘詩云太和八九年訓
 注極虓虎吾君不省覺二兇日威武喧喧皆傳言明辰相登注和
 鼎顧予云我死有處所明日詔書下謫斥南荒去又有贈中敏詩
 云元禮去歸緱氏學江充來見犬臺宮曲突徙薪人不會海邊今
 作釣魚翁蓋深痛二公之言不行而訓注得恣其謀也蓋當是時
 仇士良竊國柄勢燄薰灼士大夫於議論之間不敢以訓注為是
 以賈殺身之禍故牧之之詩如此嗚呼東漢之季柄在宦官陳蕃

之徒事亦不遂史載其名殆如日星而訓注以當時士夫畏懼士
良輩遂加以姦兇之目而史亦以為亂人萬世之下無以自白深
可痛哉此論與昭雪曹爽王叔文同一卓識至張曲江賦荔支鋪
張鄉里土物遂謂明皇驛送荔支由曲江之賦啟之未免周內此
書流傳於世以正德己卯本為最遠如慎字注今御名知源出於
宋本而訛脫尤多又有萬曆本 國朝何文煥歷代詩話本互有
出入今參校諸本并以唐宋人文集訂正雖未能盡臻完善較之
他本稍為可讀至郭子能詩一條卷三卷十八兩見卷四缺五六
兩葉四十行各本皆同無從補綴矣光緒丁酉二月二日武進盛
宣懷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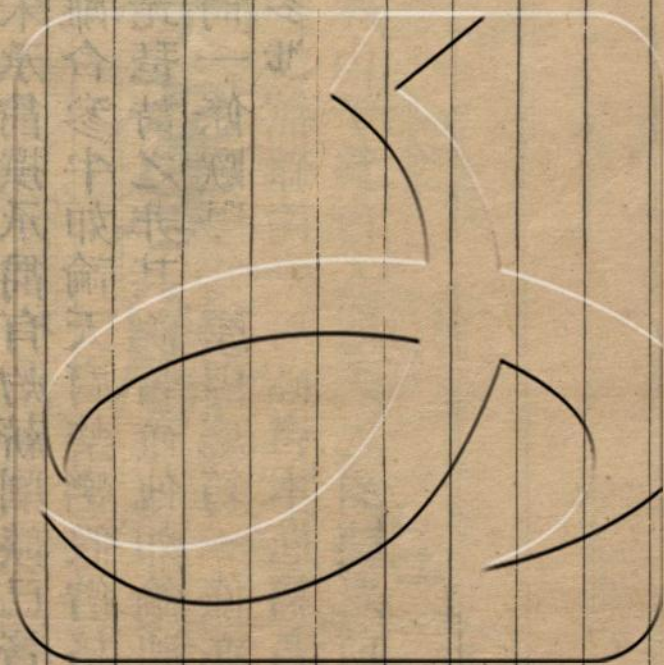
詩	存
詩	餘
詩	堂

本	氏	卷
董	用	緒
鹿	明	中
	臧	酉
	說	春
	川	謹
	菱	盛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九十七

存餘堂詩話一卷

明朱承爵撰承爵有灼薪劇談已著錄是編凡論詩二十六條離合參半如論天廚禁鱸假借格之謬辨漁隱叢話論琴阮琵琶詩之非其說皆確他如論映雪收螢一聯及蘇軾少年詩一條歐陽修學溫庭筠一條亦皆有理惟所稱明人諸詩多涉燕雜論樂府必合本題篇名一條似確而固至於不知寒山子爲何人則失之眉睫之前矣



余邑多績文世業之家文村朱氏其一也楊東里先生爲其家序
杜律虞注讀杜愚得者可概見始則維吉晚則子儋爲最著維吉
號梅月天順初以號求余從高祖雪窗公題中聯有香含蓓蕾春
風早影落山河夜氣清之句頗傳雜林子儋維吉之曾孫也其著
述之行世者有灼薪劇談二卷存餘堂詩話一卷劇談乃當正德
癸酉臘大雪與吳門唐子畏同邑薛堯卿主賓擁鑪相互答成之
人爭豔爲盛事故往往稱此編然余按之第各舉唐宋稗史中說
之堪賞者耳儻目自識丁則腹自有筭曷足爲子儋重耶詩話初
刻於家塾繼爲顧大石氏元慶刻置之四十家小說中故傳之甚
廣余每遇子儋遺墨卽片紙皆收之以擬斷壁殘珪矧詩話固海
內辭家之所日浸焉潤焉者乎但題曰盤石山樵四方知爲余邑
人者殆亦罕矣盤石山在邑之西舜鄉慶雲里與子儋居相邇原
名慶山昔歲曾扣子儋諸孫之徙毘陵者乞其文內翰所撰志錄
之今重刻詩話以致景行之意并以志列之於首使慕子儋者有

所考焉後學李如一識

存餘堂詩話
 古樂府命題俱有主意後之作者直當因其事用其題始得往往
 借名不求其原則失之矣如劉猛李餘輩賦出門行不言離別將
 進酒乃敘烈女事至於太白名家亦不能免此病鄭樵作樂略敘
 云然使得其聲則義之同異又不足道樵繆矣彼如鏡歌二十二
 曲中有朱鷺曲由漢有朱鷺之祥因而為詩作者必因紀祥瑞始
 可用朱鷺之曲相和歌三十曲內有東門行乃士有貧行不安其
 居拔劍將去妻子牽衣留之願同舖糜不求富貴作者必因士負
 節氣未伸者始可代婦人語作東門行沮之餘不能盡述各以類
 推之可也樂府解題一書著之甚詳
 謝朓詩如暫使下都云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金波麗鳩鵲玉
 繩低建章如登三山云白日麗飛甍參差皆可見餘霞散成綺澄
 江靜如練皆吞吐日月摘攝星辰之句故李白登華山落雁峰有
 云恨不攜謝朓驚人詩來搔首問青天耳

存餘堂詩話

江陰朱承爵子儋

古樂府命題俱有主意後之作者直當因其事用其題始得往往
 借名不求其原則失之矣如劉猛李餘輩賦出門行不言離別將
 進酒乃敘烈女事至於太白名家亦不能免此病鄭樵作樂略敘
 云然使得其聲則義之同異又不足道樵繆矣彼如鏡歌二十二
 曲中有朱鷺曲由漢有朱鷺之祥因而為詩作者必因紀祥瑞始
 可用朱鷺之曲相和歌三十曲內有東門行乃士有貧行不安其
 居拔劍將去妻子牽衣留之願同舖糜不求富貴作者必因士負
 節氣未伸者始可代婦人語作東門行沮之餘不能盡述各以類
 推之可也樂府解題一書著之甚詳
 謝朓詩如暫使下都云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金波麗鳩鵲玉
 繩低建章如登三山云白日麗飛甍參差皆可見餘霞散成綺澄
 江靜如練皆吞吐日月摘攝星辰之句故李白登華山落雁峰有
 云恨不攜謝朓驚人詩來搔首問青天耳

詩非苦吟不工信乎古人如孟浩然眉毛盡落裴旻袖手衣袖至
穿王維走入醋甕皆苦吟之驗也

王建宮詞一百首蜀本所刻者得九十又二遺其入近世所傳百
首皆備蓋好事者妄以他人詩補之殊爲亂真也中有新鷹初放
兔初肥白日君王在內稀薄暮千門臨欲鎖紅妝飛騎向前歸黃
金捍撥紫檀槽絃索初張調更高盡理昨來新正曲內官簾外送
櫻桃此張籍宮詞二首也淚盡羅巾夢不成夜深前殿按歌聲紅
顏未老恩先斷斜倚薰籠坐到明此白樂天後宮詞也閒吹玉殿
昭華管醉折黎園縹蒂花十年一夢歸人世絳縷猶封繫臂紗此
杜牧之出宮人詩也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瑤階夜
月涼如水坐看牛郎織女星此牧之七夕詩也寶仗平明秋殿開
且將團扇夜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此王昌齡
長信秋詞也日晚長秋簾外報望陵歌舞在明朝添鑪欲爇薰衣
麝憶得分時不忍燒日映西陵松樹枝下臺相顧一相悲朝來樂

府歌新曲唱著君王自作詞此夢得魏公二首也近讀趙與峕賓
退錄其所拾建遺詩七首則是忽地金輿向日陂內人接著便相
隨卻回龍武軍前過當殿發開眠鴨池畫作天河刻作牛玉梭金
鑷采橋頭每年宮女穿鍼衣敕賜新恩乞巧樓春來晚困不梳頭
嬾逐君王苑北游暫向玉花階上坐餞錢贏得兩三籌彈棋玉指
兩參差階扇臨虛鬪著危先打角頭紅子落上三金字半邊垂宛
轉黃金白柄長青荷葉子畫鴛鴦把來不是呈新樣欲進微風到
御牀供御香方加減頻水沈山麝每回新內中不許相傳出已被
醫家寫與人藥童食後進雲漿高殿無風扇小涼每到日中重掠
鬢袂衣騎馬繞宮廊彼又云得之于洪文敏所錄唐人絕句中文
敏所得又不知其何所自也觀其詞氣要與九十二首爲類前所
贗足者每每見于諸人集中惜今尚缺其一

近世大臣之家往往崇構室宇巧結臺榭以爲他日游息宴閒之
所然而宦況悠悠終不獲享其樂是誠可悲也因記白樂天有詩

云試問池臺主多為將相官終身不會到惟展畫圖看乃知樂天之詩真達者之詞歟

天廚禁鬱說琢句法有假借格如根非生下土葉不墜秋風五峰寒不下萬木幾經秋皆以秋對下因尋樵子徑偶到葛洪家殘春紅藥在終日子規嗁皆以紅對子閒聽一夜雨更對柏巖僧以一對柏住山今十載明日又遷居以十對遷余謂古人琢句亦或未嘗用意至此論詩者不幾於鑿乎

張靈字夢晉吳中名士也早歲功名未偶落魄不羈寄情詩酒閒臨終之前三日作詩云一枚蟬蛻榻當中命也難辭付大空垂死尚思立墓麓滿山寒雪一林松後一日又作詩云彷彿飛魂亂哭聲多情於此轉多情欲將眾淚澆心火何日張家再託生二詩可以想見其風致亦足悲夫

王水部伯安正德閒言事謫閩中過溪覆舟幾厄時有漁人汎溪中拯之上山方徘徊閒適遇一道者自稱舊識邀至中和堂主人

處盤桓數日主人乃僊翁也臨行作詩送之云十五年前始識荆此來消息最先聞君將性命輕毫髮誰把網常重一分寰海已知誇令德皇天終不喪斯文武夷山下經行處好對清尊醉夕曛張師錫老兒詩五十韻摹寫極工中有看經嫌字小不免是老僧脚輒怕鞦韆不免是老婦

題目詩最難工如東坡為俞康直郎中作所居四詠中有退圃詩一首云百丈休牽上瀨船一鉤歸釣縮頭鰕園中草木知無數獨有黃楊厄閏年其於退字略不發明而休牽上瀨歸釣縮頭黃楊厄閏則曲盡退字之妙此詠題之三昧也

茗溪漁隱評昔賢聽琴阮琵琶等詩云大率一律初無的句互可移用余謂不然聽琴如昌黎云嗆啾百鳥羣忽見孤鳳凰躋攀分寸不可上失勢一落千丈強歐陽文忠公云颯颯風雨隆隆隱雷霆無射變凜冽黃鍾催發生詠歌文王雅怨刺離騷經二典意淡薄三盤語丁寔東坡云大絃春溫和小小絃廉折亮以清

門前剝啄誰扣門山僧未聞君勿嘆山谷云孝子流離在中野羈臣歸來哭亡社空牀思婦感蠨蛸暮年遺老依桑柘自是聽琴詩如曰聽琵琶吾未之信也聽琵琶如白樂天云大絃嘈嘈如急雨小絃切切如私語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閒關鶯語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灘元微之云月寒一聲深殿磬驟彈曲破音繁併歐陽公云春風和暖百鳥語花開葉底時丁王仁裕云寒敲白玉聲何緩緩逼黃鶯語自嬌自是聽琵琶詩如曰聽琴吾不信也如山谷聽摘阮云寒蟲催織月籠秋獨雁叫羣天拍水楚國羈臣放十年漢宮佳人嫁千里以爲聽琴似傷於怨以爲聽琵琶則絕無豔氣自是摘阮也歐陽公聽箏云絲蠻巧轉花閒舌嗚咽交流冰下泉絲蠻之語可移以詠琴乎東坡聽箏云喚取吾家雙鳳槽遺作三峽孤猿號孤猿號之語可移以詠琵琶乎自是聽箏也

吳文定公

原博

詩格尚渾厚琢句沈著用事果切無漫然嘲風弄

月之語其雪後入朝詩云天門晴雪映朝冠步澀頻扶白玉闌爲語後人須把滑正憂高處不勝寒飢鳥隔竹餐應盡馴象當庭踞又殘莫向都人誇瑞兆近郊或恐有袁安其愛君憂國感時念物之情藹然可掬至如古人隨車縞素灞橋驢背自是閒話頭詩家評盧仝詩造語命意險怪百出幾不能解余嘗讀其示男抱孫詩中有常語如任汝惱弟妹任汝惱姨舅姨舅非吾親弟妹多老醜殊類古樂府語至如直鉤吟云文王已沒不復生直鉤之道何時行亦自是平直殊不爲怪如喜逢鄭三云他日期君何處好寒流石上一株松亦自是恬澹殊不爲險吳人黃省曾氏刻劉義詩其跋語云假太原少傅祕閣本校正一十二字始得就梓其用心亦勤矣余家舊藏本古律類分三卷有自問一首云自問彭城子何人接汝顛酒腸寬似海詩膽大於天斷劍徒勞匣枯琴無復絃相逢不多合賴是向林泉今黃本所遺昔陸放翁老學菴筆記嘗載宋太素尚書中酒詩云中酒事俱妨

偷眠就黑房靜嫌鸚鵡鬧渴憶荔枝香病與慵相續心和夢尚狂
猶今改題品不號醉爲鄉放翁以爲非真中酒者不能知此味近
浙舉子張傑子興亦有中酒詩云一枕春寒擁翠裘試呼侍女爲
扶頭身如司馬原非病情比江淹不是愁舊隸步兵今作敵故交
從事卻成讐淹淹細憶宵來事記得歸時月滿樓余謂比太素更
詳切有味

中吳文徵仲寄義興杭道卿有詩云坐消歲月渾無跡老惜交游
苦不齊唐子畏解元詠帽有詩云堪笑滿中皆白髮不欺在上有
青天人多傳誦及讀李太師懷麓堂稟上元客罷云春回花柳元
無跡老向交游卻有情謝人惠東坡中云分明木假山前地不媿烏
紗頂上天其氣味每相似
作詩凡一篇之中亦忌用自相矛盾語東坡有日日出東門尋步
東城游城門抱關卒怪我此何求我亦無所求駕言寫我憂章子
厚評之云前步而後駕何其上下紛紛也東坡聞之曰吾以尻爲

輪以神爲馬何曾上下乎參寥子謂其文過似孫子荆曰所以枕
流欲洗其耳然終是詩病

李太白鳳凰臺詩昔賢評爲千古絕唱余偶讀宋郭功父詩得其
和韻一首云高臺不見鳳凰游浩浩長江入海流舞罷青娥同去
國戰殘白骨尚盈邱風搖落日催行棹潮擁新沙換故洲結綺臨
春無處覓年年芳草向人愁真得太白逸氣其母夢太白而生是
豈其後身耶

李文正公懷麓續稟五月七日秦陵忌辰詩云祕殿深嚴聖語溫
十年前是一乾坤孤臣林壑餘生在帝里金湯舊業存舜殿南風
難解慍漢陵西望欲銷魂年年此日無窮恨風雨瀟瀟獨閉門讀
之不能不使人掩卷流涕

唐人送宮人入道詩文苑英華共載五首中有張蕭遠一首云捨
寵求仙畏色衰辭天素面立階墀金丹擬駐千年貌玉指休勻八
字眉師主與收珠翠後君王看戴角中時從來宮女皆相妒聞向

瑤臺盡淚垂猶覺婉切可誦
 作詩之妙全在意境融徹出音聲之外乃得真味如曰孫康映雪
 寒窗下車肩收螢敗帙邊事非不覈對非不工烏是何言哉
 張繼楓橋夜泊詩世多傳誦近讀孫仲益過楓橋寺詩云白首重
 來一夢中青山不改舊時容烏喙月落橋邊寺鼓枕猶聞夜半鐘
 亦可謂鼓動前人之意矣
 東坡少年有詩云清吟雜夢寐得句旋已忘固已奇矣晚謫惠州
 復有一聯云春江有佳句我醉墮渺莽則又加少作一等評書家
 謂筆隨年老豈詩亦然耶
 溫庭筠商山早行詩有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歐陽公甚嘉其
 語故自作鳥聲茅店雨野色板橋春以擬之終覺在其範圍之內
 天子旌旗分一半八方風雨會中州此劉禹錫賀晉公畱守東都
 詩也其遠大之志自覺軒豁可仰
 余嘗見石刻一詩云客懷耿耿自難寬老傍京塵更鮮歡遠夢已

回窗不曉杏花同度五更寒雖小詩亦自飄逸可愛後題盧蹈衷
 父字畫出入蘇米久未知其履歷近讀渭南集乃知其為夾江人
 佳士也

近見寒山子一詩云有人兮山徑雲卷兮霞纓秉芳兮欲寄路漫
 兮難征心惆悵兮狐疑蹇獨立兮忠貞昔人以爲無異離騷寒山
 子唐人豈亦楚狂沮溺之流歟

余家舊藏顧仲瑛詩帖一紙乃次韻劉孝章治中邀夏仲信郎中
 游永安湖詩二首字畫絕工楊鐵崖先生嘗和之中有一聯云啄
 花鶯坐水楊柳雪藕人歌山鷓鴣極爲鐵史所稱許仲瑛家饒於
 財而豪俠不羈詩筆乃其餘事中吳楊禮曹支硎先生跋其後云
 吾家鐵崖先生平日豪氣塞雲漢未嘗輕易假人以稱可語今爲
 仲瑛拈出一聯低頭遜避乃知先生目中自有入也然仲瑛之作
 如此二篇者誠亦甚少宜先生之駭歎也仲瑛在當時能以俠勝
 詩筆特其餘耳今求斯人又何可得家有數百頃田被新衣駕大

舫赫赫買冠帶欺鄉里愚民彼視文事爲何物然則雖有吾家先生當何所詣哉讀支硎之跋益增景行之思云

詩詞雖同一機杼而詞家意象亦或與詩略有不同句欲敏字欲捷長篇須曲折三致意而氣自流貫乃得近讀宋人詠茶一詞云鳳舞團團餅恨爾破教孤冷愛渠體淨隻輪慢碾玉塵光瑩湯響松風早滅二分酒病味濃香永醉鄉路成佳境恰如鏡下故人萬里歸來對影口不能言心下快活自省其亦可謂妙于聲韻者也

存餘堂詩話

朱子儋墓志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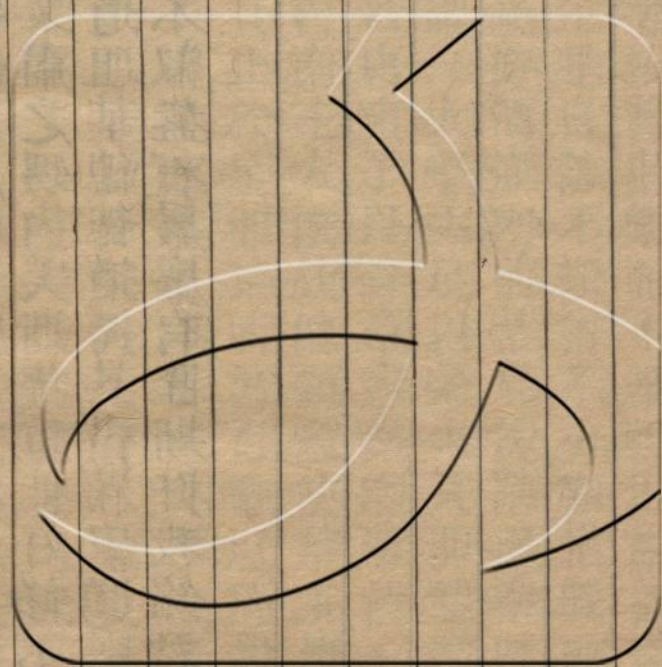
長洲文徵明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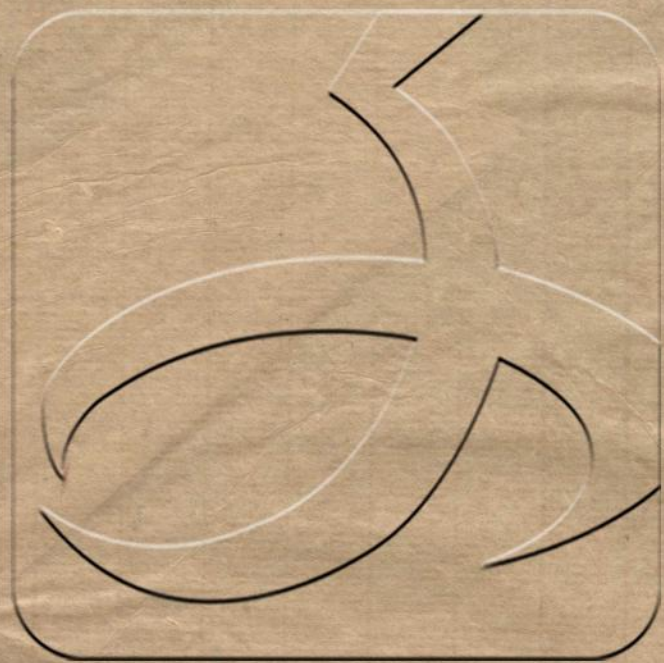
弘治甲子年試應天識江陰朱君子儋君時盛年雄俊銳志進取既試不利悉市國學書以歸揚推探竟期有以自發自是每試輒加異越數年其名大譟然試益不利乃援例入國學君通今學古雅志博綜雖藉名庠序而不拘拘進士之業既數不利遂屏棄不復事益懸金購書下帷發藻思有以名世而事不副志薦遭家難心悒悒不自得時命酒自解竟發疾死嗚呼傷哉君諱承爵字子儋號舜城居士晚更號左菴先世婺源人宋宣和進士良璧官鴻臚主簿扈蹕南渡因畱家晉陵傳十有四世再徙江陰之文村則自君五世祖士銘始曾祖維吉通政司知事祖世昌贈通政司經歷父景南京前軍都督府都事母王氏太保王文肅公之女封孺人朱氏自維吉以來世以文德相承而督府繼起高科博碩有聞君內襲累葉懿美而外引文肅之緒聰明強解少卽穎脫從明師講授理明詞暢沛然有得爲文古雅有思致詩亦清麗尤工筆翰

時出緒餘寫花鳥竹石亦秀潤合作又精鑒別古器物書畫所蓄
鼎彝名畫法書及古墨刻皆不下千品居常坐小齋左圖右史鉛
槧縱橫尋核讐勘樂而不厭視世俗皆首乾沒之事一不屑意家
故高貴坐是日落不振曾不少顧惜晚既與世未殺則屏處別墅
從所知讌游酒壺列前棊局傍臨榭呼盧陶然自適或勸之仕
笑曰君謂一太學生足以榮朱某耶蓋君高標脫略不樂猥瑣其
所與游若唐寅子畏薛章憲堯卿輩皆一時名流其仕而顯者若
陳侍講魯南王大僕欽佩顧憲使華玉皆折節與交君視若不下
而豈意其止於是耶其所著有鯉退稿灼薪劇談存餘堂詩話他
著述尚多嗚呼此亦足以不朽矣君生成化庚子正月二日卒嘉
靖丁亥十二月廿日年四十有八配夏氏同邑夏良惠之女有賢
行先四年卒子男三人長伯曾娶周氏都御史周公子庚之女次
仲曾聘湯氏大理卿湯公新之之孫又次叔曾聘徐氏女二人適
鄒壬何應辰孫女一人伯曾以卒之又明年己丑十一月卜葬君

盤石祖塋以夏氏祔先事奉沈飛卿狀謁余吳門乞銘銘曰
燿燿朱宗維時之特德懿而文開奕奕有賢子儋旣秀旣明督
府之子文肅之甥內美斯集重此好修不試而藝乃適而游何以
游斯湛道咀華總總搏搏其書滿家嗟嗟子儋胡奄而速胡志之
高而命不淑盤石巖巖有隆斯阡我銘君藏後靡有訾

右存餘堂詩話一卷朱承爵撰承爵字子儋江陰人明國子監生
工文詞精鑒別所蓄鼎彝名畫法書及宋元梓本皆不下千品號
西舜城居士又號盤石山樵晚更號左菴著有鯉退稿灼薪劇談
等書今俱未見此詩話編人藏說小萃論古有識無所偏倚在明
人詩話中最高為上乘天祿琳瑯載宋刻文選有朱印子儋存餘堂
印二印羣經音辨有朱子儋印行素堂圖書記左庵集瑞齋盤石
山樵西舜城居士各印記鐵琴銅劍樓書目離騷集傳末葉有舜
城朱承爵校讐訖一行卷首有舜城居士子儋二印式古堂書畫
攷張來儀懷友書畫合卷後有一行云嘉靖壬午存餘堂重裝下
鈐朱子儋左庵二印所藏之富略見一斑又天祿琳瑯載黃太史
精華錄後有承爵跋云任子淵精華錄選予嘗得其目錄蓋宋元
祐閒刻版而亡其文愚輯其辭而完刻之云云館臣以板式紙質
誤定元人其刻之精可知讀書敏求記云阮嗣宗詠懷詩行世本
惟五言八十首朱子儋取家藏舊本刻於存餘堂多四言十二首





讀者勿漫視之是其所刻書向為藝林推重不獨以愛妾換宋槧
漢書一事膾炙人口也明江陰藏書兩家得月樓李氏住縣東赤
岸子儋住縣西舜城兩家之書均已星散得月樓尚存一節本目
錄子儋并目不存尤為興慨云光緒丁酉季夏朔武進盛宣懷跋



70030568

